民國叢書

第三編

·84·

綜合類

宋漁父

徐血兒　邵力子　朱宗良著
葉楚傖　楊千里

楊杏佛文存

楊銓著

上海書店

宋漁父

第一集後編

徐血兒　邵力子
葉楚傖　楊千里
朱宗良著

宋漁父先生遺著

天僇題

宋漁父 第一集後編目次

▲宋漁父先生遺著▼

時評

▲宋漁父先生演說辭▼

▲宋漁父先生遺事▼

血兒筆述

▲漁父先生被害後十日紀▼

(一)暗殺案前後

(二)醫院看護記

(三)視殮送殯

(四)檢驗報告

(五)凶犯偵緝

以上五則應歸第八段第一次預審中爲手民誤置合誌於此

(六)搜查證據

物　▲證據中之洪述祖

七) 凶徒醜迹記

八) 罪犯審訊記

各地報紙

●廣州

時評

（辛亥年民立報載）

變相之割讓

西方國際法學者之言曰租借地者變相之割讓也

旅順大連威海青島九龍廣州灣皆爲外人所租借而外人無不以領土視之可以見矣

令者片馬問題聞又將租借與英是西南方隅又增一割讓地也

前此之租借猶在沿海省分也今則及於沿邊省分矣前此之租借猶爲軍事目的也今則出於商業目的矣噫自今而後吾不知又將如何耳

北方又割地矣

噫中國之政府殆以割地爲遺傳政策者乎

乃者片馬之租借尚未妥協而滿洲里之割讓又已見告不一月間天南樂土與漠北雄區遂失軍事上商業上之要地二果何所爲而然耶

滿洲里者黑龍江省臚濱府之轄境東清鐵道始入吾國境處之一都市也其地自古爲契丹人種根據本朝初征服索倫即收入版圖三百年來無異狀也而今乃無故棄之可惜孰甚焉

尼布楚城割讓於康熙二十八年矣黑龍江北割讓於咸豐八年矣烏蘇里江東割讓於咸豐十年矣今又割滿洲里皆東三省之區域也祖宗發祥之鄉而亦不愛護如是噫中原土地尙有幸乎

●端方

端方者盛宣懷之替死鬼也

盛以端久官湘鄂欲借以鎭攝人心以達其送路借欵取扣頭之目的而端則以懷才莫展賦閑不耐遂亦欲利用此機會以大放其餓虎饑鷹之伎倆故鐵路督辦之命下而端欣然就道也

雖然吾聞湘鄂人聞格殺勿論之嚴諭而欲致死於政府也久又以爲射人必先射馬故皆指目於端焉

噫、盛宣懷何智而端方何愚

●日人將縱秦檜歸矣

近來康梁歸國之問題在吾國幾無人齒及蓋以其與吾國政治上原無何等關係之故也乃不意日人則視爲奇貨爲之鋪張揚厲日政府則優其欵待使之如歸大阪朝日新聞等則日日標榜其事譽之曰志士誇之曰穩和政治家且宣言須以日政府之力設法使之歸國其朝野著名之「支那通」（言通曉支那事情者）及對清政客則與之周旋晉接百端諂媚是果何故以至此乎

記者曾憶去歲陽六月二號往見日本大隈伯爵談次及康梁事大隈曰余必使康梁歸歸國余已勸告於攝政王矣前日載濤載洵二童子至余亦力言之也噫及今思之蓋非偶然

●四川之歷史

嗚呼四川之歷史豈不燦然有光也哉

太古時爲蜀山氏立國最久史稱有望帝杜宇是也

爾時爲巴蜀二國

秦之亡也劉季王巴蜀漢中乃定三秦誅項楚而成帝業

新室解紐公孫述稱成帝於蜀者十餘年

東漢季世劉焉父子爲益州牧劉備繼之遂延漢祚而與吳魏爲鼎足之勢

五胡雲擾李雄以一氐兒而割據於益州傳國數世

五代之間王建孟知祥先後爲皇帝於兩川足繼玄德之盛

胡元之衰也明玉珍保有巴中略具規模

明季張獻忠以流賊竄入川中雖無王者氣象然亦稱一時之雄

噫嘻美哉國乎其亦不負川人也已

●果爲干涉內亂耶

川事之起也各國皆派軍艦赴川保護僑民於是人皆謂外人將干涉吾內亂也

豈知國家於國際法上有行使自衛權於他國領內之例並非有他可驚可怪之原因在

雖各國果有無野心不可得知然吾苟不予人以口實則不能因行使自衛權遂顯然有

干涉吾內亂之舉動則可斷言也

謂予不信則請觀向者土耳其波斯墨西哥之革命非皆有外國之兵力入其領內保護僑民者哉

吾國人勿相驚以伯有焉可也

救災平議（一）

嗚呼今年之水災殆遍於二十二省無不有之哀鴻滿野民生日蹙誠古今未有之奇變也

政府發國帑以賑災民各省慈善家亦講種種救濟之法熱心奔走爲民請命善哉仁人之用心也

雖年水災之爲厲逐年增甚豈一賑所能了乎今年災則賑之明年後年亦然十年百年以至萬年亦無不然恐國家財政國民經濟悉爲賑欵耗盡而水災猶未已耳

不求水災所以發生之原因而救治之而惟知事後補苴之法此豈治本之策乎

救災平議（二）

水災之原因何在乎曰水之來雖由於天變而使其爲災則純由於人爲約而言之水源地之山林濫伐一也沿江沿湖土地之築開墾二也河道之壅塞疏導決排瀦匯諸法之不講三也堤防之不固四也而求其總原因則一由政府不良之所致也故欲救水災當從研究治水政策始而尤當從建立良政府始君子曰此之謂知本

又見老大國受愚矣

意土交涉正在危機一髮之際而德人忽從中調停其歐洲政局之一轉機乎聞其調停之法土以的利波里讓與意人而仍保留主權蓋不外乎租借或委任統治之形式也

曩者中國租借膠州灣廣州灣威海衛九龍大連旅順與德法英俄也約中亦申明曰不損中國主權而今何如矣

奪人土地之法愈演愈新東西二老大國遭人愚弄如出一轍甚矣爲老大國者之難也

今年資政院之難關

資政院開院在即矣今次議員宜奮鬥力爭之大問題計約有四

一憲法是否宜付資政院協贊也

一皇族是否宜組織內閣也

借債收路禁人民反抗暴動政府是否宜負責任也

資政院改章不交院議是否違法也

自命爲代表輿論擁護憲政之議員諸君其勉之哉

蜀道難

魏之鍾會鄧艾因入蜀而相殘唐之孟知祥董璋因入蜀孟互攻甚矣蜀道之難也

今端方岑春煊又並駕齊驅以入蜀矣說者謂二人之結果蓋可知焉

雖然近日端已返旌巴子國岑亦停駕鄧王城二氏之知幾可謂賢於昔人者也

或曰岑氏將爲孟知祥其然豈其然乎

又是一朝鮮

外蒙古之酋長敎主等竟有降俄之隱謀而俄人亦將公然應之北方之大患也

日人之言曰蒙古之在今日正如巴爾堪衆小國屬于土耳其之時代而俄人之煽動亦後如出一轍然吾人則謂以今日之蒙古比昔日服屬中國之朝鮮或相似耳

不知當路諸公中復有昔日之李鴻章否也

中國古憲法復活

語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觀於今日朝廷之立憲不其然哉

今古史上第一專制君主秦始皇帝之大一統也詔曰朕爲始皇二世三世至於萬世而朝廷宣布憲法亦曰大清皇帝萬世一系永遠尊戴

近世史上第一荒淫君主明武宗之威天下也自封爲鎭國公威武大將軍而今聖天子渙汗大號亦曰朕親任大淸帝國統率海陸軍大元帥

猗歟盛哉則古稱先蔑以加矣

噫孰謂中國古世無完全美備之立憲制度可師法也耶

外交公文亦用法令耶

七月十日第十號之內閣官報以外務部致英朱使照會及朱使覆文均列於法令部亦一異例也

夫照會爲外交公文與條約亦異其性質者其與効力及於一般臣民之法令有何關係乎

內閣官報代表憲政之形式者也而不解法令之爲用於此可以見彼輩憲政之知識矣

法令二字何解

內閣官報自開辦以來凡各部奏摺有列入法令部者有列入摺奏部者同一奏摺而時有不同不知何故

或曰有法令之性質者則入法令部否則入摺奏部

然吾聞之法者法律經國會議定元首裁可公布者也（此言君主國）令者命令元首或行政官廳於法律範圍內制定發布者也今之奏摺果屬於何種之性質乎

以資政院章與弼德院章所用法典及陸軍部劃一軍事司法摺中所用之法規與此合而觀之凡所謂法令法典法規等之區別政府諸人蓋猶茫然不知爲何物者也

噫此之謂豫備立憲

民族元氣安在

中國之人才至今日可謂墮落已極
政治社會中求伊周管葛不能也即求蕭曹房杜亦不可得
草澤社會中求劉項朱洪不能也即求勝廣闖獻亦不可得
實業社會中求端木陶朱不能也卽求計然白圭亦不可得
學術社會中求許鄭程朱不能也即求孔鮒叔孫通之流亦不可得
其他之各等社會亦無不寂寥落寞如陳死人也
噫、民族元氣黯然銷沈乃至是耶

亡國之臣

昔明毅皇帝之言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噫今日之北京政府何其畢肖也
乎

郵部尙書盛宣懷賣盡吾國鐵路礦山之元凶也乃猶以爲未足尙不能使外人制吾死

乃今復受日本之運動借其債欵一千萬元非亡國之臣不能者也

川粵漢借欵商之三年矣而猶未成幣制借欵商之二年矣而猶不諧目下皆盛承繼主持之者也而獨於日本借欵則以疾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了之不有原因能如是耶

吾聞去歲英法德美之議幣制借欵也有無論何時皆不許一國壟斷中國借欵之約今此借欵若遇四國責言吾不知何以對之也破各國均勢之局授日人干涉吾國財政之口實神州運命斷送彼手老賊誤國之罪擢髮難數矣哉

或曰盛前年遊日養病日人盛歡迎之爾時已與日人有密約前次親美主義之唐紹儀爲郵尚突然罷之而代以盛而未三月又有此次之舉聞日人此次之運動費已上三十餘萬金此中消息蓋可知云

●外債感言

今後列强之支那政策經濟的侵略政策之擅長時代也而其樞機則惟於借欵存之此尤經濟的侵略政策之新發明耳前乎此惟於埃及嘗一用之今茲則渡重洋而至東亞大陸矣

粵漢川漢兩鐵道借欵英法德美競承受之者也錦愛鐵道借欵統一幣制借欵美國獨承受之者也此二交涉尚未了又忽有郵傳部政府費借入百兆圓於日本正金銀行之事政府汲汲焉以監督財政之口實予人蓋惟恐不速者也

夫各國之相爭借欵看中北京政府之財政信用乎垂涎區區四五厘之利息乎抑眞出於欲助中國變法維新之義俠心乎不知當道諸公何以解之

噫、埃及之英法領事爲索債而逼廢埃王流放大臣之活劇公等豈欲一觀之乎

●將來之朝廷

近來朝廷之政策可括而爲四大借外債也擴張軍備也尊奉皇室也厭制國民也外債而不能償則國家破產軍備而不能養則士卒枵腹皇室因尊奉至極則安而忘危變爲獨夫國民因厭制過甚則挺而走險成爲敵國凡有一利斷必有一害隨之矣吾不知朝廷將來統破產之國家率枵腹之士卒以孤立之獨夫當億兆之敵國果何爲乎

●能市果爲善法乎

四川爭路既以罷市爲最烈之手段矣近聞湖南爭路亦罷市然吾人竊謂此非善法也通工易事經濟現象之原則也農三日不如此則餘粟工三日不如此則枵腹商三日不如此則百貨壅滯是非自殺之道乎

果欲與政府堅持到底期得最後之勝利則須行只困政府不困人民之法方可以持久而不懈不納租稅其第一武器也自殺之罷市法政府且笑吾民之愚矣

川人已不論矣繼起之湘人其詳審之且欲起而尙未起之鄂粵人更細思之

滑稽之官制一班

近時政府議改外官制稱各省曰各行省蓋始於光緒三十三年改定東三省官制於是公署曰行省公會署議廳曰行省會議廳凡關於省者皆以行省稱之而官家文牘私人紀錄幾無不然以吾人觀之亦可謂不祥之一朕兆也

攷行省之稱蓋權輿於元元人土宇廣大以中央集權之制難以施治乃稍行地方分權之制於中央置中書省於地方置行中書省設官皆略相同其行中書省雖爲地方最高官署然其實爲地方區域之性質者少爲中央政府之分立機關之性質者多猶南北朝

時之行臺明時之行太僕寺(元時亦有行尚書省)今日日本之所謂某某出張所中國之某某分府分州分廠分局也略稱之曰行省其後遂沿以爲地方區域之稱呼明初亦倣元制洪武中葉後因廢中央之中書省故改地方之行中書省爲布政司自是經制上遂無行省之名惟習慣上相沿舊稱往往仍呼爲省至於本朝設督撫爲地方長官居布政司上督撫爲兵部都察院兼差故稱部院然地方區域則不可以部院稱之又不能仍稱爲布政司故不得已亦稱省實則本朝之地方區域無經制之稱呼也

中國歷代地方制度或曰州或曰道或曰路原無定名稱曰省亦無不可今日以爲宜采是名也則直曰省可矣乃稱曰行省有行省則必有中央之本省否則猶公司之徒有支店無本店不知今日北京之中央本省爲何也吾惟見閣也部也院也監也處也廳也五花八門令人記憶不清而已鹵莽滅裂一至於是乃至垂爲法令舉朝上下貿然從之無一人能知之其敷衍粗率而毫未經心於制度因革損益之間不已證明之而有餘乎近日所謂法令條欵其鹵莽滅裂類似者一閱其政治官報幾於頁頁見之吾固知制度之立在實而不在名然至於名而亦不能立則國家不祥之事孰有過是者噫天下事

蓋可知矣

臨時吃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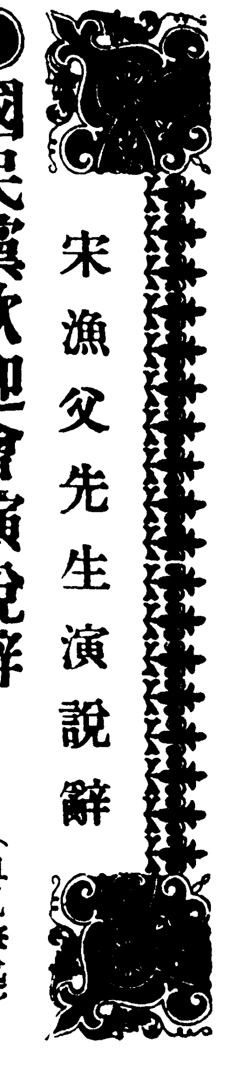
漁父在編輯室摩頂君來訪談次忽及鬼漁父爲述一事一室粲然今記於左曰

曩居鄉里時嘗聞父老言鄰村有請乩仙者每請必其村中已死之王酒鬼至王酒鬼者生平善飲酒而喜恢諧之長者也故至輒索酒而言休咎無一驗衆厭之一日議請呂仙焚符良久乩忽判曰吾呂洞賓至也於是衆皆肅然伏地稽首請仙判示今歲鄉試得喪事乩判曰須各吃墨水一碗衆亟磨墨和水飲之訖口手皆黑再請仙判乩走書曰平素不讀書臨時吃墨水無須問前程趕快洗黑嘴吾非呂洞賓依然王酒鬼哈哈哈衆起皆憤欲辱之叩乩已不動矣

漁父曰噫是不足異焉吾國今日之言憲政者言國會者言政憲者言教育者言實業者言外交者言軍備者乃至大小百端之事何一非臨時墨水者哉

噫安得王公千萬人降乩於全國也





宋漁父先生演說辭

●國民黨歡迎會演說辭

（血兒筆述）

（上畧）今兄弟擬提出兩大問題與諸君磋商而亦吾黨今日所亟當研究者願爲諸君言之今中華民國二年矣中華民國成立雖屆二年而一切政務多使國民抱種種之失望而國民此種種之失望吾國民黨要不能不負其責蓋當同盟會政府時代事在草創之始及統一政府成而吾黨又不免放棄監督之天職也故 **吾黨從今而後宜將國民所以失望之點爲之補救而使國民得一一慰其初願此吾黨所懷抱之大決心者也** 夫國家有政治之主體有政治之作用國民爲國家政治之主體運用政治之作用此共和之眞諦也故 **國民既爲國家之主體則即宜整理政治上之作用天賦人權無可避也** 今革命雖告成功然亦祇可指種族主義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推翻專制政體爲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設共和政體今究其實則共和政體未嘗眞正建設也

故今而欲察吾國今日爲何種政體未能遽斷或問吾國今日是共和政體否亦難於猝答也此其以根基未固而生此現象今臨時政府期限將滿約法效力亦將變更至於正式政府成立以後如能得建設完全共和政體則吾人目的始可云達到一部分也夫政府分三部司法可不必言行政則爲國務院及各省官廳立法則爲國會而國會初開第一件事則爲憲法**憲法者共和政體之保障也中國爲共和政體與否當視諸將來之憲法而定使制定憲法時爲外力所干涉或爲居心叵測者將他說變更共和精義以造成不良憲法則共和政體不能成立使得良憲法矣然其初亦不過一紙條文而要在施行之効力使亦受外力牽制於憲法施行上生種種障礙則共和政體亦不能成立此吾黨所最宜注意而不能放棄其責任者也**討論憲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如何分配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及權限應如何規定是皆當依法理據事實以極細密心思研究者若關於總統及國務院制度有主張總統制者有主張內閣制者而**吾人則主張內閣制以期**

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搖動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欲取內閣制則舍建立政黨內閣無他途故吾人第一主張即在內閣制也又若省制問題紛擾多時有主張道制者有主張省制者姑不具論又一派主張省長歸中央簡任者而予則不贊成蓋吾國今日爲共和國共和國必須使民意由各方面發現現中央總統國會俱由國民選出而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長官亦當由國民選舉始能完全發現民意故吾人第二主張即在省長民選也

今又有倡集權說者有倡分權說者然於理論則不成問題今姑從實際着想準中國情形立論有若干權應屬諸中央者有若干權應歸之地方者如是故 **吾人主張高級地方自治團體當畀以自治權力使地方自治發達而爲政治之中心**夫自治權力本應完全授之下級地方自治團體而在中國習慣則下級地方自治團體如縣鄉鎮之屬與國家政治關係甚淺故順中國向來之習慣而畀高級地方

團體以自治權與國情甚吻合而政治亦得賴以完全發達也故分權與集權之界說不可僅從學理上之研究如立法權自應屬之中央議會而地方亦當有列舉之立法權如此則既非聯邦制又非完全集權制矣如行政權之軍政外交純爲對外關係當然集於中央司法宜有劃一制度交通財政其權均中央所有者多而餘則可分諸地方者也此皆關於政體之組織也至於政治組織言之可爲太息痛恨政治組織大別之爲內政外交以言外交則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可謂無一外交有之則爲庫倫問題而庫倫問題懸擱已久民國存亡胥在於此然至今尙未得一正當解決吾國民於此當知此問題之重大亟宜覺醒蓋政府於此問題無心過問即當然屬於國民之責任也憶鄙人七八月間在北京時庫約尙未發生當卽以桂太郎游俄之目的與滿蒙之危機說諸政府亟爲事前之籌備而總統等狃於目前之安置之不問及至俄庫私約發生而政府亦無一定辦法吾人試思俄庫條約與日韓條約有異乎無異乎韓既見併於日矣而庫倫豈不將見併於俄耶夫使庫倫淪亡而得以專心整理內治猶

可說也無如庫倫既失而內政之不治如故也此大可以破政府之迷夢也夫 曩者列強對於中國問題倡保全領土機會均等之說姑無論究出於誠意與否而此所謂保全領土機會均等之說實足以維持中國之現狀故中國自十年以來外交界即少絕大之危險職是故也故今日中國所應出之外交政策當使列強對於中國此等關係維持不變而維持之道又非出以外交手腕不爲功政府不特無此外交之手腕並不知維持此種外交之關係故中華民國之外交直毫無進步也 夫列强之保全中國領土及機會均等之主義見之於日俄協約英俄協商互相遵守不敢違畔殆時局變遷此主義已漸漸動搖不過尙無機可乘得公然違反其所持之主義今以政府之無能局面愈變適以授外人莫大之機會耳

彼俄人首與我庫締結協約破壞保全中國領土機會均等之主義顯然與日俄協約英法俄協約等之旨相違背而日英法諸國對於俄之行動毫未加以抗議試一尋外交界之蛛

絲馬跡即可知英法日已默認俄之行動而於此一測將來之結果則列強保全中國領土及機會均等之主義將歸完全打消而已見之於事實者則爲英之於西藏其若他國於其勢力範圍之內効英俄之行動結果至爲可危故欲解決藏事當先解決蒙事蒙事一日不解決即藏事亦一日不解決也　而政府於此乃先將藏事解決而後始解決蒙事可謂夢囈矣故預測政府外交之結束尤不可知而其過則在政府毫無外交政策致成此不可收拾之象也然國民於此尙不知所以監督政府亦自放棄其責任耳此關於外交問題也以言內政內政萬端而其要莫如財政吾人　試一審思吾國今日　財政之狀況可謂送掉吾中　華民國者　夫財政問題本極困難吾國各省財政勉强可以支持惟中央自各省改革之後府庫如洗支持匪易而　政府對於整理財政之政策亦惟借債一端夫借債未嘗不可但亦當視條件如何當唐少川先生當國時與六國團商借六千萬磅亦並無苛刻條件之要求及至京津兵變而後六國團以吾現狀尙未穩固乃始有要求之條件唐未承認遂中止及至熊希齡任財政總長一意曲

從六國團將承認其要求之條件當時閣員多不同意唐內閣遂倒今政府以借六千萬磅太多改為二千五百萬磅然政府亦並無若何計畫不過只籌至臨時期限而止是後財政當如何整理非所問也而且大借款條件之苛為向所未見惟埃及始有之耳然埃及之結果則以監督財政亡其國者也且 鹽稅為國家收入大宗今以之為大借款之抵押使將來正式政府而欲借款即無有如鹽稅之抵押品者是正式政府成立以後雖欲借款而不可得也如不借款則二千五百萬磅已為臨時政府用罄其將何以支持是今日之政府對於財政問題眼光異常短促蓋毫未為將來留餘步作打算也 至於民生困窮實業不興政府亦無策以補救之此關於內政問題也如上所述只得其大概欲詳言之雖數日而不能盡 一言以蔽之則皆不良政府之所致耳 然今尚非絕望之時及早延聘醫生猶可救也兄弟所言未免陷於悲觀而吾人進行仍當抱一樂觀蓋 延聘醫生之責任則在吾國民黨也而 其道即在將來建設一良好政府與施行良好

政策是已而欲建設良好政府則舍政黨內閣莫屬此吾人進行之第一步也（下畧）

宋漁父先生遺事

（驥心述意）（東方筆錄）

●不堪回首

▲宋先生遺事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葉空徐尋屈曲徑竟上最高峰村市沉雲底江帆走樹中海門潮正湧我欲挽強弓此非漁父於一月前與記者同遊杭州南高峰之詩乎今日海門之潮正若何其洶湧而先生已為地下之人墨瀋未沫餘音猶在往事重重心頭歷歷其尚堪回首耶

記者創辦民呼報時欲求為文者時康君寶忠自東京歸記者即求康君於同盟會本部中薦一能文之士康君以宋教仁對時正間島問題交涉最困難之際康君曰君試一讀間島問題之小冊子即可知宋君之學問與識度矣此記者知宋先生學問淵博之始也

當間島問題發生後交涉者一無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麗搜求高麗之古蹟遺史抵遼瀋又得中國及日本之史蹟足以為此案之佐證者復親歷間島考求其地望事實歸而著間島問題書成日本東京之有名學者均欲求先生以此書版權歸諸日本先生不允時其

督北洋得此書電召先生歸國先生因在日經營事多不欲以政治上之一鱗一爪急得表見故以書付袁而卒未歸後間島交涉因獲此書爲輔佐得未失敗袁甚德之電駐日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駐日使固强之先生隨散之留東之困乏者且謂吾著此書爲中國一塊土非爲個人之賺幾文錢也

庚戌冬先生自東京至上海與譚君价人劉君成禺偕來先顧記者寓所相見即作深談時中國外交正亟先生言其關係與準備之策旁及報社之宗旨趣向暨其進行之方抵掌而談記者心折今日我報之有此成績者先生實規其先嚆記者乃力請先生任編撰先生言上海危難恐不能久居記者曰行止艱難我與君等耳然必欲爲周密之布置時民立報賃屋於山東路遂另覓一編纂之室於法界三茅閣橋畔今茲民立報之舍宇猶因宋先生而始經營也對此崇墉朝夕出入此恨眞無窮期矣後民立報火同人競爲詩文以自弔有云「桃源漁父眞逃世」一炬居然避祝龍」蓋指先生也當時上海人士無有知先生姓名者同社中稱先生爲桃先生外來之函件亦以桃先生目之居之久稍稍出外人初但知爲民立報之漁父此時之困厄堅忍報館與先生直相依爲命社中經費旣絀羅掘數十元爲先生

償旅館費嗚呼先生於黑暗兇殘之世得保其無恙而反不能長存於光天化日之下其誰信耶

先生尤長於地理學嘗在日本時有歐人黑口博士在西藏探險發見一河流地理專家之名驟震一時至日本大受日本學者之歡迎驚爲創獲後先生指出其發現之河流本爲中國水道提綱所載一時歡迎之聲遂寂然

片馬交涉起中國報紙多憤激之詞顧於片馬之地位輒無精審之考求均以野人山爲界蓋誤於坊間地圖之畧而不載也先生陳書披圖考以歷史證明片馬爲中國固有之地名自繪詳圖備列地望山脈河流不差累黍此圖出全國震動上海之外國報紙遂譯轉載而此交涉至今尚未了結先生有知能無痛乎上海集會結社斯時最盛然率爲一興之勢廣場演說羣相鼓掌而其實不根於學理不合於事實故恒無結果當時國界維持會初張其幟記者乃介紹先生出席演說至西園者前後兩次每一登壇聽者鼓舞此爲先生在上海登演壇之始其時上海之學人政客列席者甚衆多就記者問先生名籍先生於簽名簿亦大書宋漁父上海人士之稱宋先生者亦自此始也上海自抵制俄約抵制美禁以來凡開

會之事鮮克有終無可奈何則歸宿於抵制抵制自國界維持會後方知國民有盡力政事之途故上海一般學者政客之神經無非因先生之來而始喚起其作用者也

中俄界約事起舉國皇皇政府外交亦全無依據先生發憤著二百年來之俄患篇將新舊條約逐一研求而處置交涉綱要亦極和平妥協條分縷晰累數萬言讀本報者當尚記憶之也

當此交涉正劇之際政府守秘密而外國報紙喧傳俄人要求增成於撤拉時美及置領事於庫爾札西報地名之譯音與我國之地理辭書切音相懸舉國報紙莫能指其地者先生復引史證圖指明撤拉時美爲承化寺而庫爾札爲伊犂附近之寧遠城俗稱爲金頂寺者也一時讀者翕然稱服驚先生之博學無與抗衡者矣

按承化寺在阿爾泰山額爾齊斯河畔爲邊境要害長庚入伊犂時曾有摺奏條陳在額爾齊斯河畔當駐重兵述其地之形勢甚詳亦五千餘言而卒未能提出其地爲承化寺先生既考証詳確著承化寺說讀本報者亦當能記憶之也

廣州之役未發以前黃克強譚人鳳諸君屢次電促先生粵行先生適在上海有所謀記者

留之深異先生在滬遙爲粤援且將以建設大任屬之先生也故尼之益堅記者且云以大義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則甚不願君行也先生曰「無恐事成爲四萬萬同胞造幸福不成則送我一顆頭顱已矣」隨含淚而別行時偕手攜一皮篋無敢送行有詢者則以入漢對先生去後本報文字猶有漁父名者乃方君潛及記者所爲蓋恐漁父之名驟遁易啓人疑因而偵先生之行蹤也方潛者卽先生所薦今爲國民黨甯部長者也

及廣州之役失敗社中得電告甚多傷亡烈士至數十人一夕得警電記者紬繹電碼得一宋玉琳之宋字私忖必先生也兩手驟木至不能譯其下文哽咽在喉不敢驚呼時在側者雖皆同社之人而不敢告其故後十餘日不得先生息耗殆謂先生眞死矣斯時之悲慟而無可告訴者不意至今思之眞淺嘗耳此其況味又何堪迴想耶

忽一日先生提行篋而歸又攜一巨箱至館相見驚喜殆如隔世先生遂備述出險情形及廣州事敗之因果且曰「此次雖失敗然得許多之經驗足以爲他日之預備者」自是恒鬱鬱不樂惟葬身於書籍中一日記者見先生方理董箱中有手寫之巨册三、噫凡文告約法及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機關之設施綱舉目張纍纍備載蓋先生於廣州之役事前所手

草者記者驚謂此危險物也先生曰此不可棄吾將塗乙其標題而存其擘畫可耳先生十數年來潛心建設事業其所主張者悉在此三巨册中至今當猶在北京之寓廬也

先生自此憂憤溢膺歡笑之顏色不可多得憂愁之中復若有深思湛慮呈其慘淡經營之色自晨至昃無片刻暇豫某日忽先生有喜色囅然獨笑記者異而叩之先生曰吾於葡萄牙歷史之劇悉心參考吾於革命事業若有機竅之爲吾獲也遂時時以葡國革命之時機經歷著爲論說批評以詔同志其爲言曰一、革命之時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戰爭）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狹（宜於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重舊政府之所恃者使爲己用（用政府軍隊）此三事皆革命成功之原則也嗚呼觀於武昌起義以後種種之歷史國人但驚爲響應神速而不知皆先生之擘畫於先也

當時英國報紙有論東方時局者倡爲中國革命必啓列强干預之說記者亦讀日本外交時報見前駐華公使伊集院氏之論著謂中國若有革命事起日本亦將干涉云云記者即就先生研究先生毅然曰是無恐近今世界思潮之趨勢列國交際之態度與夫政治改革之眞理吾籌之熟矣我國民果眞能革命者列國方助成之不暇萬無乘機干涉之理只要

大家忠心赤膽望前做去一切危疑恫喝之詞皆浮障也適足墮人志氣吾當力排異議當時記者頗服先生之堅忍卓絕迨觀於去年南北媾和之際列國無不竭誠將助益足見先生之識見遠矣

辛亥六七月間先生在上海與英士鴻仙譚人鳳楊譜笙諸君組織革命機關時井勿幕君在陝西運動軍隊頗有把握派人走鄂走滬爲之接洽並由栢君小愚先捐銀五千元派人走日本購置槍械栢君已允爲上海機關部捐銀五千元時正四川全省糜爛栢君營業俱在川不能得現欵記者乃爲之設法籌借賙約期不至延期四五日後僅得二千元時先生適病忽一夕得武昌電謂事敗露焦急萬狀次夕又得電則武昌得手清吏脫逃之報告也譯竟而先生躍然起病亦霍然愈矣遂電約克強至滬共圖南京克強至與先生同走武昌出入槍林彈雨之中由漢南渡時在攏江駁船中親見一大砲開花彈自其頂上掠江而過也抵武昌即從事組織手訂鄂州約法軍書旁午無可就商遂東歸亟圖南京

先生南下重至社中主張組織臨時政府時約法之稿已郵遞到滬記者讀約法竟私以中華民國第一次之政府出現世界必力求其完備而各省代表之在鄂議決者多不滿人意

遂於發刊之前商之先生又請先生加按語於下謂此係草案他日臨時政府成立時當以公意修訂之迨此按語之出論者不稔爲記者意也于是反對先生之聲大起適章太炎又在神州報宣言「鈍初有總理之才云云」一時誤會者愈多至疑先生之主張爲意屬於個人之私者故先生當此時代雖有精銳之眼光而不能運其敏活之手腕者殆以此也然其朝夕勤劬補助立法從事於建設者未嘗稍懈也其間大事行於先生傳記中述之不敢於茲篇輕出之也

先生在南京時記者每至輒居其廡行李不俱入夜往往同宿一榻談笑歌呼莊諧雜出往往雞鳴向晨猶刺刺作深談所言者半爲政黨組織半爲政府組織至今回想可憶者僅十之二三耳眞負我故人矣

一日休暇記者就先生案握筆漫塗寫近詩爲戲有斷句云「雨花臺下傷心淚白骨青燐舊黨人」先生逼視之輒憮然曰生者不暇哀而君顧有閒涕淚以哀死者乎聞其言者心骨爲驚記者亦爲之不怡宋先生以臨時政府成立入京記者後至在京一月有餘無日不見先生先生勞苦萬狀恒日昃未遑進食顧性嬌潔不願居城內獨寄宿於西直門外之農

事試驗場即俗所稱三貝子花園者同居者惟其書記數人恬靜自憙而京城反對者之報紙顧造爲蜚語謂先生將納名妓蘇映雪於簉先生平生絕無嗜好凡識先生者皆能知之見此紀載無不失笑蓋先生初未嘗與蘇映雪一覿面也因羣請先生馳函辨正先生曰是奚足詆我者直不與較此雖小節而先生之光明磊落不屑屑與羣小爭短長者又可見矣

先生長農林時對於國務計畫當詮次於傳紀其對於農林一部之計畫記者得時聞其緒論顧人事瑣雜遺忘殆半今檢先生遺稿其手寫之條目猶有存者設施未竟遽歿其生雖零篇斷簡何忍使其湮沒也用撮大概著之右方

(一)變賣官有土地

(一)變賣政府所有之股票

(一)徵烟草稅

(一)測量田地

(一)改鹽法爲專賣制

(一)設中央銀行並使兼管國庫發行鈔票

(一)設出口貨商業銀行。

(一)設拓殖銀行。

(一)治河有三法(甲)由甘省河開一河道直達涇水(乙)北放入於蒙古(丙)由山西寧武之河開一河道直達於桑乾滹沱。

(一)治江有五法(甲)開荊州境內諸支流(乙)開武昌南之河由金口直達樊口(丙)開黃州以東諸湖爲北江(丁)開蕪湖以東諸湖爲中江(戊)開河口以北諸湖使漢水東流至黃州入江。

(一)徵酒稅。

(一)設勸農使於各內省。

(一)設督辦屯墾事務官於滿蒙新。

(一)調各省勸業道實業司報告至部。

(一)以各省積穀常平倉穀爲農業銀行資本。

(一)微山湖有可墾地萬餘頃。淮海間葦蕩營有可墾地二處。一處五千餘頃。一處七千

餘頌

（一）設蒙古興業公司請願政府許以行政權

（二）接辦安圖縣木植局並請願許以收捐權

凡此皆先生對於農林部種種之計劃舟車往來偶有所得筆之於册其理由雖不具然吾人之讀其書者當心知其事之爲當今之要圖也嗚呼後之長農林者不易其言矣

●宋先生遺事之一（孤鴻）

孤鴻曰余之担任南京方面事實因遯初允以全力相助乃武漢諸友電催甚急遯初初謂予曰目前形勢武漢最重我將去矣公其速約烈武南下余曰第九鎭兵官兵士最崇拜者爲伯先次則雨秋烈武但烈武在東省亦有組織恐不能分身耳果得此公來大事可圖矣遯初曰公試爲之余即偕贊成發電第二日得覆可南下再數日烈武來在民立與余及遯初相見縱談片時三人合議決定烈武担任南京司令余担任聯欽運動適克強至寓朱家木橋小樓中克强請宗漢至民立約遯初及余遯初不在余獨往談片時遯初亦至余遂回寓次日早七點余偕烈武會克强克强贈烈武手槍一葢是夜黃宋二人對坐小樓商量一

夜並未眠也又次日黃宋上赴漢余偕烈武赴南京適後九鎮失敗余心甚急繼陶倩倪鐵生赴鄂請遯初速來主持下游茲時余蓋深知攻寧必須聯軍而城下後調和頗不易也而遯初因組織臨時政府事亦欲南下及遯初到鎮江聯軍已雲集矣此時余留遯初在鎮疏通各軍遯初曰我暫赴滬蘇杭一帶計議臨時政府事疏通軍隊公任之轉瞬金陵攻克我再來寧組織政府因茲時漢陽有不守之信息也南京下後遯初來而江蘇都督問題糾紛不可以理遯初曰政府不知何時可成江蘇都督問題我輩須特別注意遂分頭走各軍各司令僉願顧大局林頌亭願任北伐總司令徐固卿願任援鄂總司令程雪樓願任都督鈍初及余一日遍走各軍當晚頌亭將經手事完全交與程公於是軍心大定顧都督府組織法及各司人員尚無端倪軍民屬望甚切鈍初手出一冊係鄂州臨時約法草案迺鈍初所屬稿而鄂省擬公布者也程公閱畢大爲贊成願照鄂省一例組織推舉都督府各司長鈍初與余主張軍隊會議各軍司令申言不欲干涉政治遂由程公約鈍初固卿良鑑在諮議局開一秘密會程公派指各司人員請鈍初擔任政務廳長而以參事會會長屬余鈍初以組織政府辭余以組織鐵血軍辭固卿曰此事明日非宣布不可遲恐軍心不定遂允諾上

海大元帥問題發生鈍初離甯余即入鐵血軍自茲以後遂入於南京政府時代矣

宋先生遺事之二

當民吁被封後騷心回陝省親余一人留滯滬濱冬氣森嚴萬彙枯寂搔首問天轉憂無地端居深念覺悠悠天地竟無一人一事足饜余心一日偶閱中國公報見有自署蕣樓者讀其文雅愛其爲人旋卽往謁一見如故彼此縱談片時傾膽披肝銀河倒瀉一若生前似曾相識者次夕蕣樓來縱談至深夜余曰中國已矣殆將萬劫不復矣蕣樓曰公何悲觀之深也余曰政府無道不足慮外患憑陵不足慮內政紛亂不足慮惟在野無一眞人才斯眞不可救藥耳溯吾有生以來橫覽當世未見其人大陸起龍蛇神州建新國何人能當此任乎此余所以悲也東京爲人才尾閭地公曾有所見否蕣樓曰公所謂眞人才以何標準華盛頓乎拿破崙乎抑秦始皇乎孔仲尼乎余曰就中國國民程度言似難產出華盛頓就世界進化言絕不容產出拿破崙西方凡勿論以余意言之能得一諸葛亮加以房杜傾牧陸王陶猗十餘輩定可轉死爲生也公意中有其人乎蕣樓急應曰有有茲人尚在東京閉戶養晦余急詢姓氏蕣樓曰吾同鄉桃源宋教仁卽其人也余聞言之下倘然有思豁然有悟一

若宋先生是余前生之密友也耆一若宋先生係余不知何日何處已經相晤也者烏呼自茲以後宋教仁三字遂爲余腦海中須臾不離之神交友矣孰意一槍響處鬼泣神號余數年來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之宋教仁一變而爲余眼簾中時常湧現血迹模糊腹裂徑尺之宋教仁乎嗚呼余書至此余心欲碎余淚如潮余不敢怨天然天能令格蘭偉相輩成功於西方何以必奪我東方之宋先生是天公誠憒憒矣余不敢怨國民謂國民有罪惡乎何以能產我宋先生謂國民無罪惡乎何以天奪我宋先生若是之速也烏呼哀哉黃花劫後喪一趙伯先國會開前喪一宋遯初使我國民自祖宗以迄今茲稍有一部分人未造下彌天之罪惡則天公未必如是之慘毒也

●宋先生留日時之遺事

（冰心）

余于甲辰渡日留學寓東京神田某旅館與宋先生教仁同寓是時宋公因華興會失敗後到日亦不久改姓桃名練當時有秋女俠競雄等發起一雜誌名二十世紀支那宋先生亦發起人之一余又宋公介紹爲社中之一分子先舉陳烈士天華爲文字主任後陳辭職由湖北郭堯階（係實日知社者）介紹程家檉君竟文字主任俾出二期爲日政府干涉停刊

余黨與宋先生談吾國如要强盛非人如兵不可宋先生深然之適體育會附設兵事講習所宋先生偕余往學焉余與宋先生向未習體操頗勞苦余屢欲輟學宋先生勸戒之後體育會又設馬術部余與宋先生亦往習之余與宋先生向未乘騎學馬術較兵事講習所更苦宋先生習馬術時由馬墮下者數次有一次由馬墮下甚烈余勸其輟學仍不允堅忍習之後運動國事始輟學焉秋女士競雄紹介大阪商人某甲謂富于貧而熱心國事倩宋先生及吳人沈伯莊君（即沈復之兄）赴大阪殊不知某甲乃一市儈而鄙吝實甚留大阪半月而歸于火車中拾得一小册子視之則滿人所著之滅漢策也返東京後糾資印刊分贈使同胞知所警覺而得有今日者先生印滅漢策之功有以助之也余當時熱血過甚組織光漢會急欲實行宋先生力阻之謂刻在普及教育時代宜鼓吹而不可實行實行必敗無益余不聽偕沈君莊伯返國果失敗而益知宋君識見之高非余所能及也



●漁父先生被害後十日記

嗚呼宋先生奄逝後距此已旬日矣舉國皇皇揮淚爲雨報紙紀載筆爲之禿墨爲之涸安攔旅舍弔奠不絕有夜宿殯宮者闤市攘攘所談者無非宋案爲統一之羞爲共和之辱其憤慨之情態雖法蘭西革命史中安的安白山葛二君之死無以過也雖然凶手猶羈正犯未獲尚未知此案之結局何如僅此旬日之內有見先生傷逝之慘狀仁人志士之哀鳴政治社會之變態與夫偵探家之尋緝法律家之研究間接行凶主使罪犯之就縛無時不足以驚心動魄悲天憫人者用集各報十日之紀事附麗排次庶於書體符也漁父先生歿後之第十有一日天驥敬記

(一) 暗殺案前後

▲嗚呼人道之賊

可駭之暗殺案 三月二十日晚十時四十五分滬甯鐵路車站忽發現一可駭之暗殺案即宋鈍初先生定於十一時乘特別快車赴甯轉附津浦車北上而忽有刺客於此時狙擊宋先生也

事前之警告書 當暗殺未發生數日以前即傳說有人謀來滬行刺宋先生宋先生亦親聞此說並得友人警

告書多通謂宋前至寧時即有人潛隨其後意欲行刺因勸宋先生戒備而宋先生夷然處之曾觀告記者謂光天化日之政客競爭豈容有此種卑劣殘忍之手段吾意異黨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謠言耳且即使非謠吾豈以此懈吾責任心哉記者聞此方深服宋先生之淵量而不意暗殺之事居然實現也

到車站時之情形　宋先生以十時許到車站即偕同行者及送行諸公在議員接待室小憩　至十時四十分頃由吳仲華君引導與拓魯生黃克強陳勤宜廖仲凱諸君（以上係按行次前後叙列宋先生則在陳廖二君之間）向車站出口處進行甫至剪票處之旁槍聲即起

中槍後之入醫院　時于右任君在議員接待室方與數友人叙話因宋黃諸君外出于君以爲二君已上火車即起至月台忽聞槍聲知有變異急出視則遇宋黃二先生於剪票處門口宋先生即曰吾中槍矣于君謂此時一方面宜追覓兇手一方面以送入醫院療治爲急因亟借某君汽車親送宋先生至滬寧鐵路醫院

行凶時之情形　于君行時並招呼友人亟捕兇手而兇手已不知去向當行刺時共聞槍聲三響第一響聲最低蓋即擊中宋先生之腰部者後二響未中有人謂目見該兇手發第一槍後即匍匐於地以槍左右連放兩響其意殆以嚇止追捕之人而是時車站警察不知所司何事送行諸公則急欲護持宋先生未及他顧竟任此兇手揚長而去可恨也該兇手身才短小着黑色軍衣惟記者所訪問諸人皆未親其面貌車站目擊此事之人能以所見兇手面目報告於警署則亦地方公安之幸也

入醫院後之宋教仁　于右任君送宋先生至醫院時以醫生未在院暫在別室小憩宋先生痛極撫于君之首至其胸際而言曰吾痛甚殆將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

館。(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餘無他語嗚呼痛矣。

槍子取出時之情況

宋先生受彈處在右腰骨稍偏處及醫生到院後以手術檢視傷處至十二時三十分。始取出槍子子形尖小似係六寸六響之勃郎寧手槍所用惟記者非軍事學家未敢斷定(以上三月二十一日民立報)

刺客逃走時之情形

宋先生被刺後即退立鐵柵旁告同行者曰(吾中槍矣)其聲甚低此時當已極痛苦。一時同行者皆集扶先生。而刺客即於此時逃逸據車站西崽言當時聞槍聲即追出似見一人在地上扒起望外狂奔自裏月站至站門中間連跌二次隨跌隨起隨奔竟至逸去其時並無一巡警在旁方驚駭時回視水菓攤旁之兩人亦已杳無蹤影云云平時夜車開必有巡警在站梭巡而是夜出事之時竟不見一巡警斯亦大可研究者也(三月二十二日民立報)

西醫生之報告

宋先生受彈處流血不多而痛苦特甚殆因傷處適近心臟之故當槍彈取出後醫生注射止痛藥水使其安睡而宋先生猶呼痛不已呻吟宛轉目不忍覩記者曾向該院醫生Dr. Culin氏詢以宋先生性命有礙否醫生曰(此時吾實不敢言必俟四十八小時後或可有慰君之報告耳)以狀測之宋君之傷勢沉重前途正未知如何耳噫

黃克強之探問

記者將離醫院時適克強先生來問傷狀因至宋先生病室宋先生見黃先生以手招之而言

曰如我死後諸公總要往前做並請克強先生報告袁總統謂我已中槍云云言至此黃先生即出（以上三月二十一日民立報）

痛苦中之不忘國事　宋先生於受傷至醫院時猶授意黃克強先生代擬致袁總統電文一通如下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甯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宋教仁寄（三月二十二日民立報）

(二)　醫院看護記

▲宋先生死不瞑目

看護時之觀察　民立報社特派記者周君錫三住院侍疾有宋先生病床筆紀如下二十日夜二時余方解衣欲睡忽得舘中函告宋先生被狙擊事囑往滬甯鐵路醫院照料既至悉先生已沉睡乃坐談至天明看護言先已醒似覺較前痛楚余因入問先生呼痛殊甚余扶起看護者以玻璃瓶進觴余扶先生小解歷二十分鐘始得出顏色鮮紅皆血液厥後痛楚益甚時以手執余衣輒曰吾不畏死特苦痛耳出生入死吾習慣之果醫者能止吾之痛則死亦何恐余慰先生再三然其痛又急乃復執余衣微嘆曰吾不料南北調和之事乃若是之難時事如斯奈何奈何忽復言曰罷了罷了惜兇手在逃不知被誤會吾者乃為何許人言畢看護者對余言醫生將至時正六時也迨醫者來余以狀態詳

告之。醫者詳察數過。旋以嗎啡針打入其左臂。先生乃漸沉睡。醫者告看護以十一時再來。臨行囑咐一切。越数十分鐘。客漸集。詢問病狀。惟醫生囑不許外人擱入。致擾先生腦力。右任、英士、克强相繼到院。約十時二十分。左右先生復醒。覺痛少減。惟屢吐宿食。及醫者來細視一週。余以克强先生意譯告之。請多延醫者。相與研究。於是格爾本醫士即召比林哈斯醫士至。相與考驗。遂告右任曰。須開割始有望。請從迅決議。是時。適克强已去。右任乃與同人商議。主開割者居多數。於是告兩醫士。兩醫士又召提克生摩亞兩醫士來院相助。少頃。克强先生接右任之電話。亦來院。英士旋亦至。醫士決定以二時開割。及時。將先生移至二層樓割診室。時祇許右任一人臨視。先以迷藥撲面。繼下刀。共兩下。約廣六英寸。取腸出驗之。去血塊。縫之後。解迷藥。至三時十五分竣事。據醫士言。似有希望云。

剖解時之情狀

剖解時。醫士僅許于右任一人在旁審視。剖解後。並言此時尚無把握。故不能具報告。書俾就剖割情形。略述如下。檢彈取出後。宋先生曾大小便一二次。鮮紅如血。且呼痛楚不止。迨剖割時。先薰迷藥。繼用刀將腹與腰部間割開。其創口約六英寸。檢視大腸。有一處為槍彈洞破。故腸中之飲食時溢出於腸外。此為其痛楚之原因。其腸外之血。亦隨破裂處闖入腸內。此為其大小便出血之原因。醫生隨將腸臟修補。將其中之血塊除去。又縫其創口。復將迷藥解去。五時後。聞宋先生頻頻呼痛。醫生時以嗎啡針注射。俾其神經略靜。而猶宛轉反側。真令人目不忍視。入時許。又得報告謂。醫生檢查內部腸臟。實受有傷。亦有血出。故其痛楚尤甚。嗚呼慘矣。(以上三月二十二日民立報)

破曉時之變象

二十二日午前四時。民立報以電話詢鐵路醫院。由特派駐院記者（錫三）答電言。宋先生病勢極險。兩手熱度漸低。目睛亦有仰翻之勢。惟神識極清。故希望猶未盡絕。據看護婦言。醫生已竭其能力為之。惟宋先生似久經營療。內部稍弱。如能支持至天明。以後當大有望云云。稍頃忽醫院電話又至。則云。宋先生恐將不起。兩眼

上。視黃克强于右任兩先生均已得電話急馳至院。嗚呼。吾宋先生果含吾中華民國而長逝乎。抑猶有最後之希望乎。吾淚枯吾無言已。嗚呼。

彌留時之慘狀　二十一日夜間十時許。宋先生在醫院時。尚有醫生來視。猶言或有轉機之望。記者等方私相慶幸。距十二時許。醫生二人復來。互相討論。中有勢極危險之語。又謂恐其腎部受傷流血過多。已屬無可奈何之狀。至三時後。漸見宋先生目睛有望上仰翻之象。周身熱度漸低。手足已冰。急請醫生至。則注視良久。謂恐已無救。嗚呼。宋先生於十二時頃。曾與劉君白言。『我所欲言已遍與右任言矣。吾死後。請與右任商之』云。至此。劉君猶伏枕間。其有遺囑否。宋先生微言『一二時內我將死矣。尚復何言』時其故人均先後斷聲至。先生已不能語。尚以目四矚。周視故人。其兩手忽作合十形。忽迴抱其胸際。若有無數欲言者。在乂或觸念其老母。作此依依不捨之形。又現一種不適之態。克强以首接近其面。附耳呼曰。『鈍初。你放心去罷。』時在旁多人。皆欲哭無淚。含悲對之。其慘痛情形。無言可狀。嗚呼。宋先生氣絕而猶直視不瞑也。在側者以手撫之使瞑。稍頃又睜。如是者數次。至午間十二時許。已臨殮矣。其目始瞑。英士在旁哭尤慟。頻呼『此事真不甘心』其餘諸人皆頻失聲。及見宋先生之殯殮者。爲克强英士右任鴻錫覺生仙三曾彌十餘人。及其書記劉君白也。

（以上三月二十三日民立報）

懸測急死之由　先生於二十二日早。仙逝距被刺時。僅約三十小時。不可謂非急死。其中原由。必以受傷甚重。及剖腹時之劇烈感苦爲大因。且探聞夜間所以呼痛轉側。實爲腰際創口流血不止之故。此一說不知確切否也。

（三月二十三日民權報）

(三) 視殮送殯

▲淒風苦雨送先生

僊逝後之先生

宋先生仙逝後。黃陳居于諸先生。齊集當由該院醫生看護手及先生親串劉白君等。爲之洗滌傷處。血色已殷。先生之左目尙睜開不瞑。含冤深矣。洗滌畢。爲之振衣服。復以白布一方。蒙先生之身。

弔者絡繹於途

各界人士於二十二日晨得先生噩耗。畢相驚駭。該院門前車馬喧闐。弔者甚衆。先生爲手造民國偉人。所抱政見尤極遠大。其誠信爲懷。感人實深。無怪乎哭之者衆也。

（二十三日民權報）

含殮前之攝影

照像時兩目常開。雙拳緊握。後經看護施以手法。目始閉。攝影凡二禮。（一）赤身傷痕共照二次。每次移易機器迎取光綫故也。（二）禮服照二次。穿衣時又頻睜其兩目。迨穿衣畢。始照像。照像穿衣時。除看役人外。有覺生鴻仙劉白三人在側。初克强言俟穿外衣後再行攝影。以存宋君之光明正大。後鴻仙言宋君遭此慘劫。不可不留歷史上哀慟紀念。覺生贊成。遂赤上身露傷痕拍一照。攝影畢。至三時半含殮。多人環泣。宋君口鼻忽流出夜間所服藥汁。繼以鮮血。經看護婦拭淨。仍不止。將頭擡高片時。始止。

（二十三日民立報）

含殮時之悽慘

二十三日下午三時。爲宋先生入殮之時。其殮場在滬寧鐵路醫院樓下一室。宋先生臥於棺板上。有數人爲宋先生着衣履。未幾。克强先生至。伍廷芳先生。亦與之偕來。即相率入室。克强先生凝視宋先生之面。呼鈍初一聲。即聲淚俱下。又逾時。宋先生已着齊衣履。復以綿衾裹其周身。安放棺內。爲宋先生戴帽。克强先生復痛哭失聲。同室諸君。如陳英士君。居覺生君。及各報記者本黨要人等。無不同聲一哭。又逾時。宋先生之棺。以花板蓋之。於是宋先生之面。乃不能再見。同人乃號咷大哭不已。又逾時。棺已蓋定。居覺生君捧宋先生之靈位。置於棺頭。葉惠鈞君乃登椅上大聲疾呼。謂諸君出此室後。當永遠勿忘宋先生之死。於是衆又哭。後由居覺生報告明日（即二十三日）午後三

(二十三日民權報)

時宋先生出殯。移棺於湖南會館。衆乃散。

視含者之悲慟

宋先生本在滬寧鐵路醫院三層樓上時。靈柩己由英士在外間購來。停放最下層略大之一室。二時許宋先生之故舊畢集。三時三十分。送含者親將舁床自三層樓擡下。衣衾棺槨皆用中國舊式。棺楠木五寸。附體紅緞平金衾衣。宋先生靈體下樓後。由服役者將衣穿服竣事。遂入棺含殮。視含者環立四周。哭聲甚哀。宇黃克強于右任尤慟。沈縵雲於含前數分鐘由車站趕到。國民黨交通部職員全體俱在此。此外尚有鍾文耀伍廷芳趙鳳昌亦均會殮。皆哭失聲。女士來者爲張昭漢楊季威陳鴻璧舒惠楨。以花球置靈狀。尚有日本人北輝次郎等四五人。皆泣不可抑。因點下蓋棺。時弔客撫棺大慟。夏紹笙葉惠鈞、君又於哭泣中爲簡單之演說。頓足椎胸。人心大憤。均大呼(人人擔任緝兇。)及後又有日本人宮崎滔天亦趨至靈狀前已設位。逐向宋先生鞠躬。五時後始散。民立報社駐醫院記者錫三及劉什白均留院護守靈櫬

(三月二十三日民立報)

殯儀之預告

宋先生殮後。國民黨交通部即印發通告。定念三日由醫院扶靈櫬暫殯於湖南會館。隨即照會租界捕房指定路由及規定會殯者之秩序如下。(甲)路由由醫院出發。走北四川路・蓬路・北河南路・河南路・四馬路・廣西路・六馬路・福建路・浙江路・三洋涇橋・至法界鄭家木橋・寧波會館・西門・斜橋・抵湖南會館・(乙)行列先後執旗前導・次軍樂隊・次遺像花亭・次靈位雙馬車・次軍樂隊・次花圈・次軍隊黨員執紼・中靈櫬・次軍樂隊・最後來賓・(丙)送殯者順序。(一)黨員於二十三日午後二時先至大馬路本黨交通部。領取黃花一朵。懸於胸前。素紗一段。纏於左腕(一如不及領取者自備亦可)(二)黨員領取黃花素緞後。齊至醫院扶櫬。整列執紼。(三)黨員執紼。沿途須靜謐無譁。(四)扶櫬至湖南會館安定。後齊向宋先生靈前行三鞠躬禮。(五)各自散列。以上五則。爲一時整飭順序起見。務希我黨員一律

遵守其有欲致弔唁或送哀輓之文旌者均請候定期開追悼大會時再爲通告。

空前之大殯儀　二十三日午正十二時許滬甯鐵路醫院門前送殯者已達數百人擁擠異常三時正即請宋先生靈櫬登輿其時賓客及商團軍隊至醫院者達三千人其儀從及途次情形如下（甲）行列（一）旗幟前導（二）軍隊樂（三）遺像作花亭式（四）靈位用油壁雙馬車四周頂上紮花彩（五）軍樂隊海軍細樂（六）花圈（七）軍隊（八）黨員及送殯來賓步行執紼約千五百人（九）靈櫬（十）又爲送殯者步行護送（十一）軍樂隊（十二）爲賓客乘車者隨行約二百餘輛然皆爲空車蓋是日午後雖天雨而來賓均在靈櫬前後步行相隨也（乙）路祭殯隊出醫院由北四川路蓬路折至河南路復繞迴福州浙江松江等路而至三洋涇橋至民立報社門首行隊暫止民立報同人就途中設祭行禮後于右任痛哭述先生盡力於民立報者今日不敢爲私交哭不敢爲民立報哭實爲中華民國前途痛哭同人皆哭失聲護靈之閘北商團員皆痛哭道旁觀者亦有爲之泣下者于君匍匐於地泣不可仰由同行者扶起仍隨宋先生靈櫬行祭畢仍前進至鄭家木橋折而南直達斜橋（丙）軍隊商團同行者有閘北商團在靈櫬由左右哀戚甚至抵京江公所時爲租界之盡處我南市之巡警隊商團馬隊皆整列吹號獲送軍樂之聲節節相和每段有巡警兵荷槍隨行故是日之殯儀中軍隊之多爲從前所未有而送殯者之哀戚又爲上海所未見也（丁）道路觀者之擁擠自醫院至斜橋其間十餘里中所經之地旁觀者皆側立十餘層排積如山執紼者引昇前導竭力分讓猶易前進而靜穆無譁帷聞惋歎之音令人悽絕欲涕送殯者除黨員外有伍廷芳等名人有外國人以日本朝鮮佔多數有女子有學生皆徒步走送上海數十年來時見出殯者而弔客之多秩序之整觀者之擠則我宋先生之殯儀殆空前之盛舉也。

（三月二十四日民立報）

宋先生殯儀之盛

前農林部長宋鈍初先生教仁。於二十晚在滬寧鐵路車站遭人暗殺受傷。於二十二日黎明在鐵路醫院身故。二十三日三時出殯。至湖南會館暫停。清晨上海官紳商學各界及國民黨並西人日人之恭送花圈至醫院者。絡繹不絕。而送喪之賓朋到院。先發黑紗一方。黃花一朵。並在簿上簽名伺候。有數百人之多。觀者人山人海。路爲之塞。捕房恐人衆肇事。飭探王金茂譚鳳池前往彈壓。迫下午二時半。舉行出殯。前導由國民黨員派吳鐵城陳兩湖周然鄭熊水吳頌華會孟鳴策騎開導。王漢江四面照料。前導有介字旗二面交叉而行。繼以商團馬隊軍樂隊第一師範學堂全體學生隊。(學生均各携花圈一個恭送)宋君遺像花亭一座。西樂一部。(上海基本商團會員)靈位安置於花紮雙馬車內。殿以軍樂。執紼之中西人員。均禮冠禮服。親執花圈步行。用黑紗圍在當中。在靈櫬前恭送。靈櫬置於西式雙馬花車內。派成第三旅兵士及海軍隊等均排隊恭送。因格於租界定章。不携軍械。徒手隨行。靈櫬出院。往東走靶子路。往南走北四川路。往東走蓬路。朝南過北河南路。一直南過四馬路。往西走廣西路。過六馬路。走江西路福建路。過鄭家木橋。入法租界沿浜。過民立報館門首。路祭畢。迤邐過寧波會館。一直至西門而抵斜橋。往西至湖南會館。停櫬後。官紳商學各界及黨員均在靈前行三鞠躬禮。而後各散。沿途觀者人頗擁擠。所有弔唁之輓對誄文。尚未掛齊。須候開追悼會時送會張掛。是日黃克強陳英士于右任三君。均在湖南會館照料。沿途路祭者甚衆。(同日新聞報)

黃花與素紗

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特備黃花素紗無算。凡送殯者咸至交通部或滬寧鐵路醫院。領取黃花一朵。佩諸胸前。素紗一段。纏諸左腕。以表哀思。記者猶憶去歲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大會時。有紀念歌數。 中有黃花落黃花開之句。先生之死。其黃花之再開歟。

執紼之整肅

國民黨同志備靈櫬一輛。素馬(黑色)兩匹。爲之挽車。車之四周。滿紮鮮花。如方亭然。於午後二

時三刻扶櫬上車。越五分時。即出發。由醫院門首東行。其次序均由于右任君等關度一切。首執旗。次軍樂隊。次遺像花亭。次靈位。次軍樂隊軍隊警隊。(馬步)計汽車十七輛。馬車百五十一輛。人力車七十餘輛。執紼步行致送者。亦有千五六百人。外國人有十餘人。日本人佔多數。由北四川路・蓬路・北河南路・過吳淞江・河南路・四馬路・廣西路・六馬路・由松江路・過三洋涇橋・迤邐而西。過南陽橋畔。經永錫堂左旁。過斜橋。直達湖南會館。沿途觀者。人山人海。莫不為之哀悼。英美法捕房亦均預派探捕隨路妥為照料。北閘巡警局長熊玉輝偕同馬隊長李華田巡邏隊長芽伯勛偵探隊長祁性初等排警各長。一率沿途護送。

民立報致祭

鈍初先生曩時曾為民立報社記者。故是日靈櫬由三洋涇橋。經該報社門首時。該報社特設香案恭祭。先生致祭時。由于右任君及該報社記者照料一切云。(以上三月二十四日民權報)

湖南會館之悲風

宋先生靈櫬至湖南會館。仍按行列先後次第入館。館門素彩。大廳亦白燈彩。時黃克强陳英士諸先生已先[?]。是日會送者。前後共三千餘人。至此以次行禮。恒十餘人為一列。自抵館時約五時三十分。至六時三十分。天色已暝。而行禮者尙絡繹不絕。女界到者二十餘人。外國人則日本人佔多數。有同文書院學生一隊前來行禮。朝鮮人中有[?][?]尤含慘萬狀。此外如伍廷芳趙鳳昌諸君亦俱至。會館前後廳聚數千人。而靜肅之致。令人益增其悲慘矣。尤可敬者。則是日醫院直至會館。其間途經約十餘里。道旁觀者男婦老幼。萬頭攢動。所過無隙地。而所聞者盡為悲慘歎息之聲。觀宋先生遺像者。無不肅然起敬。無敢以手指者。嗚呼、此亦可以見人心矣。(三月二十四日民立報)

代表之道謝

送殯各員。分班行禮訖。即由克强先生立在靈前之西。向各員演說云。(宋先生不幸遭此奇禍。今日蒙各界團體及本黨黨員勞步親送。鄙人代表宋先生家屬道謝。惟宋先生未竟事業。想諸同志極願與聞。倘擬改

日開追悼大會。屆時仍望諸君到會。共表哀悼之意）云。當演說時。其禮堂周圍均護以軍隊。中央以二槍又作十字形。禁止閒人闖入。迨演說畢方始解開。

（同日新聞報）

（四）檢驗報告

▲公理不死人神共憤

被刺場所之訪問 宋先生被刺後。即有人往滬甯車站即宋先生遇刺各地點察看情形。並訪問站中人役。據

停車場
甲
五
四
三
二
一
乙
售票處
國会議員招待会室

站中酒排間之西崽言。當時刺客似不止一人。因上車前宋先生與議員諸君均聚談於國會議員招待室。其時曾有三人頻頻在室外窺探。迨宋先生出室。即見此三人中有二人退立於寞月站之西南隅水菓攤檯左近。其一人則站立於寞月站之中央。大約此即開槍行刺者。因據其所言。及是日同宋先生在車站之數言。其地位圖示於下。

(一)宋先生立處及中彈處

(二)黃克強等佇立處

(三)凶徒立處及行刺處

(四)宋先生中彈後退立處

(五)于右任吳鐵城等佇立處

(甲)驗票處

(乙)凶徒逃走之路線

(三月二十二日民立報)

被刺地點之覆勘 宋先生被刺後第二日。又有某君就地察看。將當時情形繪入圖中如下。

前面之鉄欄

各棧房招徠客人處 (庚)

水果攤

(戊) 月台右任與鉄柜在

(癸) 右面第一鉄柱之傍安有公用鉄椅二

申

(卯) 第一落弾處

(壬) 右面第二鉄柱後安有公用銅茶壺座

(辰) 左面第一鉄柱

(巳) 左面第二鉄柱

此面電燈泡子大光線足故看清

(午) 第三弾落處

此側身而逃

(寅) 丕先生受湯處

路子由側面至

拓黃陳宋 曲皇兄漁 生環第父

(辛) 廖仲凱

由手出

五步之遙

(子) 此鉄網門向分左右開是右開的左面

(丑) 掌在此地

辦(丁)室 | 售票室 | 接待國會議員處(乙) | 頭等客房及茶(丙)

原附說明云先是宋先生與送行諸人同在接待議員室談話及開車時至拓魯生黃克強陳策由（乙）正門出走至（辛）點等候宋先生與廖仲凱由（乙）之偏門入買票室乃由（子）點至（辛）點既至（辛）點五人乃並排行一拓二黃三陳四宋五廖克強後面尚有一茶房跟隨惟五人雖並行而宋先生之身則稍後半步許走至（寅）點兇手從（丑）點所放之第一槍已響但其聲甚微故同人方驚皇四望宋先生己由（寅）點走至（申）點靠住鐵椅稍爲一停急向（己）點剪票處是時于右任與吳鐵臣在（戌）點之月台上談話聞聲知變作乃急向（己）點剪票處奔適與宋先生遇宋先生呼曰我己中槍矣其時兇手見第一槍己中乃側身由（丑）點向（未）點逃走故嚇人之第二彈落於（卯）點第三彈落於（午）點記者觀察至（未）點處頗滋疑竇蓋此處是鐵欄雖茶點處之傍有一小門乃公司內之門並非普通出入之門何以兇手奔逃之至此而其迹遂杳耶

（三月二十二日民立報）

法律上之檢查

地方檢察廳於二十一日下午二時始得信即以人至車站檢查同行者爲檢察官危道濟錄事陶仲牧法醫王長春三人至站後卽與華站長袁某共同調查其考察所得有數點（一）兇手行刺時距離被刺者僅數步必其面目無多人認識（二）以素不相識之人行此極殘忍之事必非宿怨私仇（三）刺客一槍後卽匍匐於地再左右連放兩槍以拒捕者必係行刺之老手（四）就行刺時情形刺客舉止甚是從容其旁必尚有同黨（五）刺客行刺後尚携其手槍以逃不畏累贅必其附近有機關部或接應之人以上數點觀察可決其爲人買通行刺故就其性質而論破案獲兇或非難事也又同袁站長當時是否有巡警在袁答云事出後卽通電話至閘北警局乃該局答稱非其權力所及繼又通電至總巡捕房至二十分鐘後督派包探至站

（三月二十一日民立報）

檢察廳檢驗報告

二十二日午後一時後上海地方檢察官王言綸同錄事黃君譯員將君及檢驗吏前至

醫院又王長春君等亦繼乎驗視一過又赴西醫克爾品處取醫生之傷證書一通譯錄如下驗傷證書譯文曰余與宋教仁君初次晤面在上海滬寧車站醫院中。時在三月二十號晚間十一點十五分見宋君所穿衣服渾是血汚乃由於受一極重槍傷槍彈所經過者係從腰部脊背之左洞穿腰背余檢其受傷處乃在脊骨並右腹之前部當用解剖法治之。將前腹部稍稍剖開。檢出槍彈時余及其友人均在一室之中次晨宋君之傷狀據余所見及其他醫生均以為十分危險因其肚腹及腸均已損壞。除非將腸上之洞補全恐將不治況伊小便血液不止更為最危險之事至三月二十一號下午二時余往覆治將伊腸上之洞縫好然宋君仍復呼痛不絕漸即身死時在三月二十二號黎明五時。總之宋君身體素來強健過人可決其別無他病。惟係因受槍彈傷及小腹及大腸而死又驗視所中之槍彈乃由後面平側經過腰際方達腹部此種槍彈乃係極新式之手槍所發者此驗傷證書係給與閘北檢察廳醫生克爾品具。

（三月二十四日民立報）

各方面之輿論

宋先生被刺後上海全市為之震駭羣情憤慨。午前午後奔至滬寧鐵路醫院問訊者踵趾相接共約四五百人三層樓下客室無不現一種愛慕之色此皆與宋先生素相親從者也此外識與不識聞此惡耗。亦無不為之扼腕而對於此事之小論則無不以刺客為受人指使而來灼然共見其議論中約略可分為數派有一派謂發生於黨爭者國民黨於議院既占優勝又主張政黨內閣。權利關係。遂有他黨生出嫉妒之感想致產出此兇殘之手段者。有一派謂議員有定昨晚北行者因宋先生被刺立即至車站船埠取回其行李。視宋先生傷勢如何以確定其趣旨者。有一派謂此係宗社黨所指使者又有一派謂此意外事。與總統問題極有關係者又有一派謂宋先生係極有力之政治家其北行之職志在調和南北。反對黨之加害宋先生者。正以害民國自此南北統一之希望。益陷於渺茫之境者。

又有一派謂國民黨失一宋敎仁。將有百宋敎仁出。前仆後起。以從事於建設事業。經此一打擊。國民黨或可益加振作。且打消其從前之暮氣者云云。

（三月二十三日民立報）

（五）凶犯偵緝

▲宋先生在天之靈

凶犯之名姓　自宋先生被刺後。各界皆極注意於緝兇一事。至二十三日晚十二時三十分。湖北路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家。大開筵宴。正與高彩烈之時。突有英捕房總巡卜君及多數探夥排闥直入。獲一應夔丞以去。二十四日又在應家獲一武士英。此大快人心之事也。按宋先生被刺次日。已有確切報告於國民黨。謂係武士英所爲。又各方面偵查。知與應有關。故宋先生臨終之際。彌留未絕。于右任在旁大呼「鈍初。此事兇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而宋先生亦遂氣絕矣。

應桂馨之就縛　宋先生出殯後。人心尤憤。無不負緝兇責任。前晚由國民黨某君偕售賣古董字畫之河南人王阿法。向卜總巡報稱。一星期前因售字畫至小西門外應桂馨處。應出一照片。云謀辦照上之人。如能辦到。願酬洋一千元。我因無此能力。未曾允許。當將照片交還。今見各報所登宋敎仁之照。付與所看之照片相同。特來報告。卜總巡乃親率五十號西探總目安姆斯脫郎。協同一百三十六號西探等。至迎春坊李妓處。將應拘獲。帶回收押。二十四日值公共公堂西節停訊之期。祇以案情重大。故由卜總巡稟請英副領事翰學德君。於午後二時半蒞廨。會同襄讞聶榕卿君。特開特別公堂研訊。先由捕房代表侃克律師上堂譯述。見證王阿法自投捕房報告情形。並稱尚有法捕房在被告應

桂馨家內拘獲武士英一名。業已供認。殊與被告大有關緊語畢。即令見證王阿法上堂。由倪律師詰問。據供稱房居打狗橋。售賣古董字畫度日。因兜售字畫。曾往應桂馨處二次。大約在一禮拜之前。在伊處時伊取出照片一張。據云欲辦此人。如能辦到。願酬洋一千元。我未允。當將照片交還。照片究係何人。我不認識。照片上亦未書明姓名。至被暗殺之宋教仁。我亦不認識。昨日始在報上看見所印照片。供至此。倪律師又詰問報上所印照片。與應桂馨與爾所看之照片。是否相像。王供稱約略相似。倪律師復詰稱爾既至應處二次。伊與照片爾看。欲辦照上之人。是否第一去去。或是第二次。王稱在第二次。此後我即未曾去過。訊至此。堂上即令應桂馨自王阿法盤詰。應遵諭向王詰稱爾至我處兜售字畫。第一次究在何時。第二次與第一次相隔幾天。王答稱第一次約有十天。第二次距離第一次大約三天。應復稱爾來兜售之字畫。是何種字畫。畫係何人手筆。所畫抑是山水。還是人物。抑是松竹。王答稱所售乃係手卷。爲仇英石所繪。乃係山水。亦有人物松竹。應即向堂上聲稱。請堂上注意。仇英石乃中國畫家名人。然所畫祇人物。從無山水。至松竹更非所長。今王所供如是。請爲注意。旋復向王詰稱此畫爾從何處得來。王答稱從在東清鐵路之覺魯生處得來。應又向堂上聲稱東清鐵路乃拓魯生。今王所供姓名不清。應請堂上注意。又向王詰稱爾第二次至我處所說甚話。王答稱第二次至你處。因你不在。沒有會面。以後亦未會晤。應即向堂上聲稱。頃間捕房律師向詰時。云第二次至我處。伊看照片。欲辦一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處未曾會面。此種供詞。應請堂上注意。並請將頃間捕房向王所問供詞宣讀。我亦無別語。向王詰問。供畢。孫襄讞即向王阿法詰稱。爾與被告何時認識。被告與爾看照片。欲謀一人。究在何時。是否即係兜售手卷之日。王供與被告在一月前。由友人前在漢口爲洋行買辦之吳乃文介紹。始與相識。與我看照。祇說明辦一人。並未言明謀殺。大約離今日已有半月。即係兜售手卷之日。堂上即飭令退去。復據安娼脫郎上堂。稟述王至捕房報告後。先至小

西門外二百二十八號門牌被告家中。繼復設法得將被告拘入捕房。情形。亟覆覈核供。以王前後所供情節。略有不符。且尙有見證未齊。因即商之英領翰君。判應帶回捕房。候查明下禮拜一傳齊見證再訊。王阿法著交保候質。

武士英之投網

應夔丞旣獲。隨即抄其家屋。凡來訪者皆被拘留。派巡捕多人。與其眷屬異室看守。來客中逐一審認。見有一短身著新服者。乃特別注意。疑爲眞兇。一面派人至滬寗車站。覓得當時曾見兇手面目一者人。至及寓六野旅館者。帶至應家。認明短身者。果爲手刺宋先生之兇手。乃捕之。此兇手姓武名士英。字玉生。山西人。毫無知識。其刺宋先生也。得應一千元。應與以照片。使之刺宋先生。武貪財爲之。究亦不知宋爲何許人。武就捕後。一一供認不諱。親自簽字。武在六野旅館所托買之花瓶。亦發現於應夔丞家。武之所以就捕者。以同妓女胡翡雲至應家。雙雙從信。遂不能走脫。胡翡雲亦被拘留。殆亦宋先生在天之英靈。有以使兇犯投網乎。

偵探時之線索

就我人偵探。得兩線索。(一)爲獲應之張本。(二)爲獲武之張本。先是有同寓於寶善街六野旅館者。武士英以售花瓶爲名。亦寓於此。旅客見其舉止可疑。且宋先生被刺後。武某翌晨即算清旅費。乘黃包車至西門去。某君以事適巧合。即報告於國民黨。國民黨得此信息。以證兇手身裁短小精悍。遂知己得頭緒。乃分道偵緝。此爲一線索。又一線索爲鄧某與王某平日談話。鄧爲張君之保倌。爲其主人言此事之眞相。張君以告於國民黨。因而得之者。初鄧某有一友王某者。以賣字畫爲生。嘗至應家。一日應夔丞(即桂馨)謂王某曰。吾欲殺一人。汝能爲之否。王曰。不能。應又曰。汝爲河南人。汝同鄉中必有能手。可爲吾覓之。王曰。是或可謀。惟欲殺者。究爲何人。應乃以商務印書館所印宋先生小照之明信片。剪去四周。以示王某。曰。此人。王某亦不識。歸乃商之鄧某。鄧初在東三省曾爲馬賊。力能敵數十人。鄧允之。王乃引鄧某至應夔丞家。適聽他出未晤面。至晚。鄧見王某。悔前諾。謂吾客處他鄉。且不知其所欲殺者何人。

吾安能無故殺人以召罪戾。王亦不能尋人卻應。此中談話。適爲鄧某之主人張君所聞。故爾洩漏也。

偵探時之經過

此次破獲兇犯。爲時甚速。憶自宋先生被刺之次日。(二十一日)五馬路六野旅館。即發現極可疑之旅客。十四號室中有山西人武士英。自稱爲滇省之管帶。但其生計極蕭索。時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資。面目絕兇惡。身材短小。二十日午前。忽有一馮姓及其餘三四人來與之作附耳語。此姓馮者。自稱光復軍二營營長。繼調查係當過光復軍軍需長。此數人來後。武士英即有喜色。其時住其鄰室者。爲某客。武即向借車資。某因其日夕相見也。不能卻。與之小洋一角。武云。不够。將至西門路甚遠也。某遂與以小洋三角。晚八時許。武即回棧。則已易新鮮西裝。急尋某出手中鈔票示之。約數十元。曰我今已有錢。隨取出一元還某。某驚曰。何必許多。武即答曰。我事成。尚有千元。語畢。即出門去。同棧者方怪其有神經病。及次日宋先生被刺信傳播。而同居者乃注意其人。急詢此人行蹤。則知二十夜並未回棧。並於二十一日之早七時許。曾來棧結付店賬。是其破碎皮夾。匆匆去矣。此一極可疑之旅客。不謂二十四日乃於應桂馨家獲之。噫異矣。

英總巡之協緝

國民黨得種種報告。派員於二十二晚十二時。令鄧引王某至鄧之寓所。迫王某登車。送至某公司。由某洋行大班覓得包探頭目二人。在旁令王某說出原委。蓋是時鄧某尚疑爲王某所爲。雖一至應家。然並不知其名姓。斯時王某乃說出應夔丞。曾令其覓人。並未允所請。此次實未與聞。國民黨某君乃取出照片多張。令王辨認。孰爲應某所欲被者。王乃指出宋先生之照片。衆知決非虛誣。乃偕告卜總巡。要求其捕獲兇手。總巡初尚不允。後因證據已確鑿。總巡始允捕人。率探捕與國民黨員某君同往。

金迷紙醉中之霹靂

先是國民黨特派員某君出外偵察。知應夔丞近常在妓女胡翡雲家吸食鴉片。乃由

總巡率領巡捕多名至其處。先向胡翡雲家詢問。胡謂應未到該處。現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係蔡爾卿所請者。密訪不得。乃復由總巡領巡捕至迎春坊先將該四弄弄口俱派人把守。以防逃竄。國民黨特派員入內上樓問應君燮丞在座否。應答曰我在。某君曰樓下有人與君會話。應乃匆匆隨某君下樓至門首。即被捕。總巡曰去去去。應面色已如死灰矣。

（以上三月二十五日民立報）

英捕房之注意 宋鈍初先生被刺一案。因得見證王阿法之報告。已將要犯應桂馨拘押英總巡捕房。惟其口才甚辨且工趨避。并有律師爲之辯護。辦理洵非易易。以故卜總巡深爲注意。特飭西總探目安姆斯脫郎。密遣幹探再往出事地點。及應桂馨武士英連日行蹤所到之處。詳細調查。並由刑事檢查員侃克律師。商請法捕房迅將起獲應之文件要據。加意檢查。俾得主動確憑。以免狡展云。

又聞總巡卜羅斯君以年來租界迭出暗殺如方雲卿金琴孫等各案。雖經嚴密偵緝。迄未破獲正兇。惟此次宋教仁先生被害一案所有正兇武士英及主使應桂馨既經破獲。則前案亦應注意。是以卜君連日派探向應詳詢顚末。以資研究云。

審判官之注意 自應武諸人獲案後。日來紛說不一。至主使行刺宋君之函件。爲捕房搜得。據捕房報告最有關係者有二函。其一係招應北上密謀情事。其一招應回申。後來函詢行刺情形。此二函刻均在捕房中。惟應武兩犯。一押英捕房。一押法捕房。星期一提訊之手續。據程都督意。由法捕房將武提至公共會審公堂會訊。昨由陳交涉使已向法領事商議。一切刻承辦是案之英美法三國駐滬人員。頗爲認眞。因西人對於人道主義保障甚嚴。上海連出暗殺案。從未破獲。此次若不嚴法懲治。旅滬人士人人自危。故將證據由捕房檢出。臨審時驗看。並擬先將應武兩犯細訊主使

之人一併設法捕究也。

應桂馨之律師

應桂馨入捕房後。乃大施運動到處造謠。且已延定律師羅禮士為其辯護。據上海新聞社送稿。謂羅於前日午後三時赴總巡捕房。由卜總巡飭捕提應至寫字間詳細探問。應云平日與宋教仁毫無嫌隙。並無唆使行刺。亦無暗殺政客思想。宋教仁為何人行刺。均屬不知。余入國民黨多年(國民黨幾有幾年國民黨認你否)與宋同黨。自前日得宋被刺之耗。嗟嘆不已。彼時由醫院扶柩至湖南會館。余亦執紼致送。至販古董人出為證人。更屬不合。余買字畫。果曾有之。至王阿發等平素均不往來。亦不認識。如果心存行刺。此等機密事。豈肯洩漏於人。而武士英更不知為何許人也。羅君問你家中被捕房收拾之文件內有無關於此案之證據。答曰無之。民立報原按捕房連日在文元坊應桂馨家搜查證據。凡有關係者均解之捕房。聞解捕房者已有兩箱。如果無關係者。捕房何必解回。此中關鍵。惟有法律為準繩。且證據確鑿之案。亦決不能以遊移倘忽之詞以欺律師也。又聞應桂馨所延律師。除羅禮士外。尚有高易瓊司愛立司共計四人之多云。

未開審前之情形

昨日午後二點三十分鐘。為中西官鞫訊刺宋案之期。觀客於一點時連袂而來。迨鐘未鳴二下。數已逾五六百人。尚接踵而至。卜總巡當即飭西探攜槍將大門把守。不放閒人在內。初中西官傳命廨役預備特別公堂。祇可容二三十人。繼又命預備樓下大公堂。觀客等即擁候公堂左右。並有西探佩手槍。印捕荷馬槍在堂照料。約二點時。忽有廨役數名將堂中之律師桌椅搬出。至是觀客始知審案在樓上。一時秩序大亂。紛紛奪門尋梯上樓。不料樓上各門皆有西捕把守。不准上樓。二點四十五分始開堂。西探頭目亞姆斯德即放觀客四五十人上樓。秩序又大亂。擁擠揎碎玻璃破去數塊。

開審時之情形 堂中審判官爲關君絅之。英副領事康君。上海地方審判廳長黃君涵之。楊譯員潤之四人。原被告律師左右據案而坐。應桂馨與被告律師繙譯某少年同。至有西探三人。在應之座後擁衛。應時穿芝蔴呢西裝。未戴白領。椅旁有綠色大衣一襲。桌上有綠呢西式小帽。足穿黃皮鞋。頭髮係左右平分。梳刷光滑。見相識者。仍點頭作笑容也。

（四月一日時報）

應桂馨之態度 應桂馨自捕獲後。爲渠運動之人甚夥。毫無畏法之態。昨午後二時由卜總巡飭西捕提至寫字間。裝用洋拷。用西探四人。乘三百三十六號汽車。解送到堂。應身穿外國大衣。到堂後因愛律師要求改期研訊。應與武士英兩人。均未開口云。

武士英之態度 行兇犯武士英。自獲案後。已供認實行刺死宋教仁者。法捕房對於此案。因武實要犯。防閑甚嚴。英領因應桂馨口供狡猾。欲得是案發生之眞相。須武提解英美公堂。遂將此意商諸法領。甚以爲然。即於昨午後二時一刻。由法捕房派西捕五人。乘坐汽車。送武到堂。武身穿元色花緞對襟馬褂。灰色羊皮袍。頭戴狐皮小帽。由兩西探用左右手拷攜下汽車。疾馳上樓。毫無懼色。在樓上候訊。復對人言「我生平未曾坐過汽車。此次因此案而坐公司車也。是一樂」云云。

觀審者之憤慨 自此案發生後。兇犯武士英。雖已供認。尚未定讞。而尤須得應桂馨之口供。然後知發生是案之眞相。以故昨日自上午九時起。中外人至公堂觀審者。擁擠異常。下午中西官初擬在樓下提訊。嗣因觀者過多。於午後二時忽改樓上會訊。初時西捕取締觀者甚嚴。除印捕及中西官之外。其餘中外新聞記者及觀審人。均不准上樓。開審前。由總巡捕房捕頭在梯上招呼各人上樓。遂相繼前往者。有百數十人。其餘在樓下聽候者。有二千餘人之多云。

（以上四月一日民立報）

(六)搜查證據

▲此中大有人在

奇怪之信件及其觀察　宋先生未去世時滬寧鐵路醫院忽得一奇誕之郵信自本埠寄發者。其信封信紙皆爲上等洋紙。信內用紅色墨水書寫信封墨水則爲黑色皆以鋼筆書寫信外署名爲『鐵民自本支部發』信內全文如下：

鈍初先生足下。鄙人自湘而漢而滬、一路歡送某君赴黃泉國大統領任。昨夜正欲與某君握別贈以衛生丸數粒以作紀念。不意誤贈與君實在對不起了。雖然君從此亦得享千古之幸福了。因某君尚未赴新任本會同人昨夜曾以鉅金運動選舉。選舉結果。則君最占優勝、每票全額五千元、故同人等請君先行代理黃泉國大統領俟某君到任後自當推舉你任總理。肅此恭祝榮禧並頌千古救國協會代表鐵民啟

按陳交涉使致袁總統電中已將此函所陳節要敘入。惟以記者之意測之、則有可見者數事。一足以證明此次暗殺純爲政治關係而與私怨無關。二此函是否即行刺者所寄。或係其同黨爲之、雖並遽斷、然必與凶犯有密切關係可見該凶犯異常膽大、其布置亦難常整暇、故能於行凶後之第二日、發寄此種滑稽之函件、三此案兇犯必不止一人或該凶手仍匿迹租界內外、或行凶者已遠颺、而凶同黨故爲此以淆亂人心、皆未可定、然足見租界內外之警務實其常廢弛。四至其函內（誤贈）云云則全係亂人耳目之計。蓋綜觀異刺時情形。並證以前此風說、該兇手實全神觀定

犯先生。冀圖一逞。且犯先生軀幹高領。在人羣中極易辨別。昨日大陸報亦斷定其行非誤中。該兇手故作此語。或藉以恫嚇某君使勿復爲政治上之競爭。此愈足以證明其暗殺目的之所在。而實際上必非誤中。不可被其瞞過。　五觀其所用信紙及墨水。其生話程度必非低下之人。總之此種函件實爲偵探好材料也。　（三月二十四日民立報）

應桂馨家屋之查抄　應就擒後。先押至捕房一夜。天明後押應與丞至其家查抄。應家住新北門外文元坊。門首有一長而大之牌。上書江蘇巡查長公署數字。餘一牌爲中華民國共進會機關部。蓋應亦爲共進會會長。共進會則從前之哥老會改組者也。既至應家。分派巡捕多人。先行把守。入內檢查。有二室最爲緊要。查出公文信件甚多。只將信面略閱過。至其中作何語。則未及細閱。由法總巡封完。担負保存責任。尙有一鐵箱未啟。其餘均存法總巡處。

（三月二十五日民立報）

應桂馨家屋之搜查　二十五日下午四時。法捕房捕頭藍君帶同譯員趙振生偕國民黨一人。並西探三名華捕四名。續至拱宸門外文元坊北弄第二號應桂馨住宅入內搜查。應之門首懸有牌子三扇。一爲中華民國共進會機關部。一爲江蘇駐滬巡查長公署。一爲文滙公司經租房。入門後即派華捕兩名安捕兩名駐守大門。禁止閒人出入。藍君等入內僅搜查房屋兩間。所得公文憑據甚多。後抽出紅皮箱一只。上有長春棧封條。命帶回捕房。並抄得極要之證物。則六響手槍一把。是也。該槍內尚存子彈三枚。未曾放出。當日車站前後共出三彈。拆驗其中之槍彈。則與宋君所受之子彈同式。此其最要之證據矣。

應桂馨住宅房屋寬廠。計有樓房五幢。廂房兩幢。裝潢華麗。是日所搜僅及兩間。則餘俟今日再行搜查。其家人口甚多。法捕房搜查畢。即將其家之男婦一千人均情入捕房。中有一美婦人。頭戴瓜皮帽。身穿靑種羊皮袍西緞馬褂。效男子

裝束者殆即胡瑞雲也。連來客共計有二十六名。將來俟審訊後。分別拘留釋放。（三月二十六日民立報）

第三次之搜查證物

二十六日下午兩點三十分鐘。英捕房卜總巡諭飭西探頭目安姆斯脫郎帶同西探至法捕房向捕頭監維蔼君聲請會同至應桂馨家第三次搜檢証物。監君諾之。即偕同譯員趙振生西捕二名華探四名至應處。又搜出手槍一支。子彈兩對。約十餘粒。暨共進會薄據數本。曾有入會人名登載。秘密收藏者。亦爲案中要緊證據。由應在捕房供認指出前往吊取者也。

洪吉里之搜查

二十日午前曾有一馮姓與武士英耳語。此馮姓者。自稱光復軍二營營長。繼調查係當過光復軍軍需長。現查得馮姓居北四川路洪吉里四百二十四號。經派人偵緝。而人已逃去。惟屋內頗留有文件。並開馮號玉山。又名鄂鈞。廣東順德縣人。所居係寄寓人家之樓上。其人奸滑異恒。前曾在京某衙門當差。後因不知何事流離滬上。上海光復時。曾充當光復軍軍需長。自去夏退伍後。無所事事。本月初以言在愛理司洋行供職。以後手頭略爲寬綽。宋先生被刺後一二日間。曾謂其搭廣利船返粵。又自二十四晚外出後未歸。是否赴粵。誠不可知。其妻某氏亦粵產。聞係某京官之逃妾。去冬回粵。迄今未返。現在與馮同居者。乃一不知來歷之姘婦。二十六日搜查時。姘婦先言此地無姓馮者。繼則張皇失措。惟其文件中實有可疑之證據在也。

查搜證據時之程德全

程都督以行刺兇犯武士英。主使兇犯應夔丞。現既獲案。應於開審時切實深究。應夔丞使人行刺。同謀者究有若干人。此案若不窮究。非獨死者含冤於九泉。且生者人人自危。實於國事前途大有妨害。惟應夔丞乃係奸猾險惡之徒。家貧頗厚。業已延請多數律師爲其辯護。應於開庭研訊之時。格外注意。切勿被其诿卸。因特令飭關[illegible]二專員及檢察廳陳廳長等。屆時澈底研鞫。務得確情。按律嚴辦。報候核明辦理云云

又聞程都督之意。以此次在應夔丞家內查搜証據。所有檢獲之共進會入會各人簽名薄據。係與犯案無涉。免予牽連。如有關於此案信函證據者、應即檢核。以爲法律準繩云。

主婈行刺首犯應夔丞係共進會會長。自英法捕房緝獲之後。該會中人皆無知識。日來百般計議。咸欲代應設法卸罪。以致外間謠言紛起。茲爲蘇都督訪聞。深恐無知愚民。誤聽謠言。搖動居民。轉致人心惶惑。因於二十七號在蘇水師會晌之時。面諭各水師統領迅即通告商民。切勿誤聽謠言。致生惶恐。一面令警務各防兵加意防範。以防匪類乘間蠢動令。

程都督本預約於二十六日會同英法捕房捕頭及國民黨重要人。同至電報局閱看關於此案之緊要秘密電報各底。隨即簽字蓋印。令電局保存。乃二十六日下午英總巡卜羅斯君法總巡藍君及陳英士諸君均到電報局照辦。惟程都督臨時未到。

捕房注意罪犯證物

總巡捕客在應桂馨家所獲之緊要文件、均存卜總巡之辦公室內。卜君以此項文件關繫重大。亟應嚴密防範。除將室門鑰匙隨身收藏外。無論何人一概不准擅入。並於每晚特派印捕一名。荷槍徹夜看守。以昭鄭重。甚至平時每日清晨例由出店先行入室收拾者。現亦須俟卜君於九時蒞止後。親自啟鎖。始可入內洒掃。此可見卜總巡對於此案證據非常慎重矣。

（三月二十六日民立報）

證據中之洪述祖

應桂馨家中所得證據甚多。而最關緊要者。則暗殺案發現之電信是也。其關於此案之電報各信。無非應桂馨與洪述記之件。故洪述記遂爲此案之要犯。事前洪述記有一快信致應桂馨者。尙東部局洪晉在津電請扣留此信。亦被搜獲。洪述祖即洪蔭芝。其人兇惡陰險之劣迹。通國皆知。下節詳述之

(七) 兇徒醜迹記

▲養癰成患

▲虎兕出於柙

(甲) 應桂馨

三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報云。應桂馨字變丞、年四十九歲、浙江甯波人、住上海法租界徐家滙路二十號、其人向不安分。昔年庇護著名流氓范高頭者。即係此人。光復之際。滬軍都督府曾利用之爲間諜科科長。以爲羈縻之計。尋至南京總統府充庶務員。因浪用公欵被逐。南北統一後。入京運動。聞總統府任之。爲長江偵探科長。近來又組織一共進會。專事勾結從前之會匪。舉動極其冒昧。曾經江蘇程都督查辦。其黨羽甚多、揮霍甚豪。其金錢由來。不知所自云。

同日民立報云共進會會長。應桂馨。前在滬開設祥園煙館。與淫伶李春來。開桂仙戲園。嗣與范高頭聯絡一起。范敗應不能居滬。遂逃至蘇州。捐一候補縣。得茶賠子。提携當一簾金差使。又因贓敗不容於蘇。後逃河內改省候補。再被參革。回至上海。當廣州之役後。在歌舞台編演廣州血新劇。武昌起義。應在滬四處偵探報告事件於同盟會人。因是上海都督府成立。而應得爲諜報科長。後聲名狼藉。知爲陳英士君所覺。南京政府成立。遂至寗自居爲衛隊司令。後陳君致函中山。謂此人殊不可靠。遂令至下關兵站。後又撤差。自此與新黨日離日遠。乃又回滬。走杭組織共進會。聯絡青紅幫。往來滬漢之間。湖北兵鬨。應亦在內。爲黎所知。將殺之。程德全電保。並電北京。謂應聯絡青紅幫有功。遂獲赦免。並有立功贖罪之語。後不知如何運動。爲湖北偵探隊長。又忽有江蘇巡查長之名目。前兩月曾至北京一次。昨日被獲。前曾對人

言。將去南京。行李已收拾停妥。其家住拱宸門外文元坊。尚有老父。名闇生。人極忠厚。不謂有此不肖子。去年父因應在外招搖。已遷回甯波鄉間矣。

二十六日民立報云。前報紀羅良鑑。曾告人言。程德全委應差。係陳英士君保薦。而陳君。以並無保舉情事。上海新聞社員。曾往黃公館。晤陳英士君。據陳君面述。應桂馨最近之歷史。特錄如下　陳君云。應之父名文生。稍有家產。在數年前。以銀五萬元。交其子應桂馨辦理學堂。應即在甬特建校舍。規模甚爲宏廠。學生有二百餘人。迨後仗勢欺人。爲衆不服。控將該校發封。應亦避捕出亡。學生不願解散。在滬分發傳單。余(君自稱)友姜姓者。在彼担任敎務。余聞此事。以鄉間創辦如此學校。頗非易事。如經辦不得其人。可另行公舉。遂親自赴甬。與應之鄰人。及學務員接洽。並調查實況。應係大族。計有三千餘人。最老有四十三房。與各房談論。多數允洽。遂返申。至文元坊訪文生。時與乃父。初次見面。與應尚未一晤。後因應所管文元坊之房屋甚夥。余在滬組織革命機關。如有機密事件。借彼房屋住宿。昔于右任君。鼓吹革命。爲英租界逐出時。亦曾借居其屋。與應文生相識。武昌起義。後應即以關於革命事。來機關部報告。以致上海光復後。即以諜報科長相委。迨後孫中山先生。未任總統之前。在申。由滬都督府招待。一切即派諜報庶務二科。每日前往照料。孫往南京。即在滬組織衛隊。護送到任。初時以爲到甯。即返。後孫先生。即以衛隊司介相委。繼庶務長繆姓事出。即任庶務事。應辦菜每席開支銀五元。後減至一元。菜與五元相等。遂知其弊。即斥革。到申後組織共進會。當時余亦爲之贊助。因青紅諸帮。革命出力不少。以黑暗之境。導入光明。取名共進。亦此主義。後余往北京。袁大總統。在余前談及該會。時常鬧事。屬南返時。便中調查。後過南京。程都督亦談及共進會事。余以該會當初組織之主張。固屬純正。近乃大反本旨。相對。余到申後。與應亦不相往來。一日。應忽來電話。謂由洪述祖介紹。到寗見都督等情。應恐有意外事。不敢往。由余致電都督。請

仿應。將共進會內容。切實整頓。後程都督復電云。已與應面議。取締之策。越數日應由甯來電。謂已得巡查差。可見余並非保薦也。

二十七日中華民報再紀應桂馨之歷史云。應桂馨。即應夔丞。浙之寧波人也。豐於財。桂馨性揮霍。好結納。家資耗去十餘萬。在上海開設桂仙茶園。爲生活。所有浙江及太湖亡命之徒。多樂就之。蓋應不吝接濟。若輩也。庚子年。唐才常。謀在長江起義。由張堯卿。介紹與應相結識。蓋有以利用之也。唐事敗。應在上海。設秘密公司。專與日本人往來。凡東三省馬賊。長江鹽梟。購買軍火。咸由公司經手。歷年所獲不貲。與江浙各會黨交。益深。旋爲太湖幇擁爲排五。首黨。所得不義之財。咸以奉獻。所謂吃欄把飯是也。旋捐知縣。到江蘇候補。長於語言。委充巡警局緝捕差。使屢作引線。拿捕革黨。旋有人舉發。以應爲太湖幇頭目。因之被逐。仍回滬上。前年革命事起。陳英士利用。應率其黨徒。攻製造局。上海光復。陳派沈翔雲。爲都督府間諜科長。以應副之。當時南北未統一時。陳利用其耳目靈通。上海情形熟悉。能以偵探一切。外間以應爲同盟會者。非也。蓋應之爲人。毫無宗旨。更無政治思想。種族思想。其唯一之目的。金錢而已。滿解予以金錢。彼即捕革命黨。民軍。予以金錢。彼即攻製造局。無所謂同盟會。更無所謂陳英士之心腹也。陳滬軍都督取消。應亦賦閒。遂組織暗殺隊。日以郵函恫喝當道。政府知其故也。頗欲收拾之。遂由洪某赴滬。與之訂明條約。使之投誠。洪在滬勾留四星期。始辦理妥貼。同應來京。住居金台旅館。得謁見大總統。由政府令其更名夔丞。予以稽查長之官銜。部勒其黨徒。作長江一帶偵探。先給開辦費。五萬元。後給月俸一千元。應始欣然投誠。於陰曆十二月念三日出京。留其黨朱某在京。接洽一切。仍住金台旅館。此應過去之歷史如此。

三十日民國新聞載應桂馨歷史考正云。應桂馨之歷史。傳者甚多。其如事雜言龐。大都參差失實。茲得知底蘊者面述

其詳。以存眞相。　應變承一名秉鈞。初字賛輿。後改桂馨。世籍浙之寧波鎭海縣。中西文略窺門徑。操英語。亦頗圓熟。外觀甚壯。尤擅應酬。故或初遇。於交際之場。輙有慨服其爲人才。幹練者。其實腦經昏瞶。行不軌正。無論何事。鮮克善終。其父應文生。向業石工。二十餘年前。在本埠西門外。開設石作。絕無聲息。嗣販地皮。忽逢機會。時値張南皮署督兩江。因須籌還德商軍械欵項。慨徇知府許口口之請。在滬創設清丈灘地局。許爲總辦。民地如無單契。概作漲灘。一律清丈。召變充公。文生得間而入。串同局差。劣保承買。充公地畝。轉販洋商。以賤易貴。大發其財。鄉民之被累控縣。案如束筍。時上海縣。爲江西黃口口。文生恐干追究。即以萬金爲贄。令子桂馨。拜黃門下。（俗稱乾兒子。）由是爲所欲爲。此中所獲。不下數十萬金。大輿土木。頤作富翁。現在文元坊住宅。亦即當時所建。桂馨更籍餘蔭。闊賭狂嫖。先納妓女翁梅倩爲妾。（即老妓一樹梅花館。現唱髦兒戲者。）繼爲雛伶小喜鳳。（花旦。）贈身翁妓。旋即下堂。琵琶再抱。桂馨復爲該伶。特在大新街。創設桂仙戲館。嗣因串浮戲。捕房以其違章。飭傳桂馨。解廨究罰。詎至讞員堂訊。桂馨大肆咆哮。自稱籌賑安徽委員。竟將所刊木戳。擲諸公案。讞員怒其藐玩。立稟滬道。飭送上海縣。發交捕廳看管。詎被乘夜穴壁而逃。戲館亦遂閉歇。盤與李春來接開。改牌春仙。（並非應李合開。）桂馨則挈小喜鳳。潛游外埠。逾年始返。然已嗜好深沾。日至望平街祥園烟館。（即山東路現開申報館地址。）作烟霞供養。該烟館著名地販混名綠夜壺之陸頤和所創。滬北各大地販。均有附股。而與桂馨交尤莫逆。時適滬南伏法巨棍范高頭。因藉關道總書口口之力。得充江海南關一號巡船目。暗集羽黨。自置小輪。包運洋紗。載往內地。銷售專偸關稅。獲利甚巨。應陸與通聲氣。大爲沾潤。致遭反對黨。錢口口（即錢觀毛毛）所忌。遂以應陸通匪滋詐等詞。指控捕房。並逮公廨。管押二月有餘。迭訊二十餘堂。始獲交保暫釋。嗣因范棍又釀命案脫逃。逢案致復吃緊。應陸遂亦同時遠避。保人受累。案關多時。桂馨忽又一躍而入官界。竟就山東振捐。照例加捐。居

然一滿天飛之候補知縣。逢迎顯要。投效於江蘇督練公所總辦候補道袁口口之門。藉作進身之計。時有浙西顧某充報館主筆。著有開辦印刷局章程全部。（略仿印花稅辦法。）桂馨一見。居爲奇貨。遂於卷首。添列已名。顧亦納貲爲合相偕到省。即將章程上諸當道。時蘇撫爲陳夔龍。藩司陳伯平。臬司朱家寶。僉爲擊節稱賞。並由袁道爲之揄揚。竟獲批准。設局開辦。命名曰。江蘇官辦印刷局。札委顧爲坐辦。並非奮金差使。）先撥官欵銀五千兩。爲開辦費。官運亨通。風頭出足。不料桂馨領欵後。局務置諸腦後。日惟沉湎於倉橋頭花柳之間。繼出身價洋千四百元。納一男裝冶婢。（名老四。）爲妾。選舞徵歌。昏天黑地。區區五千金。轉瞬花消盡淨。當道正在詰查。復爲上海捕房訪悉。指爲逃犯。稟請公廨轉詳省憲。移提歸案。顧恐貽累。遂與絕交。老四又因吃醋紛爭。吞烟殞命。楚歌四面。無地容身。桂馨遂復走。三十六着中上着。匿跡年餘。復尋門路。竟自改省河南。隨班聽鼓。其時豫省風氣尚未大開。大吏以其久居海上。且通洋務。遂亦另眼相看。歷委要差。又肆招搖。致爲同僚所嫉。搜羅其蘇滬劣迹。指名攻訐。遂掛彈章。不得已遄返甯紹原籍。家居未久。復以興學爲由。强佔族祠公產。致動同族公憤。羣起而攻。喪氣垂頭。重還滬北。時適革命萌芽。奔走運動。乘間投身入黨。頗獻殷勤。光復時得充滬軍政府諜報科科長。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大總統孫中山先生由滬赴寧就職。桂馨以科長資格隨護衛軍隊之後。附驥而馳。嗣適總統府庶務長因事離職。暫由桂馨代理。竟復擅作威福。與人忿爭。遽擬開槍轟擊。經人力勸始已。府中人遂爲設法善遣。調充下關兵站長。使不久亦即解職。時滬軍府亦已改編。取消諜報科。另組偵探隊。桂馨遂無所事事。招集長江上下游青紅公口三幫。組織共進會。自稱大字輩。（大字係幫中行列。大字之上係禮字。現存者無多。大字之下係通字。人數最衆。）略墊開辦費。得充會長。迨鄂省兵變。桂馨又列罪魁。貨經黎副總統通電拏獲即正法。後幸多方運動。得由程都督爲之轉圜。註銷通緝。並委爲江蘇全省巡查長。仍野性難馴。居心叵測。覺復去

持暗殺戕害偉人。是眞怙惡不悛。死難蔽辜者矣。以上所叙各節。莫不信而有徵。此外劣迹尙多。因舉瑣碎。故不贅錄。

同日又載應桂馨遺事云。應桂馨前充滬軍都督諜報科長。倚勢招搖。種種劣跡。早已昭著人目。詎意於浙江平湖縣光復時。因與亡清平湖縣知縣高莊凱有同寅之誼。並素日往來甚稔。常狼狽爲奸。通同作鬼。即受高運動。帶領軍隊數十名。由兵輪駛往平湖。不奉都督命令。妄自帶兵越境。已屬荒謬。到平後。復逞强偏護高某。大肆凶橫手段。竟將該縣起義健兒張獻貞拘拿。不問情由。即令槍斃。於是各團體大動公憤。開會質詢理由。應無奈。則謂限十分鐘以內。有地方紳士十五人聯名具保者。當可釋放。屆時果至。應則又謂張君勇敢。若偕至上海組織北伐。將功贖罪。不知此係應桂馨險詐慣技。嗣後行至半路。忽又急回。竟將張獻貞槍斃。嗚呼。平邑人民至今談及獻貞者。莫不冤之。茲聞元凶就獲。當道窮治其罪。非特足慰死者之英靈。凡我同志。皆當鼓掌稱快焉。

二十六日民强報云。應夔丞個人之歷史。江浙人士知之審矣。其與共進會之關係。未知此事原委者。恐多誤會之處。不得不一揭之。以布告國人。應自不容於南京政府後。挾資南下。思號召私黨。爲不法之行動。其時江浙青洪幫公口。方有組織共進會之議。意在普及教育。化除匪類。應利用此時機。稍稍投資。運動會長。當時三幫中人。皆視應爲大人物。決無不正當行爲。故無人反對。以後跋扈情形表露。會中同志。窺見應之居心。以致屢起風潮。應自知不容於會員。遍施其鬼蜮伎倆。布造種種謠言。於是浙江有捕殺會員之事。蓋應作事類匪徒也。國民之視共進會若蛇蝎者。皆以此故。以後聞袁總統必欲解散共進會。招應至京。令即解散各省支分部。日間誘以小利。而長江巡查長之委任。亦於是時傳出。豈知應回南後。解散浙屬各支分部。即責令各支分部交本會中存欵。遂致蘇省會員。怨語沸騰。在支分部中辦事會員。咸紛紛散。江蘇支分部。爲浙江風潮所及。皆岌岌自危。於是各派代表至滬。要求宋伯飛諸人爲之改組。會中無欵。未能定議。

及今而刺朱先生之事忽然發生矣。共進會與應夔丞始終歷史。作如是觀。應固該會之大罪人也。又一訪函云。應桂馨係浙江甯波人。即應文生之子。在前清光緒末季爲上海著名流氓范高頭之書謀。無惡不作。括得造孽錢數萬金。追范正法後。與其同黨之陸小和徐巳修錢莊阿毛挾銀逃居四鄉多年。陸小和私匿在閔行喬六家中。應同甬改名應夔丞。捐候補知縣。在甬與族人反對。羣起相逐。不得返甬。旋因壓差作弊。即斥革。上海光復後。充滬軍都督府諜報科科長。甬京臨時總統府成立後。充衛隊司令。既被逐出。合青紅公口各幫組織共進會。復行謀程雪樓都督。得委爲江蘇巡查長。生計亦頗不薄。前月到京。不知從何處携得銀五萬金。前晚就從時身畔抄出。尚有鈔票三千數百元之多也。

三十日民立報又載應桂馨近事二則　（一）應桂馨在都督府供差時。一切開支過於實費。所呈報銷。均未核准。在是案未發生前。據滬款清理處調查。有無錫滙款洋一萬五千元。爲渠吞用。既不報銷。又不開支。刻正在追究中。其餘各行往來。尚有三萬餘金。應自被拘後。紛紛向法庭起訴矣。　（二）又聞應桂馨自北京回滬後。即自命爲特任巡查總長。外間所有與應函件。上款皆稱（總長）。應自發函件。其封面皆稱（特任巡查總署緘）等字。此次在應宅搜得函件可以爲此案之要證者甚多。大半荒謬之語。其不時之招搖欺詐。又可見一斑矣。

同日民立報又載應桂馨遺事云。前紀朱瞎子曾委應桂馨差使一節。茲據某君云。應桂馨當日得印刷局一差。係由朱家寶委派。彼時人言嘖嘖。朱竹石亦竭力反對。前蘇撫陳夔龍。以告家寶。家寶猶固執己見。謂應實可用。後因輿論攻擊日甚。且風聞上海英領事將出干涉。乃撤應差。此爲應桂馨第一次撤差。又因應桂馨與前清安廬道龐小[illegible]名允文爲親串。故因是夤緣得朱家寶歡也。

（乙）武士英

三月二十五日民立報中華民報均載武士英之履史云。武士英爲山西平陽龍門人。其名刺姓名下注玉生二字。其號也。後有（雲南七十四標二營管帶代理本標標統）十六字。至滬約在兩月以前。武近住六野旅館。嘗對人言。管帶標統實係異官。爾今有所部下在城內賣拳。見我猶甚恭敬也。武時來往於青島及南京蘇州上海之間。此次在滬曾至某君家借錢二次。自言有友人在滬創設一會。招之使來者。今會散。故生計甚難。不得過去也云云。

同日民强報載武士英之別報云。武士英係山西平陽府龍門縣人。其名片上無龍門二字。而其官銜則大書特書曰雲南七十四標（昨誤載四十二標）二營管帶代理本標標統。於二個月以前來滬。住五馬路女丹桂戲園對門弄內金台六野旅館。其人雖身材短小。兇悍異常。然非與宋先生有仇。其刺宋先生。係廣東人口口口（此人尚未弋獲。姑隱其名）所介紹。聞張秀泉君言。武士英亦曾到過彼處二次。而口則於武去後屢來尋武。據口自稱伊係前清攝政王府帶衛隊者。曾與汪精衛密謀下獄數月得釋。張君漫應之。尋亦去。惟約略能憶其住址係北四川路洪吉里耳。現口已漏網。而據旁面報告。口確曾往六野旅館。與武相商。而武亦曾於寓去後數日。即見武手頭闊綽。以一元還隣客一角之舊債。且攜有花瓶出賣。並署名曰吳福銘。及案發時。武忽不在旅館。至翌日下午始忽忽回來。以五十元完店帳。叫黃包車一輛。收齊行李花瓶。向小北門而去。及至二十三夜。武同胡翡雲至文元坊報館。同時被擒。然人尚不知其爲兇手也。惟是時陸惠生君見其形色倉皇。而身材又與刺客略似。以時已夜半。特囑巡捕格外注意之。二十四晨陸君復至。見武於應公館被擒之衆人中。躃地不起。特喚出之。相遇而認。當夜行兇時。武曾帶有四人。係應夔丞所派者。一葉玉如。一楊口仁。其二則武忘之矣。問其在旅泰吃番菜未。武答未曾。及搜其行李。有箱子二口。一係滿裝洋式大衣等。一係裝中國衣。外有現洋數十元。此武士英歷史之大概也。

二十七日民立報載武士英遺事云。行兇犯武士英本一無賴。當本年一月間。曾代人銷售肉桂三支。偷取兩支。又將其一支之售價百數十元乾沒。復經告發。為法公堂拘獲。訊實拘押一月了事。可証其在滬已甚久。又有人見其時時往來滬寧。忽對人自稱參謀員。忽又自稱參議員。到處詐騙。此次往六野旅館亦已多日。先借售賣花瓶為名。自行刺宋先生之日。即遷住應桂馨家。其花瓶亦在應家發現。可見同謀行刺又非一日。且武士英被捕之時。已經供認「應桂馨所指使。我白天尚不一曉得要幹這事」云云。而第二次在法公堂供詞。但云陳玉生如何指導。謂與應桂馨僅見一面。其供詞之發展。前後不符。純是小賊行徑。概可見矣。

(丙) 洪述祖

三月二十九日民立報紀洪述祖之醜史云。洪述祖即洪蔭芝。常州人。年約五十左右。確為洪北江之嫡派。為人奸狠陰毒。不容於社會。在京之常州同鄉。無不恨之次骨。素有洪殺胚之綽號。前二十年。洪以世蔭進。干劉銘傳。留中幕。劉以中法一役。視師台灣。洪初甚擅權。繼因購械吞款。又因洪曾學洋涇浜西語。令與外國人周旋。又擅受賄賂。遂為劉公所知。大怒。以令箭召回。欲立置重典。後經其知友代求免死。下之獄。在獄中三年。後不知如何運動出獄。至上海。張之洞督鄂時。洪捐一通判。至鄂。洪能詩。又善作詼諧語。飲量亦甚佳。酬應趨逢。尤其絕技。乃為張所激賞。委以優差。而十四處之多。每月所入在二千元以上。在漢口作威作福。無惡不備。為標界大上之一。後為陳夔龍所撤差革職。逃滬。住愛爾近路。起居闊綽。日與其同鄉作狎邪遊。其時李伯行辦安徽鐵道。設局虹口某里。招洪為坐辦。又以其擅權招搖。遂出洪。遂捐一候補道。又出山矣。即至天津。又勾引某洋人賣礦。事發再被參。洪頻年所積造孽錢。已不貲矣。乃在天津租界路購地營

屋備極崇宏南北統一之際日與趙智庵等作詩酒之會因爲趙所倚重趙得內務部任以秘書此次北京因聞歡迎國會團出現非常震動洪即乘機運動當局携鉅欵南下聲言解散該團偕應桂馨携京妓蘇佩秋同來至滬後先住石路吉陞棧日在名妓胡翡雲家胡亦其舊相好也幷與應桂馨等鬼混後即遷住外國旅館臨行時仍携蘇妓俱行此爲此案達現以前洪述祖之醜史也

同日民立報又有洪述祖歷史專紀一則云洪蔭芝名述祖陽湖人洪北江先生之曾孫也少即弛跅不羈交納無賴敢爲大言自詡有縱橫才略學英文能爲舌人既壯從劉銘傳於台灣時法人陷基隆犯滬尾臺北防務孔棘洪在幕中治軍書處分兵事襄助外交頗能中劉意劉深倚任之既而中法和約成台防解嚴先是閩中遣援台輪送餉械兩兵輪爲法軍所虜事定後壯肅遣洪詣法軍議以貲贖回洪多所侵蝕公應得之大怒以令箭召回將以軍法斬之洪又密賄獄吏丐私人通欵得不死僅下洪獄監禁三年後運動脫獄逃歸內地既不得志於政界則爲担文律師繙譯於上海時時假訟事婪索金錢高下從心滬上人人側目已又走京師游說公卿間人多抑其往事無有敢引近者久之益困會李經方奉命出使英倫洪百計鑽緣獲派充隨員李之將行也往謁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瞿鴻禨曾詢其參隨人名姓李以單呈瞿閱至洪名頞蹙曰荒謬絕倫如此人奚可與之行萬里外萬一生事不但騰笑外人且貽君一生累李瞿然退歸即辭洪洪詰所以中道棄捐之故李無以答洪堅詢不已李無奈始曰非我不用君實瞿相不答應耳洪於是銜瞿次骨日伺其短謀所以傾之者是時西后眷瞿甚厚往往承獨對恩寵優渥雖老慶不及也丙午正月慶偶以風寒在告瞿一人入對議政畢後忽蹙然曰奕劻又病耶彼何病刻財勞耳七十老翁家貲數百萬可以已矣倘營營如此胡爲者瞿故與慶不協先是御史趙啟霖抗疏劾慶耄荒貪冒被斥趙湘人慶固疑瞿所授意銜之益甚瞿聞后言知慶寵已替心竊

臺歸以語其夫人其夫人以語中書汪康年妻妻歸以告汪汪又告曾廣銓曾亦瞿鄉人時方官某部丞而兼充倫敦太晤士報訪事者也初曾覬為郵傳部侍郎乞於瞿瞿允之慶力持不可又求為府尹慶又不可亦憾慶至是則錄其語以寄倫敦報館會后以新使召諸國公使夫人入宮賜宴酒半英公使夫人忽詢后曰聞貴國慶親王將退出軍機信否西后愕然曰那有此事汝何從得之答曰閱太晤士報乃知之耳后急問報何言曰謂太后嫌伊衰老且貪財耳后陽笑曰此報館傳聞之訛也予安有是語宴罷后默思此言何至聞於外國久之始憶數日前曾對瞿鴻機言之必其所洩漏也則袁怒立召慶幼女所謂四格格者入語之曰汝父衰年好貨深負我恩我念其老未忍加譴今竟被瞿鴻禨以告外人騰諸報章為各國所笑國體何在汝歸告汝父須小心也至是慶益恨瞿必欲逐之矣慶子貝子載振私以請其幕僚遂為洪所得則狂喜馳告侍講學士惲毓鼎時亦不慊於瞿者立草疏劾其有四大罪一授意言官二結納外援三交通報館四引用私人疏上后盛怒將下旨斥革立即驅逐出京慶力贊之鐵良獨不可曰瞿鴻機身任樞密官至參知今以一小臣之言遽加嚴譴大臣豈不人人自危請派員密查果有証據黜之未晚后首肯乃派某大臣秘密查辦鐵即密語某謂瞿一人不足惜當為國體計某領之及覆奏上乃盡化大為小原奏第一條指趙啟霖劾慶事則改為上年趙曾奏請以明儒王船山入祀文廟謂為瞿所授意第二條外援本指英國則改為若與外省各督撫私書往來指為結納第三條報館指太晤士則改為汪康年之中外日報第四條引用私人本指曾廣銓則改為余肇康西后亦不欲窮詰其事遂命瞿開缺回籍其事始解以直臣後裔乃弗亢其宗淪為不肖昏晦陷人幾起大獄清命之傾與有力焉民國初基新政方始謂宜養徒邸園以懺前孽乃尚貪綠仕途結交匪類至推薦殺人越貨之凶告以致浙喪元良摧折棟士其罪又安可勝誅也哉故備書其事以同我國民

惡日北京大中華民國日報亦載洪述祖歷史。於洪之專橫妄爲。奸臣賣國。尤爲詳備。其文云。洪述祖•字蔭之。江蘇陽湖縣人。原以佐雜赴台灣候補。因盜賣軍火。私通某國。闖事。發爲撫劉銘所捕獲。已綁赴市曹。擬正軍法。爲同寅諸人跪求改爲充軍。此前清光緒甲申年事也。戍邊十年。遇赦回籍。復捐知縣。在湖北候補。時岑春萱任湖北交漢關道。委洪允漢口滑丈局坐辦。後以勾通洋人盜印地契。釀出江涉。鄂督張之洞擬置於法。趙鳳昌爲之發電求救。謂係名士。洪北江之後裔。張僅將其驅逐出境。從寬免究。頻年以來。匿跡滬上。爲人經手購軍裝機器。所獲不貲。復捐候補道。至北洋。候補因私借洋款。盜賣礦山。爲陳夔龍參革職。永不敘用。其考語爲賄大妄爲。共和成功。北京政府成立。不知如何運動。得允內務部秘書。趙智菴頗信任之。到部後。攬權納賄。任意招搖。日在大李紗帽胡同醒 居及石頭胡同武林金花某婚嬬處。與某某等秘密談話。其聲名之惡劣。固通國皆知。旋以其私人陳以豐•陶毅•均位置僉事。以至惹起閣署辭職之風潮。後又假傳趙總長之面諭。欺蒙榮次長。復從中播弄是非。以至趙榮不洽。榮之左遷蒙藏局。即由洪之傾軋也。近來凡屢次小借款及通運公司包買倉米•北京電車公司之成立。承保洪之大力。平日在部辦事之日甚少。其蹤跡頻奔馳京滬。間車站往來人物表中。一月恆見其姓名。可以證之。今年二月大總統賞勳之典。洪得三等嘉禾章。誠以洪勞苦功高。獨著勳績。非其他各部秘書所可比擬也。洪最長於口辯。屢受達官顯者之賞拔。惟其人心術險狠。尤有敢作敢爲之膽量。故屢獲重咎。蓋才足以濟其奸云。

四月一日民立報紀洪述祖事云。宋先生案內要犯洪蔭芝。(即洪述祖)年約五十餘。面圓。有紅斑。黑鬚。小有才。武漢起義。時洪在上海。和使南來。洪遂乘機入都。游說於各要津。時趙智庵任前清民政部。蔭芝投刺進謁。抵掌而談。頗得趙旨。趙愛其才。引爲己用。時正南北紛擾。亟謀統一。故趙智庵卒事賴之籌畫。頗資臂助。並任以秘書一席。此次挾貲南來。係

為解散歡迎國會權毅機遂起。而我宋先生適當其衝。傷我良弼。按洪之心理。實欲藉是以媚其主耳。

三月二十九日民立報載北京訪員專電述洪應二犯之關係及洪述記近事四則。(一)有一方面人說。洪述祖為趙某同鄉。兼有戚誼。因此結識唐紹儀。當南北爭持時。清帝退位詔書。洪對人吹係其手擬。唐因此存於內務趙總長為內務部秘書長。遂官制發表。各部無秘書長名目。是以僅與秘書職。洪在部沒引私人。大受同事攻擊。曾見各報。故洪在部僅食乾修而已。此一說是否實情。姑存其說再考事實。(二)有一方面人說。洪述祖在津家有宿緣路。當趙總理在津閒居時。與洪曾有翰墨緣。故南北統一後。洪得任內務部秘書。此一說是否實情。亦容再考事實。予意此等表面關係。皆與此案要害無益。當以在滬得洪述祖與應桂馨之真實憑據為斷。(三)又聞去年八月十五武昌兵變。應實主謀。會經黎通電飭拿。應逃至蘇。運動程督代為解脫。並電咨應於中央。應去年到京。寓金臺旅館。洪素耳應名。知應為人貪狠狡猾。敢為不義。前曾受張振武妻銀二萬元。代報夫仇。洪欲買應為死黨。且可假應兇威以騙錢財。遂到金臺館結交應。應亦利用洪可以紹見政府諸公。故日相往來。聚談甚洽。洪對政府中人。並力吹應在南之勢力。政府派警士侯某偕往金台館招待應時。實戒備之。並令侯某引應往來南妓蘇佩秋家。以結其歡心。應之見袁。亦係言為介紹。洪並呈請政府特任應為駐滬巡查總長。予訪之內部中人。謂部中未允此請。確否亦待調查。又介紹見趙總理一次。此一月二十日以前事也。(四)予又查最近原因。則因南方歡迎國會團出現。政府頗為震動。洪遂藉此游說當局。同應南下。名解散青紅幫。實則欲設法解散該團。又代說蘇督程倩任應為駐滬江蘇巡查長。廣布爪牙。行動鬼祟。故刺宋風說。早已遍傳滬上云。

三十日民立報北京訪員專電三則。(一)此間聞血變。亦與洪述祖種種關係。政界內幕。似極恐慌。昨趙總理謁袁總

統。言我本不願爲總理。實以總總委託。不敢放棄責任。受職以來。朝夕勞苦。髮白齒搖。不意區區苦衷。無人見諒。現在宋案外間竟有人疑余主使。毫無公理。余萬難緘默。擬即辭職往滬與兇手對質。以期水落石出云云。經袁竟慰再三。知退予（特派員）意應武在滬。果得有趙總理主使憑據。則趙當然受法律之制裁。國民萬不能容忍。國家最高機關。爲謀害人命之主體。倘在滬無主使憑據。則此事無勞深辯。亦自明云。（一）宋案發後。余（特派員）即疑與洪述祖有關係。念六號到內務部暗探洪蹤跡。詎洪已於是日早赴津。內部聞余言。始由警察總監派五人往津跟追。又不知如何仍爲洪逃去。昨晨已由津浦鐵路南竄。天津道只將其眷口看管。現政府又派密偵多人往青島探捕。又由國務院通電各省嚴拿。然能獲與否。殊不可必。（二）又聞洪述祖出京時。託詞患有痼疾。赴津就醫。實則携眷屬并滿載行李而去。現只有家人二名。守京空房。

同日民立報載武進公民某某等致政府一電。可見洪之不齒於鄉人。其文云。報載宋案嫌疑人洪述祖與應犯往返密電。案經捕房搜查。問官研訊。當無遁飾。洪爲吾鄉敗類。一見囚台灣。再見逃平壤。三賄賣誑釘。鄉人士於數年前曾傳檄致討。洪不敢家居。民國人才。搜羅及此。早堪浩嘆。應請內務長自行檢舉。無論案情何若。拾洪解職歸案。以成信讞。中央對於此案。果能開誠布公。尚足以收將人心。維持國是。迫切得命云云。

（丁）其他之從犯

三月二十八日民立報云。兇犯武士英供詞中。謂有陳玉生至六野旅館內串。又同至半齋。同至火車站。指點宋先生面目云云。陳玉生爲何如人。不得其詳。惟知住應桂馨家。事發脫逃。隨由捕房四出偵緝。又通電各處訪拿。昨聞已在鎮江

將陳玉生捕獲定於今日迎提回申矣。

二十九日中華民報載上海公共捕房總巡卜羅斯君查得該兇犯武士英前堂供涉之陳姓及另有二人同至車站者。陳姓即係陳玉生。除已偵獲外。另有二人。一係吳乃文。一涉張漢彪。茲又研詰該兇犯武士英供出有一馮岳君者。亦是應夔丞指使行刺同謀之人。現因該三犯均係案中要犯。未便任令遠颺。故由卜總巡前日函致公廨關讞員請速出票協同緝拏吳乃文張漢彪馮岳君三犯。務獲解訊等因。昨經關讞員准即照辦云。

同日民國新聞紀閘北巡警總局長以宋鈍初君被刺案內查有馮岳軍者。亦係此案要犯。緝拏未獲。曾飭各區嚴緝在案。茲總局長因該要犯馮岳軍匿居南市。或已遠颺他處。故於昨日移文上海商埠警局穆警務長請爲通令所屬各區長幇同協緝。一面移文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隨即分移鄰封各檢廳一體偵拏。務獲解統歸案研訊究辦云。

三十日民立報紀馮玉山歷史云。馮玉山爲粤中無賴。性貪而狡。當蔡和甫爲上海道時。與某合資開醉瓊林番菜館於北京之陝西巷。藉此爲結交當道之機關。馮資緣得爲該番菜館之經理。私蝕資本以萬計。後爲蔡所察。得逐之。去馮遂與人合資開一番菜館於醉瓊林之對門。以與之爭。時馮燄益張。與諸無賴習無惡不作。與伶界尤狼狽相隨。滬上中華大戲院之發起。馮實與其列。王瑞芳、俞振廷等入中華大戲院。亦馮所經手。故遂去京至滬。在大戲院經理某君云。當末傳羅時。嘗見其西服高車。又大異於北京之馮玉山矣。

同日民立報紀法公堂研訊從犯五人。(一)姚才卿供蘇州人。向在前滬道署譯員陳賡東處當文案。繼又赴烟台辦過文案。光復時回滬居住。此次於陰歷十七日來申。住應桂馨家。租屋因一禮拜前到過伊家。經租賬房知有石庫門出租。至武士英實不相識。求從中西官判令還押。(二)龐萇春、係嘉興人。前在漢口某煤鐵廠辦事。光復時在滬軍政府諜報

科應桂馨應當科員。係祇崗哥之子所薦。與武士英並不相識。惟知其是賣花瓶之人。我住應家中十多天。應曾囑我偵緝此案。我因事關重大。未允許。是實。問官判還押。(三)蔣瑞森則無錫人。前在北京探訪局當差。光復後回無錫。由應桂馨派充偵探。祇三個月。後應奉委當巡查。後我於舊曆十四日到申。由應給我牌票。令我偵緝九龍山匪黨。至宋教仁之案。與武復民陳玉生均不認識。此次往應宅領取薪水。致被拘拿。求察。問官判還押。(四)蔡慶、供浦東人。年四十三歲。於十七歲時、至應家小主人桂馨。今年已三十九歲矣。現在經管應姓房屋。前清宣統二年。應在河南候補。被參。將衣服數箱質銀回申。此次於正月三十日命我往河南贖物。乘江華船回申。不意甫經進宅。即被拘案。與武士英陳玉生均不相識。是實。問官判交保開釋。(五)吳立三、供杭州人。曾任杭府推事。取消後在海鹽充當某學堂繙茶教員。於本月初十來申。住應桂馨家。我與應本不相識。因由高子勛介紹之故。與陳玉生武士英更不相識。此次來申。實欲求醫戒洋烟而已。餘不知情。問官判交保開釋。

法界訪函云。宋鈍初先生被刺後。業將兇犯武士英。即自稱武復民。在法界應桂馨住宅拘獲。并獲住嫌疑犯十六人。一併管押。迭經藍總巡研訊。前日又經藍君督同中西探捕出轟擊宋君之五響手槍一支。於前日下午五點時。法總領事甘世東君副領事李畢利君。讞員聶榕卿君。會同英副領事翰君公共公廨正讞員關君、審判廳王君、升坐密訊。藍總巡飭西探將武復民單解至案。未與應桂馨對質。嚴訊詳情。均誌前報。茲悉所獲嫌疑犯十六人。當經藍君分別研訊。內有十一人。實於武士英應桂馨均有關係。未便輕縱。惟應桂馨之妹婿何不平。並滬地防營偵探王新太。前滬軍督管帶現充滬防混成旅第二團一營營長楊立勳即楊錦堂等三人保釋。尚有車夫三人無干。開釋。昨日下午四點時。又經李副領事偕同藍總巡並繙譯曹振聲君等往文元坊應桂馨住宅覆搜。又抄出外國中國箱子各一只。內均要件。亦飭帶回

捕房

二十五日民立報云。應桂馨家所獲與應有關係之各人。現挽人向捕房求交保出外者。實繁有徒。現經英捕頭諭以此案關繫甚大。且租界迭出暗殺之案。有礙治安。惟妓女胡翡雲查保妓院娼妓。非應之家屬可比。准予覓妥保保出。除上節所列者外。均不得准保。胡妓先因不得保人。候待良久。後爲其昵客某所聞。親向英捕房投保。聞已照常開市矣。

二十八日　紀大新街胡翡雲自釋出後。三日中已損失不少。昨有人到胡處談及受驚事。詢云。我與應大人倒運一齊來。前年應大人在都督府謀報科長。我剛初掛牌。同時任事。今應被拘。我亦吃冤枉苦一夜。幸我的客人多是官場。爲我設法。得以保出。否則不得了。（言至此淚如雨下）今應事一出。我此節少弄五千金。不然應大人許我每夜在我處擺酒。渠之朋友。均是闊大爺。酒和亦必不斷。過節後。還許我偕往北京。伊做官。我做他家小。豈不是好。唉、我命眞苦哉云云。觀此語可見其所交一班人類矣。

八　罪犯審訊記

▲未得正犯眞不甘心

（一）逮捕時之研訊

▲應桂馨之逮捕　上海英捕房得王阿法之供。立飭總探目阿姆司脫郎協同一百三十六號西探薩克文、往捕應桂馨。旋探得應常在同春坊妓女胡翡雲家吸食鴉片。即往胡處訪問。知其正在迎春坊妓女李桂紅家吃酒。遂

於夜十二時三十五分。在李桂紅家將應捕獲。

武士英之被捕

英捕房既獲應桂馨後。即咨請法捕房總巡藍維藹。飭通班探捕。至徐家滙路文元坊應桂馨家中搜查。而前六野旅館之武士英。及妓女胡翡雲等。先後均至應家中報信。探捕因將報信之人。及應之家中人。一併拘留。有某甲者。於宋先生之被刺。曾目擊其事。既見武士英。確認其為兇手。經探捕當場詰問。武即直認不諱。并立時簽供。以為証據。至昨晨（二十四日）上午二時許。即有應之黨羽。紛紛以電話警告。令將家中所藏信件軍械藏諾。此電話均為捕房中人所接。因將室中所有重要物件。一一搜出。其餘均加以封識。武士英等。亦拘入捕房。

（以上三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報）

應桂馨之初審

二十四日為耶穌復活。會審公堂照例停訊。美副領事翰德富君。以此案關係重大。特於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廨會同聶襄讞員升座。特別公堂。提應桂馨等到案審訊。先據捕房刑事檢查員侃克律師上堂譯稱前情。並稱法捕房拘獲此案要證吳福銘（即武士英）一名。現已供認殺宋教仁。是被告（指應桂馨）指使。而見證王阿法。曾由被告給一照片。令其謀害此人。願酬重金。且吳福銘供明被告曾在法租界指使暗殺一人。今日見證尚未齊集。須請公堂暫緩一星期再訊等語。旋據王阿法供稱河南人。去年八月間到滬。寓居帶鉤橋平臨旅館。向業古董。曾由漢口友人吳乃文指引。認識被告。計到伊家內兩次。第一次係十日前。將名家仇英實所畫人物山水花草手卷一幀求售。此畫係通清鐵路公司洋員口稱生托賣。我向其言及生意兩淡。有無機會。應即取出小照片一紙。給我觀看。令我將此人謀斃。或將伊拘拿。酬我洋一千元。當時我不敢擔任而出。三日後再至應桂馨處。適應他出未晤。直至昨日（二十三日）見各報紙印有宋教仁被人謀害之照片。乃與應給我閱看之照片面貌相符等語。英翰副領事知諭被告云云

證有言。欲鬪見證儘可駁問。應桂馨即向王阿法詰稱。爾何日何時。到過我家中。王答稱前十日到府一次。與爾會面。隔三天又來看你。適你已外出未晤。應又問曰。爾携來之仇英實手卷。是何種書畫。王答稱係山水梅竹人物等類。應即向堂上稟稱見証所供。該畫係山水梅竹人物。應請公堂注意。惟仇英實手卷並不畫山水梅竹。祇畫人物。顯見証供嗣不符。應請公堂諭令凡是案應到堂作証之人。一一供明。應候公堂傳訊。免至拖延日期等語。旋據總探目阿姆司脫郎上堂證明。王阿法昨日到捕房所報情形。中西官會商之下。以此案關係重要。非見證齊集不可。判應桂馨還押捕房。王阿法押候交保。候下星期一(三十一日)復訊再核。

(二十五日中華民報)

武士英之初供

宋先生遭暗殺之後。法總巡藺維高君在徐家匯路文元坊應桂馨住宅拘獲匪黨十七人。內有吳福銘即武士英一名。係要犯。供實姓武名復民。年二十二歲。山西人。前有口口口前來托我暗殺宋敎仁。手槍亦口口口之物。我允從持槍往擊。擊中之後。將槍仍交還與口口口取去。口出門不知何往。我住應桂馨家中。亦由口口口介紹。應始留居是實。藺君諭令嚴行管押。稟候中西官核辦。

(二十六日新聞報)

武士英之初審

二十五日下午五時。法捕房解兇犯武士英至法公堂。由李副領事聶讞員。與英界會審員關炯之及城內審判廳王慶瑜列坐會審。鬪兇犯武士英供自稱吳福銘。山西人。曾任貴州某學堂讀書。又爲雲南七十四標二營管帶。并云行刺前一日(十九)有姓陳的來約我入共進會。姓陳的在五六日前茶店中認得的。當時陳對我說。現在我們要辦一人。這人與中國前途有非常關係。這人是無政府黨。吾等將替四萬萬同胞除害。我因聽陳說這人於中國有害。所以毅然決然答應了。這日同陳去吃茶。晚上同陳到六野旅館開一間房。到行刺的那日(二十日)我與陳在三馬路半齋吃夜飯。酒已吃得半醉。陳就告訴我這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車。故今天就好行事了。說畢將手槍

交給我。還時另有二人。名□□□。一名□□□。同叫車子到火車站。買月台票三張。有一人不買票。在外面看風。票纔買好。己見宋至。姓陳的就指點我說這就是宋某。後來等宋從客廳中出來。走至半途。我即開槍打了一下。往後就逃至門口。見有人來。當即仆地。再往後放了一槍。而逃到門外坐黃包車。到應桂馨家去。及進門。則陳己先至。陳尙對我言。如今好了。我們已替四萬萬同胞除害了。又初入共進會時。即見應一面。行刺後又見應桂馨。應甚稱讚我做得好。且說將來必定設法令我出洋去讀書。至於手槍於行刺後已經交回姓陳的了。至此問官洵問行刺後會許有酬勞否。武答云。沒有。當時會經許我一千塊錢。但是我只拿得三十元云云。訊至此問官命帶回捕房候後再訊。按以上兇犯口供。稜展異常。証以各方面証據。實未可信。讀者當細心辨別之也。

（二十六日民立報）

緊要證據呈案

公廨正會審官關絅之君。即會同英副領事康君升堂會訊。有湖南司法籌備處科員蕭君。公廨秘書長楊潤之君亦在座觀審。當由卜總巡與五十號西探頭安姆斯脫朗君。及工部局刑事檢查員侃克律師。將在應桂馨處抄獲一切重要証據。封鎖堅固之小白皮箱一只。帶至堂上。

原被律師之聲明

先據德雷斯律師上堂。譯稱敝律師由江蘇都督延請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辦理此案。侃克律師譯稱敝律師係原告代表。又據扣文帮辦淦沛律師及愛理思羅禮士兩律師譯稱爲被告應桂馨代表。愛律師譯稱公堂今日訊理此案。應將是案理由先行宣布。捕房即將解單（即案由單）呈案。關讞員閱竟。諭曰。此案應桂馨主使武士英行刺宋先生之案。

（以上同日新聞報）

第一次預審

起訴之準備

自英法兩捕房先後獲到主使兇犯應桂馨及兇犯武士英後。每日搜查證據。備極周密。捕房前於預審時。已宣佈下星期一開審。是以國民黨交通部。已預備起訴。延請德雷斯與哈華托兩大律師承辦此案。德哈兩律師。在滬久著盛名。凡承辦各案。皆以保障民權主持主道為職志。於宋先生被刺一案亦甚注意。已將逐日所得證據一一研求。深得此案之大概矣。（二十七日民立報）

會審之準備

兇犯應桂馨獲案後。祇由中西官訊問一次。訊時口供狡展。尚未得其真相。仍判押總巡捕房。訂於星期一再訊。刻程都督以此案據各方面調查。如武士英實係行兇之人。而應桂馨亦確係當時主使。已令行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黃涵之君屆時到堂會審。並由程都督與陳交涉使另派陪審員數人會同關讞員詳細研訊。刻正與領事團磋議。至日來在應家搜獲之證物及證人分為兩種（甲）證物計前後獲得手槍兩枝。現由卜羅斯君檢驗。第一日獲得之手槍內藏放餘之彈子。與在宋君腹中取出式樣相同。尚有密函兩封。言謀刺宋君事甚詳（乙）證人除王阿法即文斌外。尚有某某兩人亦皆在應處。由應取出宋君照片委託謀刺。亦願到堂聲明。（二十八日民立報）

預審時之情形

三十一日二時三十分開審。由英副領事康君。及英美總巡卜羅斯君。五十號西探總目安姆斯脫郎君。相繼押解。各捕房亦派中西包探到堂照料。英法兩捕房。亦派捕探各乘氣車。將應武兩犯先後護送到廨。旋由公廨正會審官關君。會同英領事康君。及公廨讞員聶君。列座會訊。並有湖南司法籌備處長蕭君仲祁。亦在座觀審。先由捕房刑事檢查員侃克律師上堂聲稱。敝律師今為公共捕房到堂代表。繼由德雷斯律師聲稱。敝律師為江蘇都督延請。代表中國政府。又據愛理思律師上堂聲稱。敝律師與沃沛羅禮士兩律師。均為被告。應桂馨代表。應請堂上先將被告被控理由宣佈。關君與英領康君。即將應桂馨運動王阿發謀刺宋教仁及唆使兇犯武士英行刺宋教

仁案。宜譯畢。愛理思律師。(做應桂當代表的)即譯稱被告幾於上禮拜三延敝律師等代爲辯護。故預備辯護之時間甚促。今聞堂上宣佈之案由案情重大。雖經稍稍預備。恐未完全。是以擬請改期。俾代俾護情節詳細調查。且被告應桂署被拘。迄今祇一星期。時間並未過久。應請改期兩禮拜後再訊。即據德雷斯律師嚴駁云。此案所有證據。應請迻交江蘇都督。而此案亦應解歸中國法庭訊辦。今被告代表律師。聲請改期兩禮拜。實爲希圖延宕。應請將發生此案之地點先行指定。關君即諭曰。此時本公堂係屬預審。一經審明白。應照章辦理。德雷斯律師復稱此案表面情形。及證據訊問。頗極容易。應請先將表面情形。及由捕房搜查之証據研訊。且照各國法律謀害之案。未能延長時日。被告到案。已一星期。被告代表。爲被告辯護各情。早可預備。今被告代表請改期兩禮拜。調查原告搜獲之證據。從來無此辦法。故被告請改期一層。敝律師不能承認。復據愛律師辯稱。敝律師因辯護情節預備未齊。請改期兩禮拜。然改期時間並不甚遠。今原告代表德律師所稱將表面情形問明。即可請堂上核奪。似乎似此重大案件。被告一方面之辯護與否。儘可不問。但被告到案僅一星期。再請改期兩禮拜。前後共祇三禮拜。時候亦不算過久。又據沃沛律師聲稱此案據原告代表德律師祇須請堂上將表面情形問明。即可核奪。並以被告辯護亦甚易易。故反對被告所請改期。然向來辦法。如辯護之情節未齊。應請改期。今原告代表所說。祇在問明表面情形、此種辦法。從未見過。況見証之言。有虛有實。須調查明白。方能辯駁。故原告代表所稱。非祇被告不能滿意。即堂上恐亦未能滿意。因此案非詳細調查。堂上恐亦不能就此定奪。至於原告代表聲請交中國法庭。光復後公堂凡有重要之案。即由公堂定斷甚多。關讞員即答曰。所有重要各案。尚未決定。可以毋須作爲辯護之助。沃律師即稱況今被告聲請改期與原告毫無關係。應請察核。關君即與英領康君磋商良久。諭曰。案情重大。本不能多延時日。惟被告代表因預備未齊。一再聲請改期兩禮拜。亦太遲延。故折中改訂於本禮拜五。

下午及禮拜六上午接續研訊。訊畢。即判被告分別還押。候禮拜五兩點半再訊。愛律師復向堂上聲稱。自此案發生以來。各報所登頗不一致。徒亂人意。應請諭阻。關君即向各報館訪員面諭。此案關係重大。一切紀載。務須從實。諭畢退堂。

律師辯難之詳記

是日公堂會訊時。原告工部局代表爲倪克律師。中工府代表。由程都督延聘者。爲德雷斯律師。被告代表愛理司担文部辨沃沛羅禮士共三人。 愛律師先起請堂上宣讀控告理由。英副領事即宣讀案由曰。應桂馨於千九百十三年三月間。欲雇王阿發謀殺宋君敎仁。又於是月雇吳福銘（即武士英）謀斃宋君敎仁。愛律師言。敝律師與沃沛及羅禮士二律師。均係上禮拜三始接受委任。爲時太短。且案情重大。本律師等須查證據。而自被告受捕後至審訊日相隔無多。本律師等請堂上展期再訊。 倪律師起而反對。謂本律師雖不欲阻礙被告代表。但爲時已久。況今日此案堂上更欲解決遞交問題。不能展期云云。愛律師又復向承審官言曰。本律師決不質問口供。沃律師或再有辯詞。以證明被告代表請求展期二星期之理由。總之。此案關係重大。本律師等不得不如是。 德律師曰。本律師代表中政府。請求將被告交與華官辦理。因被告所犯之罪與案情之重大。皆不得不然。今日係審查交犯與否。至被告代表要求展期。乃延宕手段。此種事。堂上應却之。 陪審官曰。此是預審。在中國境內。本陪審官未見有鼓吹此種辦法者。德律師曰。凡監禁之罪滿五年者。會審公堂無辦理之權。 陪審官曰。此問題本陪審官須商諸領事團。果所控之理由確有証據。則始能商諸領事團。以交犯問題。此案之地點。更須明白指定。雖有控狀。仍未能作爲實事。 德律師曰。本律師不爲然。今日訊問。乃本律師請求交犯之事。若堂上否認。則可知其事之若何。本律師奉中政府命。要求交犯。故敢指被告代表之請求延期爲不合。 陪審官曰。堂上否認貴律師之要求。 關讞員認可。 德律師曰。本律師代表中政府要求交犯。若堂上欲審查上告理由。應聽巡捕房報告。 沃律師曰。德律師之意。以此案由堂上審查後。即

不用辯論，此種爭非英國律師所應為。本律師以法律上從未有不許被告辯論者。証人之口供是否確實。非詳求不可得。且此案堂上豈祇審查而已乎。本律師等己商至再三，皆以凡被人控作刑事犯之人。若一經華官請求即可交犯。恐此事作為定案，不堪設想，應請堂上再三注意。蓋此案一定。他案遂可援引成例。德律師曰，凡五年以外之刑事犯。堂上即無審訊之權。陪審官曰自革命後。過五年之犯本公堂辦理不止一次。沃律師言德律師之反對展期。未免所持平非英國律師所應為。陪審官曰。交犯問題。將由領事團斷之。但展期十四日未免過長，德律師曰。本律師決不認可展期。愛律師曰。本律師之自信力較貴律師為強。德律師曰。貴律師不應以自信力立言。愛律師曰，本律師以德律師對於此案太強，須當知被告之罪有死刑之狀，豈可定之太速耶。德曰。被告之口供，一日間即可寫出。渠自知有罪與否本律師以為不應使被告知所控之証據。陪審官曰。展期七日。當正當。德曰。本律師萬難承認。陪審官曰，德律師毋須堅執，吾人應予被告以機會。德律師曰既如是，應展至星期三為限。此次被告所犯之案極重，應日早審查。愛沃二律師曰何故。陪審官與關讞員會商良久，旋宣告曰關君之贊成減短展期，德律師曰，易期一日本律師另有案。愛律師曰德律師有損及被告生命之態度，堂上旋宣布本星期五日午後二時三十分及星期六日上午八時再審

(以上同日民立報)

罪犯引渡問題

審判之法權關係　自宋先生被刺案發現。捕獲凶犯之後。上海輿論即主張交回中國法庭審訊。而捕房以預審期內。應歸公堂披集証據及審問口供。並有預審終了。即實行引渡之意。故將此可與輿論及交涉經過。附載於

附第一次預審公堂坐位圖

審判官
黄君 関君 康君
繙譯 楊君

書記

原告律師
佩克

德雷師

陸惠生 毛龐惠

外國記者

書記

被告律師

繙譯 應桂馨

西捕三人

中國記者

旁聽席

此。二十五日民立報上海春秋。所持之理由爲下。

宋先生被刺一案。發生地點。在滬寧車站。係屬華界。現在凶徒被獲地點。雖屬租界。惟係事後逃避。定本案之審判權。應歸上海地方廳。不歸會審公堂。理由有二。

刑訴律以實施犯罪行爲地定管轄衙門。今兇徒在上海地方廳管轄境內實施犯罪行爲。就刑事發生地點言。應歸上海地方廳審理者一也。

新刑律殺傷罪。殺人者處死刑。會審公堂。依洋涇浜設官章程。無判定監禁五年以上罪名之權。況論死刑。就犯罪人之罪名言。應歸上海地方廳審理者二也。

本案爲全國所注目。尤關係於法權。記者願上海地方廳。急速審理。宣布公判之判語。以重法律。以維人道。

（二十五日民立報）

地方廳之索回罪犯

陳交涉使致領袖領事函云。逕啓者。頃接上海地方檢察廳函稱。宋君被刺一案。曾經本廳派員驗明移請警局緝兇在案。今閱報紙登載。所有是案教唆犯及實施犯。均被拘獲。已經會審公解研訊。惟查此案關係重大。非公解所應受理。且發生地係在本廳管轄範圍之內。應由本廳豫審起訴及早判決。以慰英魂。用特函請迅與各領事交涉。將是案人犯。尅日移送本廳。以便按律辦理。實爲公便等因。相應函轉。即祈貴領袖領事查照速復爲荷。

陳交涉使又致領袖領事英總領事法總領事函云。敬啓者。頃奉江蘇都督程面諭。行刺宋先生一案。緝獲兇徒武福銘又應夔丞等。查此案發生地點。在滬寧火車站。係屬華界。武福銘等。又均係華民。應由華官提訊辦理。屬爲函致貴領事

指定日期。將所有人証暨各項證據。解交等因。合專函達請即查照辦理。並請速復爲荷。（二十九日民立報）

司法部提議引渡

北京司法部。許總長前以公共會審公解洋涇浜設官章程第二第四兩欵。凡華人控告華人。與洋商無涉者。領事無會審權。及華人犯有命盜重案罪在軍流徒以上者須送地方執法官廳訊辦。解員不得擅專。自民國成立以來。外人侵越權限。並不照章辦理。業經提出抗議。移請外交部電飭滬交涉使陳貽範。將洋涇浜設官章程。抄錄送部。以便與公使交涉。在案。自謀刺宋遯初先生之兇犯應桂馨武士英。經英法兩捕房就捕後。許總長以該兩犯所犯案情重大。罪在軍流以上。且發生地點。係在華界。會審公堂無權訊理。特飭滬交涉使依據洋涇浜設官章程。與英法兩領事磋議。務將此案解歸內地審判廳訊究。以符約章。而重主權。等因。陳交涉使接文後。巳照會英法兩總領事查照見復。而領事之意。以兇犯供詞未經訊確。現祇見諸表面。須俟豫審終了。再行提議引渡。

移交罪犯之先聲

宋教仁先生被害案內之武應兩犯。前日公堂會審。由被告律師聲請展緩至禮拜五復訊。並檢由察廳等要求解歸華官訊辦。茲聞各當道已與領事商妥。囑將此案犯證卷宗。移送城內檢察廳預審起訴。並以滬地浙江海運局爲研訊地點云云。又聞預審武應兩犯日。擬飭調陸軍兵隊在於研訊刑庭站隊彈壓云。

（以上四月三日民立報）

時評

▲上海報紙▼

（一）民立報

●爲中華民國哭宋先生

（血兒）

嗚呼天禍我艱難締造之民國耶民國前途終不能脫於危亡之運耶何以我民國柱石之宋先生竟遭奸徒狙擊而遽然長逝也嗚呼宋先生抱經世偉畫之政見具利國利民之苦心今素志未達先生之死猶有遺恨此可爲先生一哭而以學識道德超越如先生者且不免於奸徒喪心病狂之一擊殺機一啓法紀蕩然將陷民國於淒風苦雨之悲境且以政見之競爭而演流血之慘劇未來之事益屬難言此可爲中華民國前途放聲一哭

嗚呼已矣先生秉手創之民國而逝矣先生當奔走革命時固久已無生死之觀念然先生親歷數次革命戰役不死於湖南不死於廣州不死於武漢不死於南京此天所以留先生任今日建設之大任也乃先生經綸未抒竟遭不測之禍民國前途失此明星則禍先生者蓋不啻禍民國嗚呼吾爲中華民國哭宋先生

痛言

（兒）

（一）

宋先生未行前曾至本社與記者聚談有三小時之久言其革命前對於建設之種種大計畫後因時機阻碍而未能實行致國民亦不能實受革命之福相與慨然臨別記者握先生手致辭曰先生此行責任甚重顧宵小多欲不利於先生恐前途有不測之險危願先生慎重防衛先生笑而言曰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併力赴之言訖遂行而十時禍作記者尚未能預料禍發之速之至於如此也傷矣然望吾黨人士不可不深念宋先生之言耳

凡超羣之人傑類爲奸人所忌如北美林肯之遇害羅斯福之被刺皆爲世道人心之痛今宋先生之被刺與羅斯福略同被刺後鎮靜如常神志清爽先生之剛毅爲不可及也

（二）

先生平日嘗太息於今日政治之腐敗時謂記者曰革命時汚穢空氣未能排除淨盡至今日仍存混濁之天地實爲民國之大害吾人今後宜以和平之手段將存留之汚穢空氣換以清新空氣則民國之政治始有清明之望嗚呼可以知先生憂時之深矣

（三）

先生前此出京省母後欲游歷各省然後赴日本讀書繼以國勢日危乃不得不犧牲一身復投入政界以冀擔負國家最大之責任及先生受刺後極痛苦中猶念念老母不捨以至於死嗚呼先生之純孝可以勵末俗也

賴宋先生在天之英靈兇手就獲然此第形式上之兇手耳精神上之兇手其罪惡尤大今尙在審判中未知究屬何氏

嗚呼此輩奸徒天良早喪盡矣

殺宋先生者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今宋先生已死而不能復生愛宋先生者愛中華民國者對此奸徒甯不欲人人食其肉寢其皮哉

嗚呼吾人之恨眞無窮期矣

(四)

應夔臣受人指使謀殺民國偉人罪大惡極實無可逭然此亦第應個人之行爲與共進會全體無關也惟應實共進會之罪人耳

今有人假共進會名義紛紛投函各處恐嚇此實大誤共進會人對應之敗壞全體名譽正宜公討豈可尙執迷不悟以爲應個人辯護乎蓋應之謀刺宋先生非僅得罪宋先生一人實得罪於全國也此共進會全體所宜知也

(五)

於革命未成之前死一吳祿貞於建設未竟之前死一宋遯初民國元氣因以大損察微知著之士有以知民國之未即安也嗚呼

吾民立報至今日已喪失兩大健將一爲篤生一爲漁父篤生蹈海漁父被戕天生哲人而不能善保其天年以爲國福此大可哀也嗚呼是豈僅吾報之不幸耶

●縱容殺人之政府

(力子)

▲國民奈何縱容之

黠匪劉氏慘殺于德坤其眞相早經暴露而政府不之究詰一任唐劉之狡辨自是以後匪膽愈張仇殺異己之事蓋幾爲政府默許某黨人之特別權利至於今而有宋敎仁先生之被刺即道路傳說盡屬子虛而政府長奸縱惡之罪已有萬不容恕者

於宋敎仁被刺聲中復有四川國民黨支部長有人謀刺之事黨爭之不德皆政府縱容殺人有以致之故人因刺宋先生之兇手遠颺而爲之憤懣我獨對於此縱容殺人之政府而爲之太息痛恨於不置也

（力子）

●宋先生不死

記者卜於天地間之公道謂宋先生必不死而不意宋先生竟死天不欲興我中國乎何奪我宋先生若此之速也

然天道不可知而人事至有定天能奪吾宋先生之軀魄而不能奪吾宋先生之精神國民而猶有良心乎以宋先生之精神爲精神而宋先生不死矣

宋先生中傷後之言曰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爲唸而放棄責任心嗚呼此即所以不死宋先生者也嗟我後死奈忍令宋先生死哉

（力子）

●今日何日

今日何日非大西洋所崇拜之救世主耶穌復活節耶

今日何日非我東亞和平之主持者宋敎仁先生之殯期耶

（東方）

嗚呼宋先生以救世主受難曰受難宋先生乃不能以救世主復活曰復活耶天之愛東亞者不如其愛大西洋耶

（力子）

當與國人共棄之

北京之救國團與上海之救國協會是一是二今姑不論而其爲奸人所嗾遣則皆定無疑義

救國團通電於宋先生未死以前救國協會寄函於宋先生將死之際以亡國之狠心托於救國之名義此當與國人共棄之者也

救國團與救國協會其鬼祟路同然救國協會尚不過一詭秘之郵件而救國團則居然通電全國且有政局中人爲之代發一等電報則此代發官電人之尤當與國人共棄之者也

（力子）

何以慰宋先生在天之靈

天網恢恢罪人斯得主名造意不難有水落石出之時宋先生之靈其可稍慰乎然而未也

淬厲精神奮勇直進一乃心志以求真正共和之良憲法良政府所以慰宋先生之靈者在此此吾黨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者也

然維持民國之責吾豈願獨私於吾黨而置世滔滔公論之中猶爾邪說昔羅斯福遇刺塔虎脫威爾遜皆停止選舉運動以待其傷痊黨德何等高尚今我宋先生被戕而異黨之凶辭不息人心如此國何以存宋先生之目其不瞑乎嗚呼

（力子）

自由不死

人有名言自由不死夫自由之爲物得之至難失之至易縱覽古今滅亡種族淪於奴隸牛馬之悲境者蓋不知其幾[illegible]

族矣國民之心死則自由亦死國民之心不死則自由亦不死禍福惟在自擇耳欲自由之不死則必有爲爭自由死者更必有爲爭自由死而後死之人仍萬衆一心以力爭自由者今吾民之自由何如乎「中華民國」一懸詞遂足饜吾爭自由之望乎今有爲爭自由死者矣而後死者之力爭自由與否則自由之生死繫之夫爭自由之方法和平激烈或因時而殊而爭自由之決心則無時或異今國民果有爭自由之決心乎身可死而心不可死則自由乃眞不死也

●國民勿爲所惑

（宗良）

應夔丞雖爲無賴子而其勢燄至盛魄力至大足以籠罩羣小溝通機關故自被捕以後散布謠詠遍寄匿名信件冀以淆惑視聽擾亂人意然宵小伎倆不過爾爾國民可勿爲所惑也

今日所最當注意者爲應之種種文件及其往來信札於此求之不難窺其眞相若悞信謠言多所探測或專注意於其狡展之供詞反使主犯得從容布置以逃遁其罪甚爲非計願吾國民守鎮靜之態度以徐觀其後公理不滅將來必有水落石出之日也

●宋案之諍言

（東方）

武士英爲何等人物觀其所與之應桂馨可知應爲滬上大流氓平日以糾黨劫殺爲常技觀此次殺機之起應武兩人均爲金錢所役動固毫不含政治思想

惟至本案偵查完畢後宜示證據或與政治界有關係未可知也惟犯罪之性質仍不外一種盜殺當受普通法律之制

裁不得以一方爲政客遂目爲政治犯此近今論者所宜注意焉

（血兒）

維持人道

主謀刺宋先生者實爲人道之蟊賊吾人爲維持人道起見無論何黨無論何人罔不同伸公憤此亦人道一線之曙光也

故今之政黨今之政黨新聞對於此事宜抱一定之宗旨以謀一致之進行卽人道所在吾人必當協力以維持之是已

（宗良）

維持現狀之流毒

前聞宋先生言維持現狀四字誤我中華民國不淺蓋僉壬之徒實假維持現狀之名保存前清秕制以遂其蠅營狗苟之私也不謂每況愈下當此臨時政府將終之際而政治上之罪惡且什伯於前清國務院解釋省會適用諮議局章程其視民國省會直前清諮議局之不如而陸軍部且欲以軍律行於報界此亡國大夫所不敢爲而不意陸軍部悍然出此此無怪浙江行政公署竟欲援用前清報律於今日也

嗚呼吾儕不以奮進之決心與此官僚惡魔戰何以對宋先生何以對斷頭折脰之先烈而枝枝節節而爲之恒有事倍功半之憾此宋先生之所以夢寐於良憲法良政府而甘爲前鋒以求之者也

（血兒）

愼防奸謀

救國協會鐵民之函件上海發現之北京亦發現之此可見賊黨遍布於京滬間而遙爲通氣也

國務院通電述應之函奇奇怪怪不可究詰然經明眼人之細索固不難察破其奸謀而尤足証明應之不能逃其罪也

嗚呼奸謀不測吾人亟宜愼防勿任神奸巨慾之竟得倖逃於法網也

咄咄怪事

（力子）

國務院自稱接應夔丞快信並附一監督成院政府神聖裁判機關宣告文可謂咄咄怪事謂應自稱駐滬巡查總長得此宣告文當盡其報告之職務耶然應函語氣實含有恫嚇意味決非尋常之報告書也謂應實與此「裁判機關」同黨而因以恫嚇政府耶然應致書政府之日爲三月念三時宋先生已死武士英未獲應何爲自洩其機密且既已自洩其機密矣何以二十三寄此函而是晚被捕後其口供又毫不涉及此事也以是種種則此函之爲揑造無疑而揑造此函之用心何居與夫何人能揑造此函國務院又何遽以此可疑之函通電各省是則在吾國人之善爲研究矣

國魂不死

（皿兒）

宋先生之一擊國魂幾隨先生而飛去嗚呼我中華民國之國魂何托乎亦曰托之於先生耳是則先生之魂歸來即國魂歸來也

豺狼食人遍地腥穢先生之魂終不歸矣吾愛國男兒有寶國魂不死者乎是在同心一德驅除亡國亂天下之妖孽

宋案之緊要關鍵

（東方）

先生先被刺案英法兩捕房亦視爲非常重大之案件故於其種種人證皆極注意

其最關緊要者則凶犯行刺前後關於此案之往來電報也故中西官預約會同查看會同簽字封固保存尤爲此案搜

檢證據最緊要之關鍵也而奈何有臨期不到者

今省長應德閎亦來滬矣烏能不望其推誠心布公道以助程德全以辦理此案乎

●宋案正言

（血兒）

●國民所宜知者如是而已

先生被刺一案外間測度主使何人爲辭不一然多不可憑信要當以本案所得證據爲準也

現本案緊要證據已搜獲多件吾人於證據未發表之先不欲意爲之辭然聞證據關係甚大則吾人不可不注意也

吾人現在姑不問元兇首惡之究係何人若證據發表罪首已明則當一是以法律爲制裁之具而國民對於元兇首惡尤當與衆共棄決不容有一毫姑息之念以貽民國無窮禍也

（二）中華民報

●反對提京審訊

（影）

宋案關係重要不待言總統有提京審訊之意司法總長亦有由大理院公開審判之宣言似總統與司法總長皆甚重視此案也吾倘何言

夫所謂重要者就政治上言耳若就法律上言則自有其適當之處置無所謂重要無所謂不重要也犯事地點在上海兇手拿獲又在上海汲汲於提京審訊又胡爲哉至大理院爲終審機關無受理此案之必要爲此言者殆陽假愼重之名陰合提京審訊者之意也宋案果欲得公平之裁判乎當自反對提京審訊始

（秉黃）

●窮究主名之不可緩

實行謀刺宋先生者爲武士英而教唆武士英者爲應夔丞此中關係尙難斷定故檢查其証據實爲今日研訊此案者必不容緩之事如應夔丞旣就縛猶傳電話至家云「手槍不要緊□□等須要藏好」於此必可得其要領想法捕房檢查之下或能水落石出未可知也至武士英忽又供出某某一人其故作莫須有以爲應夔丞卸脫之地步歟抑果有此一人歟均足惹起一般之疑團願審判此案者其速根究毋使兇徒得施狡展之計也

●國務院何倉皇乃爾

自行刺宋教仁之案發現後以至於今各方面所得離奇怪誕之投書多如束筍此不過奸人故亂人意之伎倆以之補助偵探家之思索或可若據以爲實行之公牘不徒於本案無益且適以形其倉皇耳吾讀國務院之通電竊爲國務院惜或者別有作用則非局外人所能知矣

（民畏）

●宋案決不可解京審判

宋遯初被人暗殺案於政治上有絕大之關係於平民政治前途有絕大之關係此爲全國人所公認即神聖聰明之大總統亦知之者也大總統對於暗殺案之通令有云窮究主名務得確情又云迅緝眞兇徹底根究蓋非如此則政治暗殺案之眞相無由表暴於天下人人自危主謀暗殺之神奸巨蠹轉得逍遙法外實以搖動國本全國人民方仰體大總統之意根究暗殺案之主名者奈何方得其端倪而將應夔丞武士英解京審判之言又出諸大總統之口是豈窮究主名之初意耶夫應夔丞爲武士英之主謀者盡人而知之誰爲應夔丞之主謀者則方鈎稽其案情終必有水落石出之

一日一將應武解京審判不慮懸久而湮沒其證據耶又不慮有奸人殺之滅口耶是非不明何以對身殉平民政治之宋遯初何以對全國大總統明於窮究主名昧於將應武解京之有非常危險記者如墮五里霧中矣雖大總統遠在北京能知應夔丞所欲謀刺之人不止一宋遯初何其神明耶但不知大總統已確知暗殺案之最初主謀者否解京審判果能得最初主謀之正犯否則記者殊不欲言

（天嘯）

（三）民權報

●宋鈍初先天下而死（一）

●先生之言極沉痛

●先生之恨無已時

噩耗飛來而光明磊落之宋鈍初先生竟溘然長逝記者患指患不握管者已三日聞先生死烏得不有辭以哭之

先生之死也死於奸人之槍彈先生之中彈也中外人士聞之莫不異口同聲曰天相中華先生其無恙而先生竟棄中華而長逝矣予哭先生予指痛予心滋痛矣

先生為吾黨之英物亦中華民國之英物也中華民國之有今日雖非盡先生之功而微先生之功不及此滿清專制時代先生奔走於革命事業十餘年來無日不生活於槍林彈雨中以革命之偉人不死於革命未成之時代而死於共和告成之時代此可痛者一先生有功於民國而國人報酬之者不以其他而以無情之黑彈此可痛者二革命時代之先生為言論之革命家為實行之革命家專制倒共和成先生又無往不以其懷抱之政見為民國謀鞏固為國民造幸福

今日正式政府尚未成立民國憲法尚未制定而先生之希望竟與命運以俱終「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國有餘恨」先生之言令沈痛先生之恨無已時記者誦先生言不禁放聲大哭矣

雖然先生英物也凡英物之出世必挾有一種堅則不磨之精神先生之運命雖終而先生所懷抱之精神固歷萬刦而不可磨滅保持此精神發揮此精神後死者之責也予哭先生予不得不望後死者之拚命做去不屈不撓百折不回保持先生所抱之精神繼成先生未竟之志願則先生不死矣

●嗚呼丹心報國之宋鈍初

（天嘯）

昨晚三時許民國偉人宋鈍初先生之靈柩由鐵路醫院移於西門外之湖南會館送之者數千人本報同人亦皆親往執紼記者以病不能行未得躬親致祭與同人等一掬同情之淚何恨如之

斯時也愁雲密布白日歛光風蕭蕭兮雨霏霏者天有此冷淡淒涼之色亦彷彿為民國弔不幸者然記者一人冷清清默坐編輯室中痛公道之不彰傷先生之不壽幾回頓足一聲長歎又偷落了數行眼淚何痛如之

嗚呼先生之中傷也予未視先生之裝殮也予未臨先生之出殯也予又未送而先生之政見先生之言論則心折久矣

先生之死關係於民國安危者甚重關係於世界和平者尤大予之所以哭先生者非僅感情的作用默念前途旁觀世變萬般感觸湧上心頭敢不收拾殘淚為吾黨進一言

記者嘗見先生贈壯公聯為先生所親書筆勢飛舞魄力雄偉其下聯曰「丹心報國家」嗚呼丹心報國固先生之素志也亦先生之所以死也先生死矣使吾黨中人而能以先生之心為心則先生死而後死者未死而先生亦終不死矣

記者不敏願與吾黨中人共勉之

●宋鈍初先天下而死（二）

（寄超）

●國民黨全體聽者

●反對黨全體聽者

宋先生民國之偉人也此次北上將大有爲正式政府成立之時吾知先生必本其平時之學識與才幹爲國民造無量幸福昊天不弔奇禍忽來未覺歡送之聲突入仇人之手風波平地大廈以傾嗚乎痛哉

先生氣量宏大不屑與宵小爭微嫌身家交際之間疑無仇人之可指仇先生者必堂堂之政客也以政客而仇先生先生固一死千古然後先生之政治家不其危乎此非獨國民黨之政治家寒心卽反對黨之政治家亦將聞之而寒心也

先生雖得志於時猶力守寒素廉於自給家貧親老來日大難憤時事之日非約力奉公至不能庇其家以死死矣而先生之家固不堪設想天下事未必可爲也此非獨國民黨之同人傷心卽反對黨之同人亦將聞之而傷心也

吾人對於今日之宋先生已無起死回生之能力所得而希望者先生雖死而先生平日所主張之政策則謦欬如聞典型具在不隨霹靂一聲以俱去吾人只取其政策繼續進行之以竟先生未竟之志吾知先生九泉之下所勉望於後人者亦僅此幸謝故人勉力新猷數語固不必究念先生而謂與先生有莫大之感情也

先生死矣吾願國民黨全體率其政策而一致進行之勿南轅而北轍勿甲炭而乙冰倘其自相矛盾使先生留遺之政策不獲收其效於數年之後是同人之悲先生有已時而先生之悲同人將無已時也吾願先生死後國民黨日日進行

尊視先生爲國民黨所不厭其多毋尊視先生爲國民黨所必不可少宋先生地下聞之亦許我乎噫乎政局日非大暴前隕暗殺之潮流爲害於世界者將所底止竊一宋先生不足恐倘後來之政治家有純粹而健全者亦以幾粒之彈子了之是民國將無政治家即有政治家亦畏尾而不敢出國家前途尚堪設想乎此予又不僅悼先生言之而最堪痛心者已。

●當毋忘宋先生之言

持正大之主張者必發爲正大之言論初未嘗以見惱于群小而或變易其心志游移其口吻甚善夫宋鈍初先生之言曰「吾人但當制定真正的、共和憲法產出純粹的政黨內閣」嗚呼偉人偉語何等光明凡我國民莫不敬仰然宋先生乃革命鉅子對於原有之腐敗習慣輒欲爲根本上之革除故其發揮政見往往來奸邪之忌明其旨曰真正共和則違反共和者恢然矣繹其義曰純粹政黨則仇視政黨者惕然矣故因恢而憤因惕而憤憤惡交乘惡念遂生此先生所以有車站被刺之變乎夫先生遭刺之日距正式國會開幕之期僅十有九日耳彼欲死先生者不死先生於襄歲光復初定之時而死先生於臨時政府告終之際非以先生一身之生死其有關於將來之憲法將來之內閣爲不小歟不然何以憲法猶待制定內閣猶待產生而亟亟焉以必死先生爲快此其故可深長思矣嗚呼邦基甫奠黨見未融致使光明正大之偉人卒以言論主張之確而不撓嚴而有斷而竟死於奸徒之一擊民國前途尚堪問耶悲夫

（醒獨）

●願毋忘鈍初之死

▲人之云亡

（杭城）

▲邦國殄瘁

嗚呼宋鈍初死矣鈍初雖死而百千萬之鈍初尚未死此百千萬之宋鈍初一日不死必繼鈍初未竟之志而行之以宋君之政見揭其大本旨抒民主精神正大光明爲國人所共見者乃忽遭反對者之暗殺爲私人權利之是圖置國家存亡於不顧其意在以鈍初富於政治上之智識爲吾黨傑出之人材恐一旦出而組織內閣則於彼等之地位有礙故不惜出此殘忍之行爲卑劣之手段以死鈍初嗚呼彼能死一宋鈍初不能死百千萬之宋鈍初願吾黨同人毋餒厥志各存一必死之心以繼其未竟之志則鈍初雖死猶生矣願同人毋畏死此等專制妖魔鬼蜮行爲竟出現於莊嚴璀璨之民國較之亡清時代之對待革命志士爲尤殘酷而無人理死一宋鈍初不但關係於個人之生命實關係於國家之生命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聞者非爲宋君哭爲宋君之爲國被戕而哭爲哭民國因宋君之死而民國亦將隨之而死也雖然宋君死矣欲求民國之不死則必人人繼宋君之志益淬厲其志氣鼓舞其精神以實行對待之方法不然豈特有負宋君且有負前此革命諸先烈即有負於我全體希望真正共和之國民也願吾人毋畏死毋任彼妖魔混迹於化日光天之下而笑我國民之無膽懦經此一擊即噤不能聲避不欲面則彼妖魔益得志矣妖魔得志不過知有私人之權利而已其如民國前途何以艱難締造之民國一旦喪於專制魔王之手吾人誠生不如死是可忍孰不可忍吾人斷不能忍心害理以聽其所爲必力起直追以報宋君報宋君即所以報國也願吾人毋畏死更毋忘宋君之死則宋君雖死而全國人不死否則民國苟亡我國人誠生不如死矣勉哉吾黨勗哉國民死不足畏也

（端甫）

●新議員與宋先生

▲行……行……行

國會召集行屆期矣一般新當選之議員已預備作征人聯翩北上將爲正式政府開燦爛之花而留民國歷史光榮之令譽計至將也孰圖行裝甫備奇禍忽來民國之大政治家宋鈍初先生竟遭人暗殺於是杯弓蛇影人人自危雖各議員不必盡如宋先生而樂生之念究勝於惡死此所以欲進咨且旁皇歧路也況復北京爲武力之世界議員中有習聞者有身受者觀於前遂懾於後逗留海上又在所不免矣雖然疑事無成疑謀無功宋先生之死固與議會政治有莫大之關係而議員責任所在自當以國事爲前提仍事北行勿疑勿沮庶幾正式國會早日開幕得繼續先生之政策一致以進行共和國家純恃民意爲後盾政府縱專制斷莫如大多數之民意何也此言之吾黨曾憑赤血黑鐵以造成今日之民國獨不能以鐵血而鋤去藏假面具之共和政府乎是在諸議員之奮發責任心勿以一擊而遽負初衷則人民終當有嚴重之手段對待政府而答諸議員天下事不進則退如其迂迂吞行段首段居反對者且道人民之易與此則議員之罪而人民絕對不承受者也議員乎盍味予言

（鐵南）

●應變丞被捕之疑團

▲窮究主名

▲且觀其後

應變丞被捕以其爲刺宋鈍初先生之嫌疑犯也及公堂會審而武士英乃自認爲凶手並云「上了應變丞的當」然則

應夔丞且不僅爲嫌疑犯矣

應非善類江浙之人恒能道之固不待記者之筆誅但以之擬於刺宋先生者之主謀人則記者尙不能無疑蓋宋先生與應無嫌隙應何必欲謀宋先生之命乎此記者所深惑不解者也故記者今尙不敢斷定應夔丞爲實確主謀人惟應終不能脫離此中關係耳

雖然宋先生之冤不可不雪也既有如此之嫌疑犯復有自認之凶徒是總宜向若輩追求究竟閱者獨不聞大總統之言乎曰迅即緝凶窮究主名曰迅緝眞凶徹底根究吾人三復大總統之言上體大總統之意於眞凶緝獲後自應窮究主名徹底根究矣主名乎根究乎予欲有言予姑隱忍以觀其後

（天網）

●刺宋案兇手之被逮

▲刑律上之制裁

宋先生死不三日而刺宋之造意犯與正犯同時被逮元凶巨惡白晝無所遁形不可謂非宋先生在天之靈然吾人所以答對於宋先生者實不僅此也

夫刺宋者武士英刑律上所謂正犯也而應夔丞迹涉嫌疑時人亦遂以嫌疑犯目之烏乎可

查武士英之行刺爲應所授意證諸武之言曰「我上應夔丞的當了」一語尤見武爲被動之一準以刑律第三十條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罪之行爲者爲造意犯依正之例處斷則應夔丞固明明正犯也國法具在殊不能爲奸人寬記者今日所切望於會審公堂者則保存證據一秉至公勿偏信一面之詞勿遽執一偏之見雖人命至重而沉冤固不可

不恤也是在我嚴明正直之會審官加意爲之宋君九原有知當默佑爾也非然者奸人漏網法紀蕩弛不特無以對生人即生人亦何由死者也吾言至此吾心碎矣悲夫

（仲材）

●刺宋案之六不可解

應夔丞與宋漁父生平無握手交無年而緣何讐何怨應也宋也誠風馬牛不相及也胡爲乎應乃擲重金買犯士必得宋而甘心焉由斯言之買武士者應夔丞也而買應夔丞者伊何人乎此記者之未解一也

近有一二妄說其進行者謂以應夔丞之私人行動有汙該會團體果爾何以應不求刺客於會員而旁求力大胆大之人乃得一與該會渺不相涉之武士英乎此記者之未解二也

洪述祖之挾巨金南下也盛言爲解散歡迎國會團然洪至滬乃與應夔丞周旋旬餘而去類此等詭譎離奇之蹤影久已滋人疑竇於今更發研討此案者之擬想此記者之未解三也

主謀刺宋之人除應夔丞之外是否另有其人由上節情形言之固不可不注意洪述祖然究憑何種證據以實洪之賄託則當於應宅內所搜獲之文件上求之今此項文件既全入於公廨自無慮其消滅惟吾人猶不可不注意者則應夔丞被捕後竟有能力用捕房電話囑其家人以私事應之能力何以如此之大此記者之未解四也

宋漁父生平無私仇此可斷言矣然宋爲主張平民政治之中堅者宋又爲國民黨之表表者宋尤爲正式政府總理之最有希望者今主謀死宋之目的果屬何等耶洪述祖固爲趙秉鈞之私人而內務部之司員也豈主謀者果即出於防衞總理一席之私念耶是則吾人對於應宅內文件之發表於此點宜首加注意今一般論者徒擬刺宋爲與平民政治

官戰或與國民黨為仇此記者之未解五也

當洪述祖之離滬旋京也係乘京津鐵路禮拜一車而應夔丞則乘禮拜三快車到京借寓於段芝貴家而段備極歡迎之誼而捧五萬元以壽應者則張□□是也此事都人士類能道之夫洪之出也既為趙所遣而應之入也則又為段所主撲朔迷離詭刺宋絕不合有向平民政治官戰之意味也似乎不可此記者之未解六也

(四)民國新聞

應夔丞果為暗殺宋先生之主謀人乎

（一民）

宋先生之被刺論者皆謂含有政治上性質蓋以先生之光明磊落無結怨於人其非仇殺也必矣今凶手武士英主謀應夔丞已先後被捕武故無賴為金錢所利用而出此殘忍手段亦若尋常付事至應本為范高頭餘孽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還遽得充長江偵探科長然所交多下流社會與堂堂正正之宋先生本風馬牛不相及應縱凶惡無人道斷不欲死一絕無關係之人以為快然則應果否為此案之主謀人誠今日之疑問前日袁總統對北京國民黨代表言「宋先生案是否挾有私仇抑有人指使殊難索解」今日罪人斯得待質法庭其挾有私仇乎抑有人指使乎吾願承審者對於此案當仰體大總統厚意以期水落石出也可

後死者責益重矣

（隼）

宋鈍初先生為人和平樂易未嘗與人以難堪其殺之者必非出於私怨也無疑宋先生又主張內閣制及省長民選最力之一人也而此等主張則為官僚所極端反對宋之死其指使刺宋者必為官僚派無疑惟是罪人未得雖知其因亦

驕能斷言之吾黨處此惟有持以鎮靜之態度不可存畏怯之心尤不必爲憤激之論第自振作其運動革命時之精神不爲嗃怵不爲威刼各預備一個好頭顱以殉我真共和之主義先事而爲之備事至則秉義而行之以期有以對我宋先生及因革命而死之諸先烈耳後死者之責任實重於前諸君其務謀所以繼宋先生之志而無爲無益之悲矣

（秋隼）

不可解

宋先生被殺一案尚在租界法庭審訊未曾歷經地方審判廳高等審判廳之訊鞫而驟然有欲提歸大理院訊鞫之說

此不可解者一

奸人欲殺宋先生及與宋先生懷同一主義者則竟逞豺狼之性以死之耳乃無端而忽牽扯梁袁黎趙諸人惡蔑者竟亦厭猶畏白者乃亦憎黑是豈特具有不可思議之心理耶抑以是亂人之意耶不可解者二雖然救國協會之投函固明明謂以宋先生倡內閣制故致之死且謂欲肯國民黨及各報之倡內閣制者而悉死之是奸人之仇宋者直仇內閣制而已觀乎此則以上之二疑問誠大有研究之價值也

洪述祖有殺宋先生之必要乎

自洪述祖與應夔丞種種秘密之關繫一一洩露人皆知使武士英刺宋先生者爲應夔丞而使應夔丞遣武者爲洪述祖於是逮捕洪述祖之必要爲注意此案者之所同認雖然彼洪述祖一卑鄙齷齪之小人與大政治家之宋先生固亦風馬牛不相及宋先生之死於彼實了無絲毫之關係洪又胡爲乎必死宋先生而後快也然則嗾武者爲應嗾應者爲洪而嗾洪者必更有人在也證據已獲公開而檢驗之使魑魅魍魎無自遁形則不能不望諸今日之審判也

宋先生被害後之輿論

時評

▲北京報紙▼

(一)民國報

●宋鈍初被刺

昨日各界喧傳宋鈍初車中被刺且受傷頗重記者聞之如醉如痴然始猶冀其不確及連接滬上來電方知不幸果有是事也宋氏何為而被刺乎兇手在逃一時無能發之証據誰為主使不得以懸揣而知惟考宋氏之生平私德無虧則此次被刺非關於個人之仇怨又可斷言者矣既非關於個人之仇怨彼行刺者必係一亡命之徒為他人金錢所買耳宋氏自次到滬每與二三同志討論政見反對派多不以為然鋌否之爭無時或免而為日未久乃竟有此事發現由斯而談則圖刺宋氏者果真空無影響乎人心如此大局何堪記者固不暇為宋氏惜也

（隔生）

●宋先生能瞑目乎

宋鈍初先生平生奔走革命不死於前清政制政體之下今竟死於手創共和之國民將異哉夫先生原非惜死之人今日之死吾知先生必不能瞑目者矣

（隔生）

先生之死。識與不識。皆知爲政見上之關係。並非與人有私仇宿怨也。清政不良。先生起任改革。今當破壞方終。建設伊始之際。而先生竟被害以歿。不得大展其抱負。此不能瞑目者一也。使先生之死。其政見尙能行於既死之後。不與其人以俱死。未必先生不含笑於九原也。然反對者因不能容其政見。遂不能容其生。則先生之政見。果能必行於既死之後否乎。不行其政見。則國家不亡於專制。必亡於共和。而先生十餘年慘淡經營。爲國爲民之苦衷。亦將與東流長逝。此不能瞑目者二也。

雖然。死者已矣。國民將如之何哉。共和國家。竟有此種現象。大局尙堪設想乎。

(二)國光新聞

宋鈍初被刺感言　（平）

嗚呼。民國將不國矣。外患之逼人。已足以亡中國而有餘。而內部之傾軋排陷。仇視異己。已岌岌不可終日。近且有宋鈍初先生被刺之怪劇出現。

前接本社專電。知宋君遇刺腰部。受傷甚重。記者已如醉如痴。不知宋君之死所果也。昨日來電。竟報宋君奄然氣絕矣。嗚呼。誰使爲之。誰令致之。其晤殺有如是哉。雖然。各國政治重要人物。與手鎗炸彈。恒相抵觸。宋君固死有餘榮。獨惜國基未固。而所抱之政策。未得展布於一時。以圖新國家一線之生機。吾於是不暇爲宋君惜。竊爲中華民國惜。

宋遯初不死　（庸民）

泰西進化論者。謂宇宙間實在物體。惟人羣不死。非人羣果不死也。蓋人羣雖死。其事業精神。仍有後起之人羣爲之繼。

續發達故可謂之不死也

今者吾黨理事宋遯初先生被刺一般常識者流莫不爲吾黨前途危而反對黨人且不禁有幸災樂禍之意嗚乎誤矣

夫先生雖死而先生之所主張者固在也吾黨同人因鑒此番慘儆愈將宋君所主張者深印腦府積極進行再接再厲務必達圓滿實踐之域而後止推其極也即不幸去一實質上之宋鈍初化爲精神上多數之宋遯初而吾黨與國家胥受其賜矣誰謂遯初先生真死乎哉

●盧斯福與宋遯初

（膚民）

入二十世紀以來暗殺案亦夥矣然除民黨對於君族甲種對於乙種外其他專以政見而致暗殺者必其人學識才力政治手腕足以涵蓋一切包掃一是而後有此種之結果

今試問昔之君憲黨人所號稱之康聖人與現在共和黨所標榜之梁賢人其身分遑量有足當暗殺黨人一彈之價值者乎吾固知其無有也近一二年來足以當此者惟美利堅盧斯福與我國宋遯初二人而已明乎此則可知宋君所以致死與死而不死之故矣

（三）國風日報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驚鴻）

吳祿貞死而真革命不成宋教仁死而真共和隨去何則吳主張根本革命者也今吳不死幽燕必破幽燕破則染有專制流毒之官僚黨芟除殆盡萬不至以遷就二字養癰遺患演出現在亡國之怪象宋主張政黨內閣者也今宋不死政

策必行政策行則所有議會內閣之新人物次第產出更不得以敷衍二字蹈前覆轍貽將來無窮之隱憂天禍民國今不幸吳宋已身死若使得完全主張君憲制度即有政黨而中堅已去即有國會而頑果不存爲所欲爲此其時矣雖然外患日棘內亂叢生若吳宋之人才舉國有幾而必以此陰狠險毒之手段對付之所謂自毀長城者非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殺人若其三復斯言也否

●何礙乎政黨內閣之進行

（超父）

吾黨深見夫混合內閣以有百弊而無一利因仿世界各文明國先例主張政黨內閣以圖國家政治機關之活動而免混合內閣與所謂超然內閣人才內閣之弊以垂萬世之帮固不搖之典定民國千秋有道之基爲國家非有所私也何物醜奴竟爾不自揣測妄肆攻擊以爲國民黨主張政黨內閣政黨內閣則可爲國民黨之私有殊不知政黨內閣雖由吾人所主張而吾人並未宜言限定政黨內閣由吾黨主張之則須由吾黨組織之也國民黨組織之人可共和黨組織之也可統一黨或民主黨組織之也亦無不可國民黨何嘗以政黨內閣爲私有物也爾等蠢匪餘孽爲攻擊國民黨之故並國民黨之所主張之政黨內閣而亦攻擊之不亦愚且謬乎

宋鈍初先生爲國民黨中主張政黨內閣最力之一人也爾等攻擊國民黨主張之政黨內閣故攻擊及國民黨中主張政黨內閣最力之主鈍初而今鈍初死矣吾人所主張政黨內閣之進行尚有國民黨數百萬之黨員在凡一大政黨之主張決未有因一人之生死去留爲轉移者鈍初死吾人祇哀其人之不獲永年竟被奸人狙擊賫志以沒未免可惜實未見與國民黨之前途與吾黨所主張之政黨內閣有若何之損傷何以故國民黨中如宋鈍初其人者尚有大多數在

也

(四)民主報

●宋教仁被暗殺之痛言

(龍)

大政治家宋教仁忽在火車被宵人槍擊生命危險果何原因何人所使而演此兇橫慘怪之劇謂為私仇則宋君生平與人無忤何至有仇殺之人既非私仇是必出於政治上之競爭可以斷言然政治上競爭又當分為兩方面觀察一為政黨一為政府出於政黨則堂堂大黨對於他黨自有正當之行為如出此危險暴亂之毒手則其政黨直當名為暗殺政黨出於政府則皇皇政府對於國人尤當有正大之行為如出此危險暴亂之毒手則此政府直當名為暗殺政府政黨歟政府歟吾不得而知之矣

●對宋遯初先生被害之痛言

(詠康)

宋遯初先生以被刺絕命嗚乎痛哉主使者為誰然從歷史上觀察之其必出於政治上之競爭無疑也德之畢士麥英之格蘭斯頓美之總統羅斯福均曾被人暗殺也者先生為民國之大政治家此次來京又適政府將次改革之際將來資賴於先生者實多而先生竟於車站被刺政黨主使歟政府主使歟要皆由忌妬先生者而因出此毒計嗚乎推翻專制建造共和先生之功昭昭在人耳目今遭奸人暗殺而與世界大政治家齊名雖死固猶生也獨惜吾國國基未固政治尚丁改革之期人才缺乏所謂大政治家如先生而以國利民福為任者實不多覯今一旦喪命於忌妬先生者之手夫豈先生之不幸實國民之不幸民國前之不幸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讀先

生致袁總統電文知先生不瞑目於地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記者尤不盡爲先生痛矣

敬告同志諸君

嗚乎宋先生死矣而先生所抱之政策則未死也惜乎目的不達與世長辭此先生所以不能無遺憾也雖然死者長已矣多數生存之同志不得不以先生之政策繼續猛進藉竟先生未竟之志則死者之目的不達而終達誠能如是則先生可以不死

願我同志諸君極端穩靜幸勿自餒務使先生之政策歷久愈光是則我同志對於先生死後之擔負與死後之任責不敢一日放棄者也

(五)中央新聞

何故殺英雄

(修武)

宋遯初乃民國開幕之功臣也其爲人坦白無私其遇事熱心勇爲我社會諸君子所共知也日前於滬奉政府電召將抵車站被刺委命然宋遯初被刺於民國大局攸關固不待言而刺宋遯初者果具何心乎若言私怨則刺之也毫無價値之可言若言黨見則刺之也更覺影響之可懼況宋之爲人大公無我推己愛物有何獲罪於社會乎竊不知刺客者具何心肝爲何人主使竟滅名喪義冒大不韙以暗殺我民國之英雄

然人固莫不有一死死固不足惜獨遯初之死不死於革命而死於豎子不死於滿淸專制以前而死於民國共和以後爲可痛耳夫宋遯初之心早爲國人所共見雖無辜被刺亦必含笑於九泉何也未固宋負天下人也而刺客與主使者

消夜捫心。能無慚愧。復何能具有面目。以見天下士乎。現兇手已獲。主使者何以自處哉。

自壞長城胡爲乎　（愼）

宋鈍初先生由滬來京。忽被匪刺。昨日竟歸大暮。記者於聞電之餘。心爲之酸。手爲之戰。不知涕之何以出也。夫鈍初之爲何如人。固盡人皆知。不必記者之喋喋。而記者之所急欲研究者。刺客爲何人。刺客之主使爲何人。記者敢斷言曰。鈍初之被刺。必非出於一二人之私仇。而欲置之死也。至其主使之爲何人。記者雖不敢妄參私意。然凡我同胞。宜急起而研究之。使犯罪者不致爲漏網之魚也。

嗚呼民國成立以來。凡稱所謂革命元勳者。或爲利所動。或爲名所惑。均不以國事爲前途。而爲他人所利用久矣。其一二特出者。奔命呼號。以求達眞正之共和。宜其爲人所嫉。而思有以中傷之也。嗚呼吾爲民國前途懼矣。

（六）國權報

哭鈍先生　（公民）

鈍初先生。政治界中之最穩健派也。民國建設。未大就序。南北意見。未大消滅。國家前途。方依先生。調和手腕。融洽人心。寧靜國事。破除黨見。息却紛競。眞民國之萬里長城也。昊天不吊。遽遭慘歿。致令中外人士。惶惜悼恐。恐焉懼南北之畛城復生。無人收拾。先生已矣。其如正式政府少一大屏障何也。

（七）中國報

宋鈍初被刺之疑竇已釋　（飯牛）

鳥盡弓藏兎死狗烹此前人之所以譏漢高也然稽諸史册証諸現在此種事實亦已數見不鮮矣夫宋氏非革命之元勳乎況具有政治上之巨識或將來於總統問題亦有所希望其爲某某所忌也固宜雖然宋氏不免失之過誠也須知某某居心異常奸險其於我輩恨之刺骨大有不斬草除根不止之勢綜其重作馮婦以來誅戮殘忍罄竹難書噫嘻吾知之矣欲學晏仲除三士費二桃之策以報滿清之私恩乎不然何其於革命中人竟欲摧殘殆盡也今宋氏已死矣然忖度某某之野心又豈僅宋氏一人而已哉吾更不能不感焉於懷而爲民國諸偉人慄慄危懼也嗚呼人情變幻爲雨爲雲世事茫茫殊難自料可勝慨歎

●光明磊落之心胸獨吾等人能之

自宋鈍初先生被刺後反對者信口雌黃謂係本黨所使更有以無稽之言謂黃克强先生藉此决不北來擬在南京召集國會此種口吻本無可辯之價值但恐挑起南北惡感耳然吾知黃君至誠之心可以對諸天地鬼神决不至以悠悠之口而止行踪若謂某某居心叵測恐又蹈宋君之覆轍然吾謂某某雖陰險第尚有正式總統之希望諒不得再施此種鬼蜮手段以啟猜忌此更無足慮也不過黃君將來亦宜保此頭顱以謀共和之眞實幸福勿再虛擲免吾民屢歌失所則非僅記者一人之私幸也

(八)北方日報

(一)　　　　(篤)

會五大洲論道德墮落人格卑下未有如今日之中華民國者也未有如今日中華民國選舉之場合所發生之現象者也宋君鈍初以奔走革命之鉅子不死於滿清專制淫威下不死於武漢起義後槍林砲雨中乃竟於歡迎國會之大典

沿路招待議員旌旗招展時手槍三響刺客之馳驟往來如入無人之境天下最可怪之事孰有過於此者哉嗚呼朝鮮之亡有一安重根朝鮮雖亡猶不亡中國則純乎李完用出現哀哉宋先生痛哉無心肝之亡國奴吾聲嘶吾淚竭夫復何言

（二）

嗚呼吾不料莊嚴璀璨之民國竟喪於一般狗彘之手也吾不料創造莊嚴璀璨民國之偉人竟喪於一般狗黨之手也宋君鈍初奔走革命功成不居召集國會入都觀光人情之常無足詫異乃竟於滬甯車站往來繁劇之要道被手槍擊中其要害靈耗驚傳有令人不知涕之從何出者眼看大好河山忍心斷送方自以爲鞏固一家之私產也庸詎知中國事已從茲不可爲耶嗟嗟若輩以斷送亡清之手段復出而斷送民國並神其魑魅魍魎之伎倆舉建造民國之偉人亦一網打盡前清之對待革命黨也用明殺民國之對待革命黨也用暗殺我國民不起而同舉義旗以清妖孽恐共和國民無噍類豈僅帝制之復活已哉

（三）

我國新發明一妙訣無論國家何等事皆持以冷靜之態度夫冷靜何嘗非應事之妙訣諸葛公綸巾羽扇羊叔子輕裘緩帶謝太傅圍棋賭博於存亡危急之秋有坐鎮靜之度所以能措國家於泰山之安也今乃以一事不辦爲冷靜嗚呼涼血而已矣冷靜云爾哉宋君鈍初案發生於滬上爲國家明其政刑計滬甯鐵路局長鍾文琦決無不撤任之理蘇督程德全蘇民政長應德閎決無不分別記過勒限其獲案之理今項城僅僅於優郵加之意對於放棄職任之官僚絕無嚴重之限制革命起義之

偉人。恐自今以往。無噍類矣。

(九)大中華民國日報

●宋鈍初槍傷誌感

(鏡)

宋鈍初前在國民黨中爲最有望之人物國民黨如組織內閣則宋鈍初君必居首選無疑也乃不料日昨宋君由滬赴京於車棧中被人槍傷是果帶有政治上之臭味乎

夫擊殺一人以快私仇則亦已耳若爲競爭政權之故而出此流血五步之下策則國民黨即去一宋鈍初不啻有十百千萬宋鈍初其人乎夫謀本黨之利益而加危害及於異黨之重要人物此等事件求之歐美政黨發達之國亦間有之吾獨怪夫吾國國基尚在飄搖風雨之中所爭不僅黨派問題而已則此一擊也其影響所及達於何種程度非記者所敢知已

●悲宋君鈍初

(鏡)

宋君鈍初從事革命十有餘年未嘗廢學故其於政治上之知識稱爲完備去年長農林部僅數月未曾發抒其志意而宋君退職後方日從事於各方面之調查以促進其經驗此不獨激烈派中所難得亦平和派中所不易覯者實民國最有希望之人物也胡天不弔竟以奸人之狙擊隕厥軀豈天之必本亡中國耶不然何不容人才之生存也

抑余更有悲者舉國方患無才而稍有才識者又爲人所忌致爲人所狙擊而斃至彼忌才者乃借以稱快尚得爲有人心乎又不能獨爲宋君一人也已

（二）　（瓠尊）

古刺客何以稱乎必也所欲得手刃之人擁威權擁兵衛始不得已而出於暗殺豫讓之於襄子孟軻之於秦政是矣若同爲平民並無一卒之衛而襲殺於道途此盜賊之行耳匪盜賊胡以卑劣如是也政治競爭可以文字爭可以演說爭可以運動爭不聞其以槍也卽令以槍擇空曠地彼此對擊如西人之決死可矣今乃於車站之儔人廣衆中施之不顧殘及旁觀此豺虎之行耳匪豺虎胡以殘酷如是也

宋鈍初在滬甯車站被刺兇徒未獲不能遽斷其由來要其必出於反對者之所爲無疑然鈍初自解職農林後子然一身自伍平民又在人山人海之車站中反對者乃要擊於此此直與盜賊豺虎遇耳盜賊豺虎之橫行今日之民國乃眞無望矣昔英人當改革宗敎時英國國敎與波力敦敎幾若不共戴天一鬬西班牙入寇乃捐棄仇怨協力共禦卒破西軍而奪其海權今蒙藏之寇深矣我國國人不唯不能效英民之同心鬩墻之釁且加繆焉嗚呼民國前途吾不忍言

（三）　（如是）

天下事有欲蓋而彌彰者據上海所傳宋君被槍後曾接一函其中詞意表示其爲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且深致其誤中副車不勝抱歉最後乃流露其狎侮盡心民國諸公之本意彼謂有此一書可以稍平對於宋君誌痛者之心而一方面又可以使價值更重於宋君者因之生戒心庶乎社會之風潮易於平息也噫陋甚矣以事實考之刺客發三槍既非射擊宋君何以三擊不中而獨中宋君乎其技不應如是之劣且彼等此種解釋適以證實槍擊宋君爲出於政治之關係毫無疑義而已若爲恐懼熱心政治諸公而發則須知以政治爲性命之人履白刃蹈湯火在所不懼前者既仆後者勃

輿憤激之餘有銳進而無退阻固革命家之遺傳物也嗚呼可以休矣若僅此函一布社會之視聽或爲之迷惑故特揭出其破綻以斷定此函爲反對者所設之疑陣唯據稱函中之字蹟與前致宋君批駁其演說詞者無異有偵探之責者便宜於此處留意如發現有何種報紙登載此篇批駁宋君演說詞文者於中追尋必得主名無疑

（瓠尊）

（四）

自宋鈍初被刺事發見後如春雷驟發疑雲四布全國人士口有談談此事也目有視視此事也若有思思此事也上自議院政府中及報館社會下逮窮黨荼毒無不以此爲唯一研究之資料吾人持冷靜觀察用演繹法約之蓋可以四類焉四類維何曰喜怒哀懼是已

喜者誰乎反對共和之舊官僚與一般以官僚爲目的之政客是已此輩無學問無職業但以做官爲生活假令有混合內閣之存在不難企中饋爲一皂奇內閣必出於政黨彼遂將無噉飯之地矣鈍初主張政黨內閣至死不變一日被刺是不啻去其喉中之梗也云胡不喜怒者誰乎民國爲志士所造流血諸先烈事業未竟全付諸未死之同志遯初以九死餘生幸遂今日乃不死於前清專制之淫威而死於今日昏昧嫉忌者之手吾黨之髮指身裂謂得已乎哀者誰乎前年革命乍起危機四發所謂大政治家大建設家要皆竄伏山陬逃住租界迨政府甫成此輩如蒼蠅逐臭俄傾羣集五官神敏實出一切事物之上鈍初以手創民國之偉人竟爾側身局外其出處之光明志操之高尚已爲中外人士所共仰故此次被刺勿論黨派之異同交情之有無莫不同聲一哭爲國民哀非爲個人哀也懼者誰乎民國今日危如累卵建設之望端在人材今政黨林立眞能擔任建設民國者實難免鳳毛麟角之嘆鈍初在政治上之學識與其手腕雖異己者不能不推爲鉅擘語云中流失船千金一壺今並一壺而破之前途危險寧可言喻又況殺機一發報復無已輿言

及此不寒而慄此在今日深識愛國之士固莫不抱茲同情矣雖然怒與哀懼咸爲今日應有之情若對此事而竟存喜心者是直出乎天理人情之外吾敢正告之曰汝勿喜汝願民國之成立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汝喪魂矣天將奪汝之魄

究竟有何舉動　（如何）

今者謠諑之事又起矣宋君鈍初之被何人所狙擊及其狙擊之爲何原因兇手未獲夫安而斷定即有與宋君最親信之人抱如何之悲痛亦不能妄指一人硬坐以罪况以國民黨之行動更如何審慎而後發乎此不待智者知其必無何種之舉動矣而彼心中猶疑以爲如是者則謂國民黨議員從此不肯來北方矣南北分離問題從此與將出現矣四月之正式國會必不能望其開會矣種種揣測之語流播於外遂又使社會爲之不寧抑何其不智若是也敬告疑者無容疑懼者不必懼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天壤不壞公理不滅國民黨議員據此正義何嫌何疑而不北來何思何慮而不開會彼造作謠言者皆唯恐天下不亂者也世有智者當不河漢余言

（十）北京時報

搖落深知宋玉悲　（鐵僧）

宋教仁當武昌起義時其在民立報論撰有云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蓋自專制流毒豪傑奮興宋君奔走海外歷有年所至是忽償大願其喜溢言表有不期然而然者孰意民國成立以來南京政府既不克用其所學迨及統一告成又屢懷大志而不克遂而今且不知不覺以數十年之抱負經猝喪於暋子之手其死也其魂魄之抱恨不瞑又可知也嗚呼人生斯世無一不在七情顛倒中即死而有知或尙不免果何時何日乃得略濟淨世界耶搖落深知宋玉

悲吾為誦少陵之句不禁低回久之

（十一）天聲報

●對於宋鈍初死後之感言 （秩道）

鈍初死矣其非為私仇也盡人而知之矣鈍初固國民黨之巨擘也徒以政見與他黨相齟齬故噩耗傳來國民黨哀不勝哀非國民黨樂不勝樂吾謂國民黨不必哀也鈍初之政見藏諸之世人腦海者已久豈恆河沙數之黨員竟無宋教仁第二其人出而奉鈍初之政見為金科玉律者乎則鈍初雖死猶生何哀為吾更謂非國民黨不必樂也鈍初雖政見稍偏而手段不激在國民黨中固可稱為學問深意氣小者矣蓋國民黨黨員多激烈分子其繼鈍初而起者必不如鈍初之和平而意見日以深黨爭日以烈是鈍初死未見為非國民黨之幸也何樂為吾尤有進者使國民黨因鈍初之刺若舟楫失大車無輪而日就衰落則國民黨不必哀鈍初而鈍初且哀國民于九原之下使國民因此番刺激再接再厲則國勢必蒸蒸日上而非國民大者且哀國民黨之哀者又樂非國民黨之樂焉哀樂何常吾人好自為之耳鈍初忠於國者也故第以國事論

（十二）京津時報

●哀宋鈍初君

宋君鈍初自光復後盡力政黨事業同盟會已改組可謂吾民國政黨史上之一事而主持之者實惟宋君其苦心孤詣

可謂至矣政客如宋君在國民黨中其政治之思想手腕及活動爲最卓越者即異黨之人如吾儕亦爲傾佩奈何抱志未遂而橫遭兇客之毒手此非失其健將之爲可慮而政界之黑暗前途少此一健者亦所應悼歎且刺客遠颺疑竇紛起吾望執政諸公盡其最善之能力捕此正兇以慰宋君之寃魂而釋海內之疑懼即一般政客尤當以冷靜出之以慰宋君忠於國事之志也



宋先生被害後之輿論（六）

時評

▲地報紙▼

●天津

(一)民意報

●論宋鈍初被刺事

（佛子）

宋鈍初今果隕命於奸人之手吾人當此不獨為宋君惜且為民國前途痛也同盟會為國民黨前身民國成立原因由於同盟會之鼓吹運動此則世所同認者先君長於才略為同盟會不可多得之健將自辭農林總長以後致力黨務卽有五黨合併之舉今次選舉國民黨占過半數總統總理之為何人國民黨之勢力足左右之宋在黨中聲望久著國民黨如得勝利必不能少宋君一人而且宋君秉持政黨內閣主義是有野心政界者自不能不以宋君為勁敵妄然因政見不同卽遣兇人剚刃其腹此等卑劣手段不獨見笑世人而且此風一開則暗殺之案將至不可究詰吾人平生所最憤者卽革命之後恐蹈法蘭西之覆轍歷觀南北統一以後則頗有類於法或其結果甚於法國亦未可知孫黃為創造

民國原動人。宵小之流。肆其如簧之舌。造謠誣謗。無所不至。比歎閙翹。竟謂孫爲受賂。張方被殺。黃克強會抱不平。竟謂黃爲同謀。千古奸人得勢。對不附己之人。動輙加以罪名。漢唐宋明之黨禍。其明例也。孫黃受運。幸任民國成立之後。如於前代。其不身首異處。或遭終身幽禁之刑者。蓋亦鮮矣。但就此點觀之。奸人之不以國家爲前提。有異己者。則無論其爲何人。均不惜百方陷之而後已。世道人心之變。如此曷勝浩嘆。

宋鈍初主張政黨內閣。原爲國民言論自由權利。然反對者。乃於事先下此毒手。若孫黃黎等有爲總統之心。其受反對者之嫉忌。豈不加甚。由此推理。孫黃黎等亦爲有人伺之。但未得其隙耳。據謝此次刺客。本欲並殺克強。因擊宋君之際。黃乘自動車先去。故未及云云。此言不誣。則暗殺黨之目的。決不僅此。即凡京津滬漢之有名人物。均在危險之列。如不撲滅此黨之原動人。則其將來。小則加害於一般正人。大則足使民國淪亡者也。昔法國革命。各黨爭權。自相殘殺。各黨首領。多遭慘禍。黃宋對於民國。有功無罪。雖其主張不與人同。然均爲國家。何得以黨見而致之死。長此不已。不獨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而且報復相尋。非至演出法蘭西之現象。有不止者。言念及此。眞有不知涕之從何由者也。

●武昌

（一）羣報

●嗚呼國民人才之結果

不佞嘗推論國民黨之政治人物。於湘則宋漁父。於粵則汪精衛。漁父圭角稍露。然而氣魄富厚。志力堅強。不失湘人本色。就目前論。其果爲健全之政治人物與否。殊未可定。然而十年以後。出其精悍卓越之手腕。以發揮其政見。其足以光

大我民國凝政治事業而與世界大政客爭雄長蓋無之者。

不佞與漁父別於滬上迄今不過數月不憶斯人結果如此嗚呼痛哉國禍耶黨禍耶政潮耶殺者已矣願生者諸君有以成漁父之志扶我千荆萬棘之民國出之坦途而永永立乎大陸之上嗚呼漁父庶幾其不死矣乎。

●漢口

（一）民國日報

●願國人勿忘宋先生臨死之言

（一衆）

宋先生漁父臨死謂克强等曰。君等當積極進行。勿以予為念。嗚呼。民國非宋一人之民國也。宋雖死。其心猶戀戀於民國。凡吾國人聞此臨死之遺言者。當不徒以哀慕悲泣激昂憤慨為足以慰其心也。克强等諸君之親聆其遺言者。尤當百折不屈。率國人為有秩序之進行。不宜以宋之死而潛其志。餒其氣。或為浮言所移動也。

蓋予國人之愛宋哀宋。以宋為能盡力於民國耳。使宋哭而遂無盡盡民國之人。則不啻民國惟有宋。宋死而民國與之俱死矣。吾國人亦何以自顏自立於天地哉。

克强將北上。宋君之所謂積極進行者。將於此行見之。世有以危詞阻其北上者。是非所以愛克强也。又豈所以慰宋君乎。嗚呼。宋君已矣。國人其勉之。克强其勉之。

●敬告哭遯初先生者

（愁公）

宋遯初死矣。國中悲愴沉鬱之作。屢見而不一見。吾何贅焉。然吾鄂人也。大有不能已者在。

宋先生被害後之輿論六

吾鄂以首義著者以民族民權爲主點此主點之入人腦海也又非遯初先生費十年呼號十年胚孕不爲功是吾鄂義軍之成敗與先生有呼吸相關之勢昭昭明甚也今正式國會未開不得謂吾鄂功成事竟而先生遽被刺逝矣吾不知吾鄂志士之觀念何如

抑吾鄂所以能推倒滿淸者以各省之影應而各省所以不憚如是者仍以先生費之呼號胚孕始恍然於休戚之同並是各省響應之因果與先生有呼吸相關之勢又彰彰明甚也今正式國會未開不得謂各省功成事竟而先生遽被刺死矣吾不知各省志士之觀念又何如

抑先生不枉死於專制時代而枉死於共和時代則謂共和爲殺先生之機焉可也夫共和既爲殺先生之機是先生雖被殺於盜又不啻被殺於首義響應諸締造共和之志士也吾不知吾鄂及各省諸志士果將何以謝先生

嗚呼噫嘻我知之矣不曰鑄造銅像即曰厚恤其家再不然則曰開追悼會同聲一哭而已嗚呼以胚孕共和之英雄竟死於共和而全國締造共和者不爲籌後日之共和惟有付諸一哭吾囑公輩且毋哭吾將先哭共和哭民國哭公輩也追哭遯初先生哉

（民錄）

●弔宋君敎仁

嗚呼遯初死矣遯初所懷之平民政治不可得而遽見遯初被刺之眞相不可爲而詳聞

彼刺遯初者是何居心縱不爲遯初一人惜獨不爲四萬平民惜乎

彼主使刺遯初者反躬自問縱不爲四萬萬平民惜獨不自爲惜乎

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為天演之公例主使刺遯初者果未之聞耶然世運日衰人心不古春秋之狙擊何不復生於今日今日之遯初何不幸而遇此今日之民國亦何不幸而遇此

鈍初先生被刺感言

（我願）

手槍炸彈猛劑也用以對於麻木不仁之政府可以收去腐生新之奇功大病已除即宜韞櫝藏之使見其一次奏効用之不已則虛弱之軀未有能勝者其不致傷及生命者幾希民國成立以來手槍炸彈層見迭出是亦用之不已之類也吾新造之民國其能堪此鍛擣哉嗚呼暴民其速自反嗚呼亂黨其速回頭否則人之云亡國將不國爾等之生命財產能不與爾轟擊之聲同歸於盡乎

對於社會之蟊賊而加掊擊固仁人志士殺身成仁之舉千載下猶有榮施絕不意一年以來創造民國之偉人如宋遯初先生乃遭不測黠賊乎誰氏之鷹犬乎何膽大乃爾民國之公敵萬世之罪人吾甚願盡將此反噬之醜類宅諸三危毋使其以黨爭私見亡我莊嚴燦爛之民國也

（悲庵）

（二）太漢報

宋教仁被刺之關係

▲亂機兆矣

▲可不慎乎

宋教仁為民國最有關係之人乃於共和政體之中光天化日之下遭此慘劇其被刺之原因或為人所主使或為人之

嫉忌記者固不敢知抑姑不具論但當此國會過渡之時國基尚未鞏固而各省又匪徒潛伏皆勸浮言鶴唳風聲已有一夕數驚之概乃復發現此暗殺之事使全國人士爲之震驚猜疑嫉忌日深一事嗚乎亂機兆矣吾爲宋悲吾爲民國前途懼

●杭州

(一)全浙公報

●哀宋教仁

▲勸諸同業

宋君教仁記者雖未獲親其丰采而每讀民立報上漁父君之論說慷慨激昂驚心動魄輒爲之中心向往不能自已雖政見頗有異同要其爲民國一傑秀之人物固可斷言今乃不幸而遽遭慘死豈獨大局之變即就同業之關係言亦不能不爲之放聲而一哭者也

雖然宋君此死其原因頗覺耐味令人驟難猜索苟非將兇手緝獲研究主使則終無以得其主名稱謂各黨宜化除畛域同心協力緝查其兇手偵探其原委以慰宋君之靈而破各界之惑萬不可憑空揣測挾持黨見妄發急激無根據之議論以挑動異己之惡感而長養無窮之殺機斯則記者所深願爲諸同業忠告者也愚戇之言全爲大局起見宋君地下有知其亦深許吾言

(二)平民日報

宋案感言一

（更生）

▲吾人今後之責任

宋鈍初先生之被禍也。聞者知與不知。莫不同聲一哭。以先生乃江左英吾並世賢豪長者。罕能望其項背。雖然先生之不幸而長逝。豈獨梁萎山頽而已耶。鬼蜮公行。魍魎充斥。瓦釜雷鳴乎城中。宵小橫行乎大地。致不逞之徒。敢於糾黨肆虐。狙擊民國之長城。此其世爲何如之世耶。

法蘭西恐怖之時代。舉世咸稱以爲殘忍險狠之極則。然吾聞羅蘭夫人之殉國也。猶不能不以斷頭檯爲耶穌之十字架。今先生之身繫民國安危也。未知視夫人何如。而舉不逞竟以卑劣陰狠之暗殺賊先生。嗟乎嗟乎。吾莊嚴燦爛之民國。竟敗壞一至於此與。昔顧氏亭林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今日法紀之蕩然。乃駕法國恐怖時代而上之。則其不淪於天地晦冥之域者。亦幾希矣。人心未死。血氣猶在。兩浙義聲。彪炳寰宇。今對此賊殺不辜之佞臣。乃竟無請尚方斬馬之劍者乎。

宋案感言二

（更生）

▲本黨對黨諸君諦聽

宋遯初先生暗殺案。其兇手爲武士英。其主使爲應夔丞。已毫無疑義。唯應之與宋。既無關係。又無怨隙。必無圖害先生之理。今應既拿獲。則應之受何人主使歟。其近事已不難按圖索驥矣。

方應之招引王阿發時。允以巨金。允以做官。則其得金得官之易。已可想見。且必有易於得金得官之人。尤可想見也。然

先生既死。以今日大局之瀕危。竟有忍心害理者。爽此國家之柱石。即刀兒徒之首。剗賊人之心。於先生何濟。於大局何濟。吾學吾學之痛先生哭先生者。念先生之爲國捐軀。本其平日之政見。毅力進行。以竟先生未竟之事業。俾民國大局不致杌捏。則先生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若對黨之人。既同聲一致謂先生爲民國不可少之人。先生之死於大局攸關。則犧牲先生一生。從此泯除意見。共圖國事。不負先生調和南北消弭黨見之苦心。吾知先生有靈。亦當含笑九泉矣。

●弔宋鈍初先生

（三月二十三日）　（一覺）

嗚呼天何不祚吾中國之甚。而遽死吾存亡維繫之宋先生乎。雖然宋先生之死。非天死之。實人死之。天之生宋先生。所以救中國之死。而中國人唯恐中國之不死。於是死吾宋先生。以速吾中國之死。嗚呼吾中國其真死矣乎。不然以今日之時局。何竟有出此陰賊險狠之手段。以死吾宋先生之人乎。

先生之歷史。今不暇贅述。當滿清末葉。先生以改革爲己任。至民國初基。先生又以建設爲己任。先生之心目中。祇知有國事。今日之足以任此艱鉅之國事者。舍先生其誰屬耶。乃竟至於死。且爲暴徒狙擊而死。即此一端。已表示中國人之無絲毫愛國心。足以召外人之瓜分而有餘也。痛先生者。豈僅爲先生痛乎。

於此進而爲吾黨告曰。先生死矣。吾黨同人苟痛吾先生之死。而不願民國之淪亡者。速斂其激昂憤慨之氣。本先生所持之穩健主義。與所學之平民政治。併力進行。不稍屈抑。以竟先生未竟之事業。俾手造之中華民國。不因此而生危險。是先生雖死。或猶含笑於九泉乎。此則記者之弔先生。且正所以策吾黨也。

●江西

(一)晨鐘日報

●哭遯初 (三月二十四日)

(什麽)

嗚呼。遯初竟如此而死乎。遯初曩以革命。遭滿政府忌。旅日本時。有二偵探。尾其行。遯初固無恙也。乃今不死於革命。而死於賊徒。不死於專制時代。而死於共和國家。悲夫悲夫。夢裏逢君。疑是夢。更從何處。訴前因。誦至此。吾惟有拔劍斫地。搔首問天已耳。外間傳言。刺君者。救國團也。其眞耶否耶。眞也則以救國之團而刺救國之人。國事至此。大可想矣。吾知諸同志猶有存者。將必盡如君之被刺以死也。即不然。亦將爲國而死於刀。死於槍。死於炸彈。死於毒葯。死於囹圄。不能讓君之獨死也。死而有功。國之福。死而無效。則國且不國。等死耳。死有先後耳。君一人又奚悲。吾不言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二)豫章日報

●痛言

(剛郎)

▲一卷臨風開不得

▲我從何處哭英雄

民善初造。邦基未固。昊天不弔。晳人其萎。漁父先生之不幸耶。吾黨之不幸耶。國民之不幸耶。吁嗟呼。落得滿屋梁。猶疑。

照顏色光天化日之政客競爭乃竟有此卑劣殘忍之手段以加害於異黨彼秘密談話之刷印品其流毒乃如此之深且鉅其家法乃如此之慘且酷言念及此爲民國哭爲政黨羞

嗚呼宋先生往矣吾不得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先生曰吾豈爲此而懈吾責任心耶國事之艱危小人之無忌憚宋先生往矣吾人又豈爲此而懈吾責任心私念往者已矣繼者何如吾人不得不爲之萬感交集悲從中來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汕頭

(一)大風日報

●遯初竟死耶

(刁刁)

一電傳來道遠言略吾黨遯初竟死於兇人之手矣無情槍彈迺我健兒吾安得不爲之一哭

私仇耶胡不復之於前革命未起彼固孑然一身也革命以後彼亦出入自由也由京而滬由滬而湘近且徘徊於滬甯之間千里之遙何在不可以死之者十年之內又何時不可以死之者

既不復之革命以前又不復之革命以後正式政府之成立轉瞬間耳吾黨期之以發揮國家期之以擘畫夫誰不注目於君者私仇耶抑公仇耶咄咄怪事咄咄怪事

●廣州

(一)震旦日報

咄……是誰槍擊宋教仁

(佛哲)

宋教仁之學問及其聲譽。不待余爲標榜之。然因入京與議國事。猝爲狙擊。其爲奸人忌嫉宋教仁。出以暴兇。可一言而決。爲嫉忌宋教仁。亦出此下策乎。吾黨遍地宋教仁。宋教仁不過代表耳。不能以學問聲望而排去宋。而出此兇暴以害宋。計之劣者矣。狂犬吠日。日未必因此而失其明。庸何濟。然不追兇無以懲奸人之罪。奸人或以爲得手而無所顧忌。嗟乎吾痛。目前之有人發爲狺狺之言以排宋。今而知有所爲也。無待燭照而偏下矣。

嗚呼宋教仁死矣

(秋水)

宋之文章經濟。久爲反對者嫉。而宋事事不肯讓人。是其生平最取怨處。不知其竟以此亡身也。此次被刺。謂因選舉總統。信否未決。然必關繫政治問題則無疑。偉業未成。大星先落。嗚呼。吾豈爲逝。初痛。實吾國前途之大不幸事也。宋有經濟文章。使死終正寢。吾人殆不過同聲一悼。此好人物。若夫奸人實兇行刺。致起他日政海惡風濤。試問多難之邦。其何以堪耶。故宋之死。誠難未已。憂未艾也。

(二)人權日報

●法語之言

（安定）

天下事惟法語之言使人聞之而易入亦惟由臨死之言而出以法語之言更足使人聞之而易入宋教仁被擊之後電致袁總統一則謂國基未固民福不增死有餘恨再則謂冀大總統開誠布公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噫讀其電文眞令人怵然若驚奮然而起既受狙擊尚持此法語以爲貢獻其言誠足重而其人彌可敬矣彼袁總統雖欲不納善言其可得歟

（三）平民報

●嗚呼二千金賻儀

（亞頑）

宋教仁殞命後噩耗至京袁世凱飭內閣從優議䘏附送私金賻儀二千元嗚呼死者長已矣賻云乎哉夫宋公之死非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也賊之戕宋非獨禍宋實禍中國也正兇未獲主謀未悉宋公之魂未安中國之魂未靜賻云乎哉。

（四）商權報

●是誰狙擊宋教仁

（平公）

咄咄宋教仁竟被人狙擊嗚呼宋教仁竟被人擊死

宋爲國民黨中之表表者亦曩昔革命之老前輩也自解部長職後退居上海近在滬演說於政治上多所表見此次晉

京。外間多謂其與政治上極有關係。今竟於車站上被擊而斃。嗚呼。私仇歟。公憤歟。非外人所敢懸測。惟據今日專電。則謂其受人主使。關於政治問題及總統問題。果爾則誠不祥之事。余甚願其說之不確。余尤望不可因此而惹起種種波折也。

夫暗殺非人道主義也。爲和平蟊賊也。際此國家多難。不思同舟共濟之義。乃施此暴惡手段。以戕我良人。而擾亂治安。是誠民國之罪人也。記者憤暴徒之不仁。尤悲宋君之慘死。而不禁爲民國前途哭。



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為天演之公例主使刺遯初者果未之聞耶然世運日衰人心不古春秋之狙擊何不復生於今日今日之遯初何不幸而遇此今日之民國亦何不幸而遇此

鈍初先生被刺感言

（我願）

手槍炸彈猛劑也用以對於麻木不仁之政府可以收去腐生新之奇功大病已除即宜蘊櫝藏之使見其一次奏效用之不已則施弱之軀未有能勝者其不致傷及生命者幾希民國成立以來手槍炸彈層見迭出是亦用之不已之類也吾新造之民國其能堪此蹂躪哉嗚呼暴民其速自反嗚呼亂黨其速回頭否則人之云亡國將不國爾等之生命財產能不與爾轟擊之聲同歸於盡乎

對於社會之蟊賊而加掊擊固仁人志士殺身成仁之舉千載下猶有榮施絕不意一年以來創造民國之偉人如宋遯初先生乃遭不測黠賊乎誰氏之鷹犬乎何膽大乃爾民國之公敵萬世之罪人吾甚願盡將此反噬之醜類宅諸三危毋使其以黨爭私見亡我莊嚴燦爛之民國也

（悉庵）

宋教仁被刺之關係

（二）大漢報

▲亂機兆矣

▲可不慎乎

宋教仁為民國最有關係之人乃於共和政體之中光天化日之下遭此慘劇其被刺之原因或為人所主使或為人之

嫉忌記者固不敢知抑姑不具論但當此國會過渡之時國基尚未鞏固而各省又匪徒潛伏暗動浮言轉喚風聲已有一夕數驚之概乃復發現此暗殺之事使全國人士爲之震驚猜疑嫉忌日深一事嗚乎亂機兆矣吾爲宋悲吾爲民國前途懼

●杭州

(一)全浙公報

●哀宋教仁

▲勸諸同業

宋君教仁記者雖未獲親其丰采而每讀民立報上漁父君之論說慷慨激昂驚心動魄輒爲之中心向往不能自已雖政見頗有異同要其爲民國一傑秀之人物固可斷言今乃不幸而遽遭慘死豈獨大局之變即就同業之關係言亦不能不爲之放聲而一哭者也

雖然宋君此死其原因頗覺詭昧令人驟難猜索苟非將兇手緝獲研究主使則終無以得其主名輒謂各黨宜化除畛域同心協力緝查其兇手偵探其原委以慰宋君之靈而破各界之惑萬不可憑空揣測挾持黨見妄發急激無根據之議論以挑動異己之惡感而長養無窮之殺機斯則記者所深願爲諸同業忠告者也愚戇之言全爲大局起見宋君地下有知其亦深許吾言

(二)平民日報

●宋案感言一

▲吾人今後之責任

（更生）

宋鈍初先生之被禍也。聞者知與不知。莫不同聲一哭。以先生乃江左爽吾並世賢豪長者。罕能望其項背。雖然先生之不幸而長逝。留獨梁萎山頹而已耶。鬼蜮公行。魍魎充斥。瓦釜雷鳴乎城中。宵小橫行乎大地。致不逞之徒。敢於糾黨肆虐狙擊民國之長城。此其世為何如之世耶。

法蘭西恐怖之時代。舉世咸稱以為殘忍險狠之極。則然吾聞羅蘭夫人之殉國也。猶不能不以斷頭臺為耶穌之十字架。今先生之身繫民國安危也。未知視夫人何如。而舉不逞竟以卑劣陰狠之暗殺賊先生。嗟乎嗟乎。吾莊嚴燦爛之民國竟敗壞一至於此。與昔顧氏亭林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今日法紀之蕩然。乃駕法國恐怖時代而上之。則其不淪於天地晦冥之域者亦幾希矣。人心未死。血氣猶在。兩浙義聲。彪炳寰宇。今對此賊殺不辜之佞臣。乃竟無請尚方斬馬之劍者乎。

●宋案感言二

▲本黨對黨諸君諦聽

（更生）

宋遯初先生暗殺案。其兇手為武士英。其主使為應夔丞。已毫無疑義。唯應之與宋。既無關係。又無怨隙。必無圖害先生之理。今應既拿獲。則應之受何人主使。欲其近事。已不難按圖索驥矣。

方應之招引王阿發時。允以巨金。允以做官。則其得金得官之易。已可想見。且必有易於得金得官之人。尤可想見也。然

先生既死以今日大局之瀕危竟有忍心害理者喪此國家之柱石即刀兇徒之首剸賊人之心於先生何濟於大局何濟吾黨吾黨之痛先生哭先生者念先生之爲國捐軀本其平日之政見毅力進行以覓先生未竟之事業俾民國大局不致杌揑則先生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若對黨之人既同聲一致謂先生爲民國不可少之人先生之死於大局攸關則犧牲先生一生從此泯除意見共圖國事不負先生調和南北消弭黨見之苦心吾知先生有靈亦當含笑九泉矣

●弔宋鈍初先生　（三月二十三日）　（一覺）

嗚呼天何不祚吾中國之甚而速死吾存亡維繫之宋先生乎雖然宋先生之死非天死之實人死之天之生宋先生所以救中國之死而中國人唯恐中國之不死於是死吾宋先生以速吾中國之死嗚呼吾中國其眞死矣乎不然以今日之時局何竟有出此陰賊險狠之手段以死吾宋先生之人乎

先生之歷史今不暇贅述當滿清末葉先生以改革爲己任至民國初基先生又以建設爲已任先生之心目中祇知有國事今日之足以任此艱鉅之國事者舍先生其誰屬耶乃竟至於死且爲暴徒狙擊而死卽此一端已表示中國人之無絲毫愛國心足以召外人之瓜分而有餘也痛先生者豈僅爲先生痛乎

於此進而爲吾黨告曰先生死矣吾黨同人苟痛吾先生之死而不願民國之流亡者速斂其激昂憤懣之氣本先生所持之穩健主義與所望之平民政治併力進行不稍屈抑以竟先生未竟之事業俾手造之中華民國不因此而生齕齬是先生雖死或猶含笑於九泉乎此則記者之弔先生且正所以策吾黨也

江西

（一）晨鐘日報

哭遯初 （三月二十四日）

嗚呼遯初竟如此而死乎遯初曩以革命遭清政府忌旅日本時有二偵探尾其行遯初固無恙也乃今不死於革命而死於賊徒不死於專制時代而死於共和國家悲夫悲夫夢裏逢君疑是夢更從何處訴前因誦至此吾惟有拔劍斫地搔首問天已耳外間傳言刺君者救國團也其眞耶否耶眞也則以救國之團而刺救國之人國事至此大可想矣吾知諸同志猶有存者將必盡如君之被刺以死也即不然亦將爲國而死於刀死於槍死於炸彈死於毒葯死於囹圄不能讓君之獨死也死而有功國之福死而無效則國且不國等死耳死有先後耳君一人又奚悲吾不言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什麼）

（二）豫章日報

痛言

▲一卷臨風開不得

▲我從何處哭英雄

（劍郎）

民善初造邦基未固昊天不弔哲人其萎漁父先生之不幸耶吾黨之不幸耶國民之不幸耶吁嗟呼落得滿屋梁猶疑

照顏色

光天化日之政客競爭乃竟有此卑劣殘忍之手段以加害於異黨彼秘密談話之刷印品其流毒乃如此之深且鉅其家法乃如此之慘且酷言念及此爲民國哭爲政黨者

嗚呼宋先生往矣吾不得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先生曰吾豈爲此而懈吾責任心耶國事之益阽危小人之無忌憚宋先生往矣吾人又豈爲此而懈吾責任心私念往者已矣繼者何如吾人不得不爲之萬感交集悲從中來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汕頭

(一)大風日報

●遯初竟死耶

一電傳來道遠言略吾黨遯初竟死於兇人之手矣無情槍彈喪我健兒吾安得不爲之一哭

私仇耶胡不復之於前革命未起彼固子然一身也革命以後彼亦出入自由也由京而滬由滬而湘近且徘徊於滬甯之間千里之遙何在不可以死之者十年之內又何時不可以死之者既不復之革命以前又不復之革命以後正式政府之成立特瞬間耳吾黨期之以發揮國家期之以擘畫夫誰不注目於君者私仇耶抑公仇耶咄咄怪事咄咄怪事

(刁刁)

●廣州

（一）震旦日報

●咄……是誰槍擊宋教仁

（佛音）

宋教仁之學問及其聲譽不待余爲標榜之然因入京與議國事猝爲狙擊其爲奸人忌嫉宋教仁出以暴兇可一言而決。爲嫉忌宋教仁亦出此下策乎吾黨遍地宋教仁宋教仁不過代表耳不能以學問聲望而排去宋而出此兇暴以害宋計之劣者矣狂犬吠日日未必因此而失其明庸何濟。然不追兇無以懲奸人之罪奸人或以爲得手而無所顧忌嗟乎吾痛日前之有人發爲狺狺之言以排宋今而知有所爲也無待燭照而龜卜矣

●嗚呼宋教仁死矣

（秋水）

宋之文章經濟久爲反對者嫉而宋事事不肯讓人是其生平最取怨處不知其竟以此亡身也此次被刺謂因選舉總統信否未決然必關繫政治問題則無疑偉業未成大星先落嗚呼吾豈爲遯初痛實吾國前途之大不幸事也宋有經濟文章使死終正寢吾人殆不過同聲一悼此好人物若夫奸人買兇行刺致起他日政海惡風濤試問多難之邦其何以堪耶故宋之死誠難未已憂未艾也

（二）人權日報

●法語之言

（安定）

天下事惟法語之言使人聞之而易入亦惟由臨死之言而出以法語之言更足使人聞之而易入宋教仁被擊之後電致袁總統一則謂國基未固民福不增死有餘恨再則謂冀大總統開誠布公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噫讀其電文眞令人怵然若驚奮然而起既受狙擊尚持此法語以爲貢獻其言誠足重而其人彌可敬矣彼袁總統雖欲不納善言其可得歟。

（三）平民報

●嗚呼二千金賻儀

（亞頑）

宋教仁殞命後噩耗至京袁世凱飭內閣從優議卹附送私金賻儀二千元嗚呼死者長已矣賻云乎哉夫宋公之死非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也賊之戕宋非獨禍宋實禍中國也正兇未獲主謀未悉宋公之魂未安中國之魂未靜賻云乎哉。

（四）商權報

●是誰狙擊宋教仁

（平公）

咄咄宋教仁竟被人狙擊嗚呼宋教仁竟被人擊死。

宋爲國民黨中之袞袞者亦曩昔革命之老前輩也自解部長職後退居上海近在滬演說於政治上多所表見此次晉

京。外間多謂其與政治上極有關係。今竟於車站上被擊而斃。嗚呼私仇歟。公憤歟。非外人所敢懸測。惟據今日專電。則謂其受人主使。關於政治問題及總統問題。果爾則誠不祥之事。余甚願其說之不確。余尤望不可因此而惹起種種波折也。

夫暗殺非人道主義也。爲和平蟊賊也。際此國家多難。不思同舟共濟之義。乃施此暴惡手段。以殘我良人。而擾亂治安。是誠民國之罪人也。記者憤暴徒之不仁。尤悲宋君之慘死。而不禁爲民國前途哭。

